

# 拾穗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號  
第二一六期



巴基斯坦



# 目錄

216期

五十七年四月號

## 文 粹

談腦部的病害	1
✓ 巴基斯坦	14
✓ 世界是這樣結束的	31
「食」不擇「物」	39
✓ 瑞士的雪崩狗傳奇	45
✓ 世界最富的守財奴	53
✓ 地球剝削者	62
花間集	70
✓ 神秘的太空島	73
動物和人類——疾病關係的新發現	81
漫畫	96
✓ 太空十年（八）	98

## 音 樂

協奏曲（廿五）	112
---------	-----

## 小 說

✓ 森林的嚮往	125
✓ 負心漢——老闊	145
✓ 雨傘	150
✓ 簡單的生活	158

# 100% 的潤滑效果



德士古元帥牌  
金罐特級機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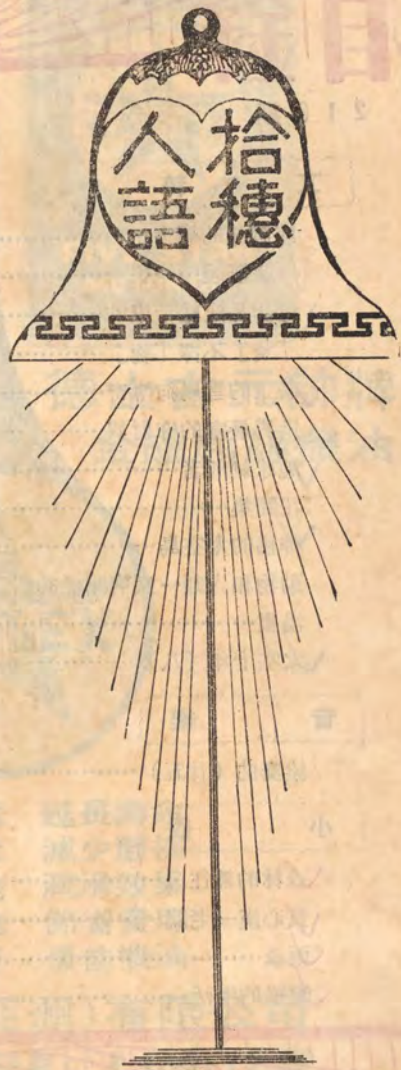
德士古元帥牌  
金罐超級機油



- ★ 保護機械 延長壽命
- ★ 清潔引擎 減少磨損
- ★ 提供最佳 潤滑效果
- ★ 防止故障 節省費用
- ★ 馳名世界 最佳機油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南京東路一段46-1號  
 電話：五四四九八〇·五五三七二七





陳蔭仁，台灣中興紙業公司羅東總廠。

### 我對「拾穗」的感想

當我年青的時代，對於傳統的文學小說如

水滸，紅樓夢之類，即手不釋卷，那時正歐風東漸，新式文學方在萌芽，我居滬上，服務工業界，暇時喜讀「申報副刊」，它曾給予我新知識的啓示。

及至抗日軍興，上海工廠西遷，我隨同政府至大後方，在紙業界服務，在四川時期，對於「西風雜誌」頗感興趣，它使我對於世界的變化，有較佳的認識。

### 喜愛的刊物「拾穗」

抗戰勝利後，來到台灣，再從事於造紙工業，當時此地沒有找到較好的讀物，及至發現「拾穗」，即和它結不解緣，到如今已有二十個年頭了，它給予我精神的調劑，非筆墨所能形容，因為它的内容，包含世界雜誌的精華，無論對於科學，文學以及世界上各種知識，使我對於這個世界，有更深的瞭解，趣味無窮，所以「拾穗」能與世界第一流的「讀者文摘」，相比而無愧。

我希望「拾穗」，本着原有的宗旨，再加更精的内容，更美的印刷，則可使讀者，得到更大的益處了。



江宗麟，上海市人，年六十歲，南光中學畢業，前永祥印書館廠長。

我以喜歡淡泊寧靜的生活，所以在公餘之暇，輒喜看看書報雜誌，以為消遣，在初初看到貴刊時？就一見鍾情地喜歡上了，因為在本國，此種綜合性的，以介紹西洋科學及文藝的雜誌，以貴刊為獨創。尤以有關科學醫學方面的文章，每能深入淺出，譯筆舒暢流利，使一般讀者均能看得懂，讀來另有一番風味，既可以消遣解悶，又可增加許多知識，以我未出國門，英文甚差的人，看來猶似為我開闢一扇窺探西洋的櫺窗，所以每逢月初，即期待貴刊的來臨，已成習慣，刊費又相當便宜，所以一直訂閱至今，就是愛護鼓勵，愧不敢當，衷心還得感戴編者與譯作者的辛苦耕耘，讀者不過享受而已，若以愛之深責之切來說，希望貴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儘量搜集好的材料，不論那一方面，再事擴充篇幅，若成本增加，刊費不妨提高些，這也是讀者有些貪得無厭的要求。



## 國內首創金屬模型離心法鑄鐵管

為應時代需要配合都市煤氣給水計劃，特增設西德名廠「普德」所設計之遠東最完善連續式退火一座參加生產。

### 產品種類：

- 螺旋壓圈式伸縮接合鑄鐵壓力管
- 螺旋壓圈式伸縮接合延性鑄鐵壓力管
- 螺拴壓圈式伸縮接合鑄鐵壓力管
- 承口式灌鉛接合鑄鐵壓力管
- 承口式灌鉛接合延性鑄鐵壓力管

## 中國鑄管廠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地址：

台北市信陽街16號  
電話：32913號

### 工廠：

中壢鎮內壢中華路二段133號  
電話：中壢495號



中國人對「吃」特別有研究，且以「吃」聞名於世，全球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有中國人經營的餐館及中國的廚師。同時我們也「沾沾自喜」認為自己實在是懂得「吃」的藝術。凡是能吃的，就一定能做出一盤可口的菜肴及配一個相襯而美麗的名字。可是您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怪東西，您沒嚐過嗎？請看看「食不擇物」。它或者能給您點喚示？

台灣是個寶島，是個天堂。您知道它的可貴到底在什麼地方？「巴基斯坦」這篇文章可給您一個完整的答案。它的國民必須自備槍械以策安全，文盲、走私、失業、貧窮、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

最近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談到內容編排及重刊等的問題。目前，我們正在研究如何調整「拾穗」的內容，因此、殷切地期望愛護本刊讀者的高見。我們認為刊用讀者及聘請的幾位專家的意見，逐漸改進「拾穗」一定會更令人滿意。

發行者 張明哲 編印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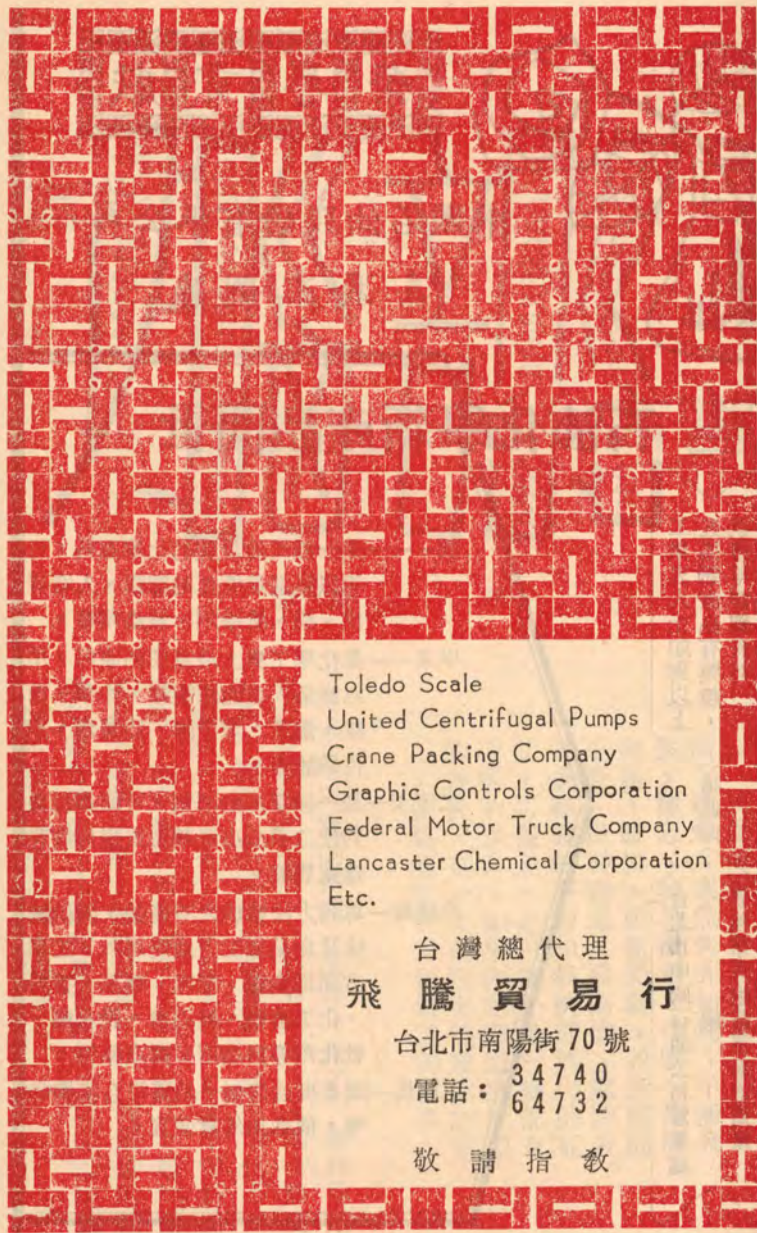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二〇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評賞，本社接獲通知後十天內可以寄達尊址，但務請用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如有更改地址，請於每月二十日前函示。

(本刊用紙係大康造紙廠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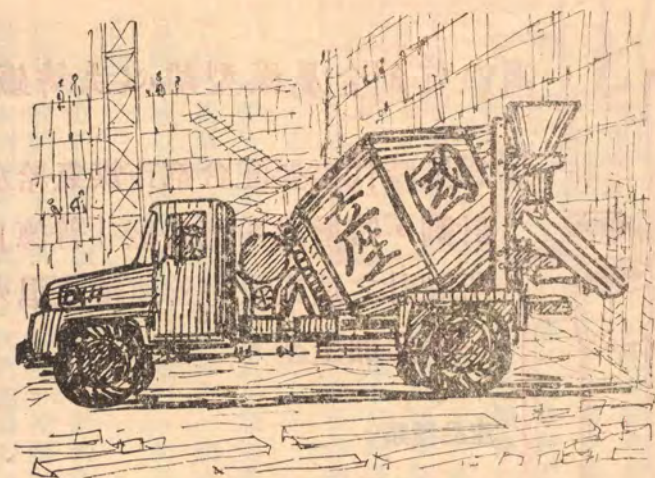
Toledo Scale  
 United Centrifugal Pumps  
 Crane Packing Company  
 Graphic Controls Corporation  
 Federal Motor Truck Company  
 Lancaster Chemical Corporation  
 Etc.

台灣總代理  
**飛騰貿易行**

台北市南陽街70號

電話：34740  
 64732

敬請指教



土木工程請採用

◀ 國產預拌混凝土

為您提供下列好處

- 服務週到
- (1) 免採購水泥砂石
  - (2) 免憂慮偷工減料
  - (3) 免堆積砂石之煩
  - (4) 免工地壅塞困擾
  - (5) 免憂愁物價波動
  - (6) 免拖延工期之慮

歡迎訂購

**國產水泥製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廠：高雄市建國一路57號  
 電話：23612~4號  
 台北聯絡處：台北市南京西路5號之3  
 電話：55561~4號  
 台北廠：台北縣南港鎮南港路三段33號  
 電話：75434~6號



榮譽貢獻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溶劑廠

##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  
五種新產品有興趣，  
欲獲得詳細資料

請逕函

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  
或  
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氯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醌酸等。
- 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 水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為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 正己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 腦部的病害

海 銀 譯

視覺障害、脖子僵硬、慢性頭痛、眩暈、突然失去知覺、平衡喪失、健忘、容易激動、嗜眠、瞪眼凝視、戰慄、頭部受傷、說話模糊不清、精神衰退、發高燒、這許許多多輕微的不適和很快即消失的症狀，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腦部有毛病的預兆。如果你認識這些早期的警告，有一天也許會挽救你的家人，使腦部免於受到嚴重的損害。

二十三歲的南茜·愛琳，得了一種好像是流行性感冒的毛病，已經有兩天了。她有熱度，鼻子腫脹，不停地流清鼻涕，並有消化不良的症狀。到了第三天早晨，她的丈夫拿牛奶給她的時，她竟無法彎下頸子來喝牛奶了。她和她的丈夫都不了解，這些現象正是一種嚴重的腦病的警告信號——這種警告如能立即加以注意，將可挽救她免於變成殘廢。



### 感染是對於腦部的一項威脅

和很多的美國人一樣，艾倫夫婦不知道，腦部可能被很多最普通的病症所感染——腮腺炎、百日咳、流行性感冒、麻疹、鏈球菌及葡萄球菌感染，以及很多由病毒所引起的病症，都可能侵襲腦部，而遺留下永久性的傷害。當這一類的感染影響及於腦部本身時，醫生便稱這種病症為「腦炎」(Encephalitis)。這一類的感染往往局限於包圍腦周圍的「腦膜」部份。這就是一般人所知的「腦膜炎」(Meningitis)。

除了通常的種種症狀之外，一種病症可能導致腦膜炎的還有些什麼警告？首先，病人會有「熱度」。體溫通常升得很高——成人往往高達華氏一〇二度（攝氏三十八·八度）或更高。另外，大多數的腦與神經系統專科醫生現在都同意，還有一個重要的徵兆：

研究人員現在認為，或許在感染過後很多年，原來正常的兒童及成人，腦部突然出現毛病，可以從腦感染來予以解釋。

### 輕微中風是警告的信號

不論是夜晚或白天，休息還是思想，腦的活動幾乎從不減慢。從這一點，醫學專家們推斷腦不會疲倦。「腦疲勞」似乎主要是情緒上的疲勞——加上身體其他部份的疲倦。

這種從不休止的工作，使腦需要大量的燃料。它幾乎一點燃料也不能儲存。它必須經常獲得源源不斷的燃料供應。成人的腦部需要人體全部血液的六分之一，以及氧的五分之一。兒童直到四歲大以前，腦部可能需要全部血液和氧的二分之一。

這種對於燃料的需要，是腦的最緊急的警告信號之一——「饑餓」。中風時使腦受到傷害，就是由於腦的燃料供應中斷所致。

這就是南茜·艾倫所經驗到的症狀——頸子前彎時的一種僵硬現象。（不可將之與頸子左右轉動時的疼痛或僵硬混為一談）。如果發現頸子有僵硬現象。應該立即請醫生看看。因為醫生能夠早於你認出這種種的警告，如果高燒持久不退，最好也請醫生看看。

迅速予以治療，大多數的腦膜炎，都能造成傷害以前用藥物予以控制。對百日咳、麻疹及流行性感冒等病症施行預防接種，也有助於使腦部得到保護。

誠然，普通的感染似乎大多局限於腦部以外。但是，目前醫生們却一再發現很多至今未曾被人所懷疑的「突破」。一位研究人員在檢查罹患麻疹的兒童時，發現其中半數左右見有不正常的腦波。大多數不正常的腦波，在大約十天後即行消失，但是幾個月以後，部份兒童在智力或行為方面有了變化，並見有腦障害的其他種種徵候。

當流至腦部的某一部份的血液循環中斷或大為減少時，這時候就是發生中風了。通常是由「血栓症」(Thrombosis)所引起，這是通往腦部的動脈逐漸變窄的一種病症。還有一個比較不常見的原因，那就是有一團「血塊」自一條大動脈管壁脫落，然後進入一條較小的動脈中。腦內的一條血管破裂導致「出血」也能引起中風，不過這種情形更為少見。血液循環中斷如持續五分鐘或更久，饑餓的細胞便告死亡，並對腦部造成永久性的傷害。這是中風使人變成殘廢的大致情形。

腦部曾經發生此一不幸的區域，往往可以由其後所出現的毛病顯示出來。腦的每一邊控制人體相反的一邊。右臂癱瘓表示耳朵上面腦部的「左」邊受到了破壞，那是腦部控制右臂的部位。

中風可能損及語言或視覺等其他中樞。每一種損害可以幫助醫生知道是那些特殊的腦細



胞曾受到影響。

一九六四年，美國共有二十萬人死於嚴重的中風，另有數十萬人成爲殘廢。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受到此種嚴重中風的襲擊，對於二十五歲以上的人，嚴重中風是導致死亡的一項主要原因。

一次輕微的中風，是嚴重中風的前奏。醫學專家們現在知道，輕微的中風如果被認出是警告信號，並予以治療，便可以阻止或預防嚴重中風的發生。一九六四年美國所發生的六十六萬次嚴重的中風，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會先有此種警告。

一次輕微的中風，通常伴有眩暈現象，那是一種覺得所有的東西都繞着你在旋轉的感覺。視覺可能模糊不清。麻木或控制力喪失，可能持續五分鐘或更久時間。你可能站立不穩，而需要扶着什麼來支持你自己。

講話講不清楚，把話說漏了，是輕微中風

對於有中風危險的病人，能夠做些什麼？首先，醫生可以使糖尿病等一類有使動脈變窄傾向的任何根本的病症受到控制。通常使中風容易發生的高血壓，可以使之降低。「抗凝血劑」(Anticoagulant)類藥物可用於防止血凝塊形成，或使存在的血凝塊溶解。

吸烟會使血管收縮，如果你確有上述任何一種毛病，吸烟會使之惡化：癮君子們戒絕吸烟，可以幫助自己免罹中風。身體過重會增加動脈變窄的傾向，因此，減輕體重可能具有幫助。適當的飲食和運動也可能有幫助。

有時候，把阻擋放射線的物質注射至血液中，使血管顯示於愛克斯光之下，可能偵查出導致中風的血液循環阻礙。如果能發現阻塞的血管，而且外科醫生能夠達到的話，則可施行手術，把阻塞的部份清除乾淨，或甚至以管子予以代替。有些專科醫生認爲，多至百分之二十五的潛在中風病人，可以藉此種方法予以挽

的另一徵象。疲倦和情緒激動，固然也可能使你說漏話或講不清楚，但是，在控制舌、唇以及上下顎方面，並不會有真正的困難。在疲倦時，如果你盡力而爲，你「能夠」獲得完全的控制。

#### 如何預防嚴重的中風

如果你懷疑自己猝發一次輕微的中風，你應該去看看醫生。這一類的警告，往往會留下爲醫生所能夠認識的微小的傷害，如反射作用受損等。你把頭轉至特殊的方向，醫生也許能使輕微中風的某些輕微徵象再現。醫生把一具叫做「網膜血管血壓計」(Ophthalmodynamometer)的器械壓在你的眼睛上，他或許能知道在你頭部內流動的血液是否已有減少。

腦部血液循環障礙，也常發生在頸部或胸部，而不是在頭部。因此醫生也許能夠用聽診器聽出來。

救。

#### 中風病人應盡快恢復活動

在發生中風時，如果在數天內開始作恢復活動的努力，可以挽救並恢復否則將會喪失的種種寶貴的能力。

通常受到中風損害的部位是「腦外層質」(Cortex)，這是大腦外面的一層灰色物質。我們的五種感覺官能，對於神經及肌肉的有意識的控制，大部份的記憶，以及閱讀、寫字和語言等技能，均集中於此。

在一次中風以後，如果能「立即」使病人嘗試運用似乎喪失了的能力，則很多機能都會恢復，雖然也許沒有先前那樣有力和熟練。

腦細胞也能認出和生成新的通路。如果一個中樞末完全被破壞，餘下的細胞能在新伙伴的幫助下，再擔任它們的工作。但是，如果不努力運用受損的中樞，則能力便可能完全喪失



### 癲癇是一種警告

癲癇似乎是某些腦病的一種症狀，而非其本身是一種病症。

二十八歲的蘇珊·G，在一次車禍後數月，開始每天有幾次瞪眼癡視的現象，有時候是在一句話說了一半。一分鐘後即恢復正常，她並不知道自己已有這種瞪眼的情形。

把一具「腦動電流描記器」(Electrocephalograph)的電線壓在蘇珊的頭皮蓋上，醫生在一個部位測得了異常的放電現象。蘇珊在遭遇車禍以後，大腦的一個部位顯然會形成癥痕。

蘇珊所經驗的那種癲癇發作，以及其他種種類型的發作，往往在受傷之後發生。但是兒童出現這種發作，通常並無明顯的原因。有一項研究顯示，在一千名幼童之中，有七十人會

然而癥。

這一類的發作，叫做「限局性的」(Localized)，意指這種發作係由一個腦中樞發生，並且僅影響那個中樞所控制的機能。限局性發作也可能是感覺方面的，產生聽覺或甚至記憶上的幻覺。

另外有一種類似的發作，通稱為「意識運動癲癇」(Psychomotor Epilepsy)。有這種毛病的人，會做一種自動的舉動，如像把書架上所有的書都搬下來，而自己却不知道在搬書。此等輕微的癲癇值得醫學專家們對之加以注意，因為在每三名患有輕微癲癇的病人之中，或許便有一個人會漸漸變為嚴重的癲癇——而且，此等輕微的癲癇可能是幾乎任何一種腦病的症狀。

眼睛癡視癲癇(通稱小發作)，有時候很難及早認出。兒童往往見有此種發作歷時數年而未予治療；因為父母們認為，那只是孩子喜

在最初兩年內有過一次或兩次發作，不過在兩歲以後，這種毛病即未再發。發高燒和腎臟染病，是導致此種發作的原因之一。

大約每十名成人之中，便有一人見有異常的腦波，很多有這種情形的人，強烈的刺激可引起癲癇發作。這種發作可能導致大腦整個癱瘓，或者，它可能導致大腦把非常混亂的命令發至身體各部份。也可能兼有這種情形。對於任何此種發作，醫生首先要設法找出任何引起這種症狀的病症。

美國南加州大學醫學院，正在使用一種名叫「腦回聲攝影器」(Echoencephalograph)的裝置。它發射聲波至腦內，發現大腦中線——大腦左右半球中間的分界線——的正確位置。

有一位病人，其右臂時常有不受控制的活動。腦回聲攝影顯示，他的大腦中線被推到了右邊。進一步的研究揭露，他的大腦左邊長了一個腫瘤；外科醫生割掉那個腫瘤，癲癇即霍歡幻想或漫不經心罷了。由於他們常常現出呆視狀——也許一天達數十次之多——這些兒童往往被認為發育不全和稚笨，因為有這樣的一種缺陷是很難學習的。

在美國，或許有兩百萬人患有某種的癲癇。幸好，醫學專家們現在瞭解，癲癇發作本身並不會損害大腦，使腦部受到損傷的也是少之又少。癲癇病人如予以治療，能夠做幾乎任何工作，駕駛汽車，而且一般都能過正常的生活。病人的智力通常不會受到影響。而且，如果癲癇發作能以藥物予以控制，藥物往往能在二、三年內停止使用。

藥物對於有些癲癇則無效。但對於不少這種病人，如果癲癇發作能查出係源於某一特殊的腦中樞，則可施行外科手術予以治療。有時候，可以從癲癇發作之前的警告性感覺——「先兆」——而發現這個特殊的腦中樞。先兆可能是肌肉打顫；通常，它是一種氣味或一段回



憶。

在局部麻醉之下，可將大腦可疑部位上面的頭蓋予以切開。外科醫生以一根細如頭髮的電探針試觸適當的中樞，直到電的刺激使病人產生他通常所經驗的先兆。外科醫生然後把這一小團細胞予以破壞，或許是用一根超冷的探針把它們凍死。癲癇即停止發作。

#### 關於派金森氏病的新發現

醫學專家們現在認為，在美國有五十萬人罹患的「派金森氏病」(Parkinsonism)，大部份是從腦部感染而開始，通常是在兒童或少年時期。不過，可能歷時四十年而未出現症狀。此等感染侵襲大腦外層質灰色物質下面的那層白色物質。大腦的很多命令似乎便在此白色物質中進行協調，並且從這裡發至身體各部份。各項命令也在此進行組合，來執行坐下一等一類好像很簡單的動作。

的伽瑪系統所能處理。對某些肌肉似乎往往有頗為規律的刺激，因而乃發為震顫。

及早偵查出派金森氏病，並迅速以藥物予以治療，似乎可減緩此症的進行。藥物可壓抑阿爾法衝動的強度，使伽瑪系統能對之加以控制。

有些派金森氏病患者，外科手術也許能夠完全治好。手術的目的是要發現病壞而過份作用的細胞並予以破壞。此外，派金森氏病並可使用窄細的聲波束予以治療。這些聲波束個別通過腦部，對之毫無損害。但在二聲波束相交之處，病壞的細胞即被殺死。

#### 頭痛是腦瘤的症狀？

腦部生瘤有那些徵象可尋？任何一種的「癲癇發作」，都是腦瘤的一種警告。一個比較為人所知的症狀是「頭痛」。如果你常常頭痛，那你就應該留意頭痛的類型或持續時間的任

動作缺少協調，是派金森氏病的最初徵象之一——此等組合的動作不再能自動進行。一個人想站起來拿一本書，結果可能既沒有拿到書也沒有站起來，却又坐回到椅中。不過，他能對任何一個動作保持穩定的控制。

「震顫」可能是派金森氏病的另一個早期症狀，往往見之於一隻手，因此一般人通稱這種病為「震顫癱瘓」。

對於此一症狀的研究，曾提供線索，使醫學專家們獲得了更多關於大腦的知識：

醫學專家們最近發現，大腦的命令係經由兩個指揮系統傳至身體各部份。一個叫做「阿爾法系統」(Alpha System)，各種基本命令係由此系統傳遞。還有一個平行的系統名叫「伽瑪系統」(Gamma system)，這個系統把這些命令予以精簡和修改。

罹患派金森氏病的人，這兩個系統失去了平衡。阿爾法系統的衝動似乎太强，而非衰弱

何重要變化。由於腦瘤所引起的頭痛，雖然可能時好時發，但如頭痛持續數天不止，你便應該對之持懷疑的態度。神經病專家們建議，任何人如果常常頭痛，都應該請醫生看看，俾確定是那一種頭痛和引起頭痛的原因。

不過，疼痛並不一定就是腦病的可靠的徵象。因為大腦本身並不能感覺疼痛。與腦病有關的疼痛，係來自大腦附近的組織。

「側視力變窄」是最重要的腦瘤徵象之一——側視力是當你的眼睛看向正前方時，你看見左右二側物體的能力——不過，這也可能是其他病症的一種症狀。如果你走過桌椅或門口時，開始會和桌椅或門框撞上，這可能是一種警告。如果你騎車時常常碰到人，或駕車時常常出事或差一點撞到別的車，這也可能是一種警告。

有一個問題過去一度使某些腦瘤無法施行手術，那就是這些腦瘤往往長在主要神經等非



常脆弱而重要的組織裡面及其周圍。這種情形過去曾使外科醫生無計可施。

在美國洛杉磯那醫院，醫生們在一架顯微鏡下面施行手術，解決了若干此等難題。利用顯微鏡的幫助，一段不粗於細通心脈的神經，可予以切斷再用針縫合。

#### 切勿忽視頭部受傷

新的外科方法，也挽救了很多腦部受傷者的生命。但是在這一方面，最大的問題之一，還是需要及時知道頭部受傷可能已影響及腦部。

醫學專家們一般均認為，頭蓋骨折——大腦的灰甲裂開，是最大的一種危險。頭蓋裂開實際上有助於消除對腦部打擊的力量。有不少情形，腦部受傷極重，頭部却毫無外傷的痕跡。

大腦能在頭蓋內移動。頭部的一邊受擊，

腦部缺氧是對新生嬰兒和胎兒的一大威脅。這種情形對早產兒顯然具有更大的危險。

醫生因此要設法治療可能導致早產的病兒。這些病兒包括母體的細菌感染、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不足或病毒感染。「妊娠毒血症」(Toxemia of Pregnancy) 是另外一個危險的病症，此症的徵兆是手、面部及腿部有液體滯留。毒血症往往能藉藥物予以控制。

由於醫生已經知道缺氧如何在生產過程中發生，很多危險業已被消除。處置產婦與嬰兒並使過長的陣痛加快的較佳方法，挽救了很多嬰兒的腦部免於受到損害。

同時，醫學正在征服若干古以來對於新生兒腦部的威脅。外科醫生現在能把頭蓋內的過多液體抽出。醫生現在能及早查出有的嬰兒先天無法利用某些蛋白質的一種病症——PKU病，以及另外一種「缺牛乳糖症」(Galactosuria)，並調整飲食予以治療，預防罹有此等

可能使腦和另一邊的頭蓋相撞。這種碰撞可能損傷一個中樞。或者，它可能導致出血，這種出血的本身能造成損傷，或可能形成一塊「血腫」(Hematoma)，擠壓大腦。

在頭部受傷後，往往有一段令人受騙似乎正常的期間。頭部受傷的人，可能有震盪症狀，表示受傷者曾受擊而失去知覺，或傷者可能僅僅大吃一驚而略有眩暈現象。但是在頭部受傷以後，應該對傷者仔細加以觀察兩、三天。

應該注意觀察些什麼？可能有毛病的徵象，包括昏睡，燥急易怒或眩暈。傷者可能忘記剛剛發生在受傷以前的事情。如果頭部曾經受傷，惡心和嘔吐是尤其重要的徵象。

腦病專科醫生說，任何人因受傷而失去知覺，不論他可能感覺如何良好，都應該請醫生檢查一下。

#### 幼童腦部易受損傷

病症的孩子才智遲鈍。

在妊娠的最初三個月，胎兒的神經系統似乎特別易受母體的某些病毒的侵害。風疹的為害似乎最大；很多醫生勸告少女們接受風疹的感染，俾使她們能在生育年齡以前對之具有免疫力。另外有些醫生認為，流行性感胃可能具有類似的作用，建議孕婦接受免疫預射。

腦部受傷能發生於某些中樞，而其他中樞則絲毫無損；關於這方面的知識，為很多「才智遲鈍」的兒童又提供了更多的希望。

有些腦部受傷可能曾導致失聰或說話困難的兒童，醫學專家們發現，這些兒童的才智根本就不遲鈍。還有些「遲鈍」的兒童，發現係有情緒的問題。根據在洛杉磯兒童醫院所作的一項研究，在每五名被列為遲鈍的兒童之中，便有一人經證明為智力正常，但罹有某種缺陷。專科醫生發現，除非認出這些兒童的真正毛病，否則，由於把他們當作遲鈍的兒童予以治



療，他們可能變爲才智遲鈍。

年老——還是腦部有病

這和關於生命的另一極端的若干新發現不謀而合。因爲醫學專家們發現？衰老雖然意指腦力的逐漸減少，但是腦力不應減少至低於二十歲時的水準。

神經病專家們現在知道，當老年人似乎精神不濟，變得「考朽」時，其原因往往是由於疾病。特別是供給腦部血液的動脈變窄這種精神衰退可能歸咎於和導致中風者相同的根本的疾病，很多與之相同的治療，能預防老人精神衰退。但由於精神衰退與年老有關，老年人見

△一個沿門推銷種花工具的售貨員費盡唇舌而那位太太仍不感興趣，不過却帶給他一線希望。「你爲什麼不到隔壁去試試？」她問。「我們都是用他們工具，那些東西也都舊得該換了。」

△有人問一位女傭爲何喜歡在那間著名的蜜月旅社裡工作，她回答：「大多數有兩張床的房間裡，我只須整理一床。」

有腦部症狀，往往被忽視或不予治療。

因爲很少疾病能夠說明此種精神衰退，醫學專家們正在開始找尋另外的解釋。美國國立精神健康學院院長羅勃·費力克斯博士說：

「很多老年人……有着一種不爲人們需要的感覺。因此他們變得內向，想不過問外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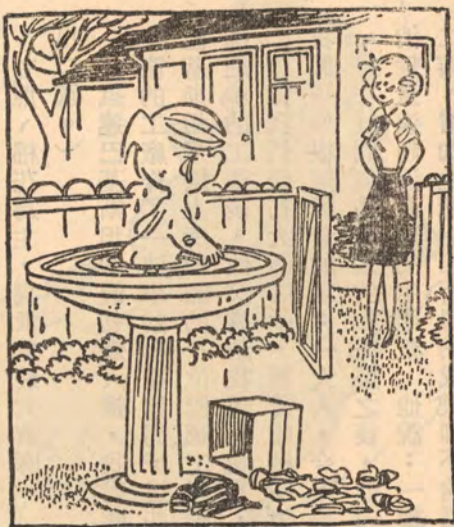
「所有一切徵象均指向一個事實，那就是正在年邁的人尋求挑戰並多多和人們接觸，是保護腦子的最好方法。一位腦病專科醫生說：「保護你的大腦的最佳方法是使用它。」

譯自『Family Circle』Sept., 1965.

PP61. 87. 89. 92

## 小淘氣

「你不是說要身體健康，  
應當常洗澡嗎？」



「你們爲什麼不先去游泳呢？  
食物交給我照顧好了。」





# 巴基斯坦

伯思·科 丁著  
文 欣譯

(巴基斯坦簡介：全名為巴基斯坦回教共和國是今日世界上人口佔第五位的。農業國家，產物以小麥、米、甘蔗、棉花為主，為世界最大黃麻出口國。)

抵達巴基斯坦的最初幾天裡，我對該國的新船塢、塑膠工廠及以裝配線生產的工廠作了一連串的參觀訪問，這些設施是我那位義務嚮導，亦即我在來巴基斯坦飛機上所結識的一位巴國工程師所最引以自豪的，在安排我遍訪該國飛躍進步的工業後，他又邀請我同進晚餐，以便對該國生活的另一面有所了解。

當我們坐在大酒店中，看着印刷精美的菜單，研究該點什麼菜的時候，侍者提醒我們一件很煞風景的事：「大人，今天是禁屠日！」

在我們無精打采的點完菜之後，他向我解釋巴基斯坦政府的這個措施，是由於肉類的消耗量遠超過畜類的生產量，他說：「糧食不足是我國所面臨的大難題，雖然我們竭力發展工業、增加生產，但所得的成果卻不夠抵消由於人口膨脹所造成的更大消耗，為了避免被人口

問題所吞蝕，我們必須加倍努力。」

## 失業問題

餐後，我們前往他在市郊的洋房，當我們喝着那風味香甜的本地奶茶時，他向我進一步分析人口問題所造成的危機，他說：「目前的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有二千三百多萬人沒有工作可做，而在未來的二十年內人口將再增加二千八百萬以上，造成對工作職位增加的需要達五千萬之譜，這個數目大於法國的總人口，而與西德人口

近似相等，我們的國民所得是每年七十美元，但是假如我們不能儘速解決失業問題的話，這個平均數還會再度被拉低，所以我們必須抑制人口膨脹，否則真是要崩潰了。」

於是我提醒我的主人他似





乎過得很富足，什麼都不缺乏。

「在這個文盲佔百分之八十的國家裡，以我這樣曾經在美國得到過工程學位的人來說，自然生活是不會有問題的。」他略帶悲觀的向我解釋：「由於我的同胞是如此的貧窮與無知，使我真是為我國的前途而擔憂。我希望在你結束各地的參觀訪問後，能夠把你對我們的觀感告訴我。」

### 喀拉蚩巡禮

次日，巴國政府派了一名叫哈薩·伊瑪的嚮導兼翻譯給我，這是一位東部孟加拉灣人，他相當的注重穿戴，由他那定做的衣飾及修剪整齊的鬚髮看來，他似乎比較像電影明星而不是位虔誠的回教徒。

由於喀拉蚩 (Katchi) 是個商業中心，所以他提議由股票市場看起。

這個城市伸展在一個平坦但却多灰塵的黃

由於在旅途中，我遺失了我的剃鬚用具，所以由股票市場出來，就前往商店、百貨公司群集的市中心去，以便補購一套，但是在聽到商人的開價之後，我却又猶疑起來了，一支雙邊的刮鬚刀竟要五塊美金，一小罐剃鬚泡沫漿要美金兩元六角五，其他的外國貨也都非常昂貴，這是由於政府嚴格禁止外貨進口，以節省外匯所造成的。

雖然如此，商店內仍然擠滿了人，日用品的生意最好，例如畫眼圍？所用黑色化粧品，駱駝身上所掛的響鈴，以及活的蜥蜴，據說由牠所熬出的油對防止衰老有奇效。

此地風沙蔽日，為防灰沙，不同身份的人帶着不同的帽子，西北邊界上的民族帶着黃色或藍色的帽子，沙漠民族所帶的帽子則是一種紅色的，有面罩的，普結 (Puteb) 地方的人民頭上圍着白色的頭巾，軍隊則帶綠色的扁平圓帽，走在街上，一眼望去，各式各樣的帽子

土平原上，人口約為兩百萬，原先此地只不過是濱臨阿拉伯海的一個小漁村，在定為巴基斯坦的首都之後，才開始一切所需的建設，今天已有人滿之患了。

雖然這是一座新城市，但在我驅車經過後，却很驚異於它的簡陋外表，滿街都是汽車、摩托車、三輪車甚至還有駱駝隊與羊群，而在這些車輛所發出的聲響之外，兒童所放紙鳶在空中的尖叫聲更增加了嘈雜，行人中，都市居民的西裝與山地民族所穿的單色長袍也相映成趣，雖然首都已遷往東北七百哩外的拉瓦爾平第，喀拉蚩仍然是全國商業經濟的中心，有才幹及野心的年輕人由四方擁入，冀圖一展長才。

本城的股票市場控制全國的經濟，在裡面的那些緊張與焦灼的經紀人，口中都不停的嚼着夾着紅色石灰粉的檳榔，年事較高者則連鬚鬚都染成紅色了。

俱全。

由於民性好鬪，所以常常可以在路上看到有人打架。我就問：「巴基斯坦人真的是如此的勇好鬪很嗎？」

「本月份是齋戒月，」哈薩回答說：「當一個人在整個白天不可以喝一點水，加以天氣又是如此酷熱，則臨到黃昏時自然火氣就特別大了。」

就在這個時候站立在一個回教寺高塔上的老者，經過擴音器的傳播，說了一個音似「亞達」的字，意即告訴大家禁食的時間結束了。

一瞬之間，商店中的人，無論是店主或者是顧客都衝出去喝杯茶，吞一粒菓子，這是通常經過一天的禁食之後首先所吃的一些東西。

對宗教狂熱的虔誠，是這國家立國的原因，約二十年前，印度由英國獲得獨立之時，在那些回教徒的人數超過印度教信徒的土地上則成立了巴基斯坦，他們當時雖然只有七千萬人



，但却自信無論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均優於那擁有三億人口的印度。

於是印度大平原就被分成了兩個國家，它的東西兩端屬於巴基斯坦，而中間的土地則為印度，東巴基斯坦的面積約比美國的加州大二倍，而西巴基斯坦則與愛啞華州近似。

### 三十萬人的盛大禮拜

接着我們駛往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拉荷（Lahore），它擁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由於該日是齋戒月的最後一天，次日就是回教的愛迪哈回節（Eid Al Fitz），這相當於基督教的聖誕節，而巴基斯坦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民都是回教徒，許多遠方的農民跋涉經日前往拉荷，只求能夠參加該城巴斯哈第清真寺（Bostanahi）的祈禱。所以一路上，我們得穿過公路車、貨車及拖曳而行的牛車緩慢前進。

雖然我對巴斯哈第清真寺這個由蒙古末代

拉荷市大概是多灰沙的西巴基斯坦最美麗的城市，它擁有翠綠的林蔭大道，修剪整齊的大學校園以及許多美麗的公園。

由蒙古沙加汗於一六三四年至一六三七年建造的霞俐瑪（Shalimar）公園中有許多個美麗的池塘、噴水池、大理石造的亭台樓閣，甚至還有一個大理石砌的人工瀑布，這座擁有四百多座噴泉的公園以前是皇家的御花園，一般百姓不得入內，現在則已公開開放，在這全國歡樂的節日我看到許多穿戴良好的兒童在遊玩嬉戲。

在群眾中偶爾可以發現身高六呎，碧眼金髮的帕珊（Parsan）人，他們就是巴基斯坦西北邊境內的阿富汗人，因為在傳說中，他們擁有無比的神力，所以由喀拉蚩的造船廠直到印度河谷的大水壩全有他們的踪跡。

爲了解決這些帕珊人的生活情形，我就沿了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境作了一次訪問。

君王所造的建築物已略有所聞，但是待我一旦真正看到該寺的盛況時，仍然不免大爲吃驚。

在面積六畝半寺院的四個角上聳立着四座高達一百七十六呎的高塔，在那兩層樓高寺院正門後有一堵屏風似的高牆，只見人們不停的擁入大門，趕快佔據一塊地方作爲伏地祈禱之用。

早在天亮之先，寺院內就已人滿爲患了，因此後來的人只好在附近的庭院、街道上爭取一席之地，而且彼此擠得水洩不通，據統計這次有三十萬人參加了祈禱，他們一再的跪下，以前額觸地而後起立，這是一種向回教真主致敬的表示。

這個節目爲期三天，在這幾天裡，婦女帶着孩子穿上了新衣外出訪友、購物、即使是最保守的蒙面婦女也穿上了顏色比較鮮艷的長袍。

### 昔日的皇宮、今日兒童的樂園

飛機由春光明媚的拉荷起飛，而後降落在酷寒且多灰塵的庫得（Quetta），此地各種果樹都開花了，但凜烈的西北風無情的拍打使得花瓣紛紛飄落。

爲數十五萬的庫得居民都住在低矮却有防震效用的混凝土屋子中，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某日清晨的一次歷史性大地震中，全市所有的建築幾乎全被破壞了，造成兩萬四千人死亡的慘劇。

抵庫得後，當我訪問該地的地震觀測所時，看到地震儀上顯示出一個震央在東方兩百哩的中級地震，我在該地逗留的兩天內，一共發生了四次地震。

一位名叫阿彌烏士曼的部落人是我訪問帕珊民族時的嚮導，雖然三十年來他從未離開本地區，甚至連喀拉蚩也沒去過。但是他衣着時髦的程度與任何紐約客相比決不遜色。而他的英文更是出衆。



## 人手一槍

當我們在沿阿富汗邊界向東北的白夏瓦進發的路途上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帶着一枝擦得油亮亮的長槍，許多人的槍管上還套着編織有美麗圖案的保護罩，每人身上都掛滿了子彈帶，對於在如此窮困的鄉間居然人人都有錢買外國槍械，使我深表訝驚。

「這些那裡會是外國貨，」烏士曼說：「明天中午你將與亞發得 (Adnan Khan Afridi) 在庫哈特 (Kohat) 共進午餐，他家世代都供應這整個區域的槍械。」

在達拉 (Dara) 亞發得領導着他那兩千五百名族人辛勤的工作着，整個村落充滿了敲打金屬的聲音，頗有置身工廠的氣氛，雖然泥屋就是他們的工作場所，工作器具也只有最基本的鑿子、鑽子等，他們却能以極高的精確度仿製全世界各國的輕型武器。

香糖等各種違禁品，由於它們的暢銷，以致走私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嚴重，近年電晶體收音機又成爲部落人民的愛好，因此今日供不應求的走私品內又多了一項乾電池。

這些部落中在最北方的是人口約六十萬的約蘇法拉斯族 (Yusufzai)，他們大都居住在美麗的斯瓦谷地，這塊處於半獨立狀態的地區位於馬拉康得隘道附近，邱吉爾爵士年青時曾在此隘道與反叛的山地人民作戰，本地區的農產以小麥與果蔬爲主，田間遍佈各種佛教及希臘文化的遺跡，在紀元五百年亞歷山大大帝經過本地區前往印度平原前，佛教一直是本地區最大的勢力，後來就漸漸衰微了，我曾參觀由國家地理學會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訪問團於一九五二年提議建造的博物館，館內各種希臘人的遺物，表示此地確曾受到亞歷山大大帝相當大的影響。

在訪問過這極北地區之後，我結束了在西

村長告訴我壯年的鬪士最喜愛那仿製英國的十一響連發，點叁零叁口徑以轉盤帶動的衝鋒槍，由於它對於老年人略嫌過重，所以就攜帶十五響連發的小型機關槍，至於臥病在牀者，則使用鋼筆型的單發袖珍手槍，由此看來，當敵人攻擊時，每一個人都有自衛能力。

在自夏瓦西方十一哩有一個叫刻帕 (Khatke) 的隘道，地勢高達海拔三千五百呎，惟一的通道寬度只有十二公尺，加以山上滿佈適宜於作隱蔽物的巨石，使得此地成爲一個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之地，可是說也奇怪，幾個世紀來，中亞細亞來的侵略者每次都能越過阿富汗通過本隘口進入印度平原。

## 走私販猖獗的刻帕隘道

離此隘道最近的村莊就是科塔村，這裡充斥着走私販，成群的人由低地區來到此地購買廉價的日本紡織品、俗麗的圍巾，僕克牌及口巴基斯坦的行程，此地區擁有六十座二萬二千呎以上的高山，它們在克什米爾的北部圍出一塊格吉盆地，在一九四九年簽訂的停火協定內，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同意這個地區暫由巴基斯坦佔領。

當噴氣渦輪推進的客機忽上忽下的飛行以越過格吉盆地周圍鋸齒狀的高山時，我們可以看出見那高達兩萬六千六百呎終年雲霧籠罩的南岬帕具山峯 (Nanga Parbat) 以及那些閃爍耀光全年積雪不化一直綿延到中國大陸新疆省的各層山脈。

當飛機將降落在格吉盆地的機場前，先正對着一座峭壁直飛，在旅客發出驚叫聲前以急陡的姿勢向左急轉彎而沿着一道河堤緩緩降落。

## 馬球比賽

在此地我們參觀了一場所謂「正統」的馬



球賽，因為這種發源於波斯的運動，根據巴基斯坦的歷史記載在十六世紀時，世界其他各地都曾一度失傳，而只有格吉盆地始終保持着這種運動。後來經駐印英軍改良後，才又流傳到世界各地去。

此地一支馬球隊由六位騎士而非通常的四位所組成，場地方面與西方的馬球比較則長度相同，寬度減半，場地周圍則圍以四呎高的保護牆。

當他們玩馬球時，動作似乎比西方人玩得更粗暴而且缺少所謂的戰略，在比賽中球員可以把截得的球用手拿着跑，他的對手們則可使用任何戰術上的方法迫使他下馬或把球放棄。

在一小時的比賽中只有一次為時五分鐘的休息，下半場開始時，騎士們並不換新坐騎，由於這些馬匹都是在鄰國阿富汗海拔一萬二千呎高的山上養育的，所以在這海拔五千呎高的高原上就特別的不容易感覺累。

的磚、水泥及木材在路上蹣跚前進。

那拉揚加附近是世界上最大黃麻加工中心之一，它距達卡只有十英哩的路程，整條西得拉加河 (Sitalake) 的兩岸全是黃麻加工廠，此地控制世界麻希口袋原料供應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當我前往參觀阿達彌 (Adanjee) 黃麻廠時，沿路看到成隊的小貨船順流而下，全都滿載着黃麻以致看來船都快因超載而沉沒了。這些鼓勇前進小船上的水手個個都是筋肉發達得像舉重選手一般。

在阿達彌公司的飯廳內可以看出今日巴基斯坦由於印巴戰爭在外交上所引起的困惑。飯廳內掛了一張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大照片。

當我由那拉揚加回到達卡時，剛好看到東巴基斯坦人由於不滿意在國體中居於次要地位而引起的暴動。

學生們在街上舉着示威牌遊行示威，並且

回到喀拉蚩後，我換乘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東巴基斯坦的首府達卡 (Dacca)，這條航線的直線距離是一千四百哩，但由於印巴戰爭的關係，我們必須繞過印度取道錫蘭，全程長達三千英哩。

達卡發展得相當迅速，在一九四七年這裡只有幾座精巧的回教寺院及一些行將傾頹的古老建築，一九四六年時甚至可在今日一座十層大廈的所在地打死一頭野豹。那時簡直沒有工業，因為該地產品的絕大部份，包括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七十的黃麻，都送往加爾各答去加工或出口，可是今日的加爾各答屬於一個敵對的國家，於是各種工廠漸漸的都在達卡建立起來了，先是大批的資金投入了市場，而後成千的勞工由四鄉湧入，二十年努力的結果，今天達卡已發展成爲一個人口六十萬的都市，此地的新興氣象較喀拉蚩尤有過之，建造中的新建築到處可見，滿街都是苦力拉着一車車建築用

高呼口號，要求將孟加拉語代替英語爲教學用語。

但是在前幾天的一次暴動中，就不是如此的平靜了，那一次曾發生學生數名死傷的慘劇，學生們打破政府大廈的門窗，推翻汽車，騷動持續了一整天。

次日清晨，我們啓程前往棉織中心拔布哈得，本地因地勢較低，每當雨季來臨，即有被淹沒之慮，所以現在到處都在挖掘土地，而後利用挖出來的土地把其他地方填高即可防水患，而挖出來的窪地則可在乾季作爲儲水及養魚之用。

### 衰微中的拔布哈得織布業

一路上，越過路旁高高的稻穗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帆船的帆在移動着，由於河道很低，粗看之下，好像船在遠方的陸地上航行一樣。

抵拔布哈得時，大部份的男子都在村口歡



迎我們，向我們丟擲花環，唱歡迎歌及向我們歡呼，當地的村長自我介紹為「可敬的奴魯」(Mau Iana Nuruzz Aman)，而後以快步領着我們向以馬口鐵為屋簷，牆上掛着草蓆的泥屋小工廠而去。

幾乎在我視線所及之處全是一幢幢的小廠房，空氣中則充滿了紡織機織梭飛動的聲音，每座小廠房旁都有一棵香蕉樹作為遮蔭之用，在一間光線陰暗的屋內，我看到有四座紡織機在工作，一個十幾歲的男小孩蹲在地上不時檢出繞圈的線，把土產的棉線與日本製的合成纖維編成爲一股，這小孩自稱從未受過教育。

本地區每一個星期可以生產每包四百磅的成品四十包，各包的花式都不同，因爲每一包的圖案完全取決於製造者工作時對圖案的構想，其中有不少的花式我認爲相當的不錯，不幸的是近年來由於日本貨廉價傾銷的關係，以致嚴重影響到這種有兩百年歷史手工棉織工業者

別屬於阿拉伯人、印度人、英國人及葡萄牙人，但由於只有當地人才熟悉該地曲折的航道，所以船上的水手都是本地人，在最近印巴戰爭發生之時，水手們分別把船駛回自己效忠的國家，使印度及巴基斯坦與船東所屬的國家發生了不少的國際糾紛。

在獨立之初，其塔港只是一個小漁港，東巴基斯坦的貨物幾全以加爾各答爲吞吐港，由於加爾各答被劃入印度境內，巴基斯坦只好發展它自己的港口，這就造成了其塔港繁榮的大好環境，現在每年有八百五十艘以上的船隻進出該港，而貨物的吞吐量則達到四百萬噸。如同其他發展過分迅速的城市一樣，沒有詳細都市計劃的街道只能適合發展初期交通的需要，今日由於交通量的劇增，街道不勝負荷，交通常常堵塞，以致我常常需要半途下計程車走路回旅館。

的生存。

黃昏時，我們趕搭上往達卡最後一班渡船，船上擁擠得有人必須站在船舷上，而以手拉着站在船內夥伴的肩膀才能免於掉下水，看來真是險象叢生，正巧當天早上達卡的報紙上有一段新聞說前一天有一艘同樣情形的渡船沉沒，有一百多人遇難，使得我更加提心吊膽。

雖然如此，但由於造一座橋所需要的款項是如此的驚人，加以雨季時，恆河、布拉馬普得拉河及瑪格納河三條河同時氾濫，使河面大爲開闊，由任一條河的中央都望不見兩旁的堤岸，使得工程益爲浩大艱巨。此外，造一座橋所需的款項足夠造十座肥料工廠。而事實上，肥料所能藉增加生產對解決人口問題的幫助超過橋樑對部份人民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始終沒有造橋的計劃。

此外，孟加拉灣東北的其塔 (Chittagong) 港，幾千年來一直是鹽業的中心，運鹽船分

### 颶風造成的災害

在南方七十哩，亦即孟加拉灣與緬甸間的長舌形地帶上，有一個名叫科市 (Cox Bazar) 的城市，它只是一個小漁港，每天只有一隊漁船進出港口。

這小港附近波浪濤天，在我抵此前一週，一個颶風襲擊這個海岸，造成一萬人死亡的慘劇，由於重建工作才進行了一小部份，無數無家可歸的人都只好暫時寄籬在大建築的廊下。

本市是英軍之科上尉 (Capt. Hiram Cox) 於一七九八年開始開發的，大部份人民均由緬甸亞拉肯 (Araikan) 區移來，所以本地居民大部份都說的是亞拉肯區的方言，由於信仰上的關係，凡事都取決於市郊小山上的僧人。

而後我們沿着往其塔的山路向欽伯 (Chitimbok) 進發，由於前一天在附近發現一隻死豹的殘軀表示有更兇猛的獸類在附近，胡達特地



腰掛連發手槍，手提一挺來福槍以策安全。

這條山路充滿山石，路面又很窄，加以每個轉彎都是急轉彎，根本無法預知前面是否有來車，由於車子的速度很快，有好幾次轉彎時都發生兩輪懸空的情形，最驚險的一次是在一個急轉彎處差四英尺即與一輛卡車相撞。

當車子剛在招待所前停下來，立即由門前樹林內走出一位馬拉族青年，他除了在下腹部掛了一條布片及耳朵上戴了一個垂飾外，全身就一無所有了。他的長髮則以一個髮結盤在頭上。他以塗紅的嘴唇、額上的紅點及剃得光潔的面頰表示出他獨身漢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孟德理奧（Mentho），但當我們發現他剛在女友門外等候了一整夜之後，我們都改口叫他羅密歐，本地的婚俗是頗饒趣味的，男方找一個機會把芳心早已暗許的女方「綁架」回家，而後再對女家付出一些賠償即可，我們的這位羅密歐早已辛辛苦苦的存下了一百一十盧比作

賠償費，女孩子也早已同意了，所有典禮上所需的事項都辦好了，只是女方的家長始終不同意。

我們後來發現當地是一個女性的社會，家中及田間的勞力工作全由婦女來擔任，因此通常妻子都較為年長而成熟，所以在家庭中矮而胖的妻子的權威比丈夫要大得多，假如有人居然敢對一位事先並未同意的女子實施搶親的話，那簡直是以自己未來的歲月作賭注。

馬拉人在實質上沒有宗教信仰，他們只對善與惡有一種模糊的觀念，他們自稱本來有一種很完美的宗教，上帝把教義寫在香蕉樹的葉子上，却被一頭牛把這葉子吞食了。從此牛就世世代代被詛咒而且每逢祭典就必須成爲犧牲作爲一種贖罪的代表。

每隔相當的時間，馬拉人就舉行一次狂歡會，喝一種強烈的美酒，由一支由葫蘆及其他竹製樂器組成的樂隊伴奏，大家圍着一條即將

作爲祭物的牛跳一種低頭進兩步，抬頭退一步的原始舞蹈。

### 土地只使用一次

本區的山地大都爲叢林所掩蓋，居住着約三十萬的非孟加拉人，分別屬於幾種不同的外來民族，大概都是十六世紀末葉緬甸地區發生地殼變動時逃到這裡來的，各族都有略帶神秘性的宗教習俗。

平地的人民統稱這些民族爲庫秧達（Kungtha）意即爲河流之子，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溫和而聰敏的佛教信徒迦瑪士族，他們有二萬五千人，其次是摩族，約六萬六千人，這兩種是比較開化的部族，因此他們對其他的部族相當蔑視，稱他們爲突達（Tungtha）意即爲山脈之子，其中包括提伯（Tiperas），姆魯（Murungs），拍古斯（Pankus），魯海斯（Lushals）及苦兀及斯（Kukis）各族。

以上各族，除了較開化的迦瑪士族及摩族以外，其他各族均尚未探定居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農耕方法是使用一次即任其荒蕪，重新再開墾新土地，每年在雨季來臨之前，先把土地上的竹子及各種樹根掘起來，堆置於地上，先讓太陽把它們曬乾，在雨季來臨前幾天加以焚燒，使地面上積了一層厚厚的焚灰，待雨季一到，這些灰土就隨着雨水滲入地下成爲肥料，使土地變得更爲肥沃。

他們播種的方法也是很獨特的，把所有各種糧食與蔬菜的種子都混雜在一起，放在背上的籃子內，而後一面以小刀在地上每隔一定的距離挖一個孔，一面隨便放一粒種子進去就好了。

收穫的季節則因各種作物成熟的節期而定，玉米在八月成熟，蔬菜類則在九月，棉花、烟草及稻米則要到歲末才可以收成。若雨水足夠的話，每一個家庭的收穫量足供已用三、四



倍尚有餘，剩餘的收成可用來換其他的日用品。由於這種耕種法耗用土地中的養分是如此之劇，所以他們每年都只好放棄上一年使用過的土地，而移入一塊新的土地再開墾。近年來巴國政府為避免這些廢棄的土地又回復為野竹的天下，在遭遺棄的土地上代為種植麻栗樹。

當相當大的一個區域內的土地全被利用過之後，這一族又回到最先被使用過的土地上面形成一個循環。近來，他們發現這些土地已被種植了高大的麻栗樹。政府希望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勞力伐樹取酬定居下來，這也就表示世界上所存有限幾個原始社會又將要減少一個了。

### 茶的外銷

在東巴基斯坦東北興亥區 (Sythe) 茶的種植法則與上述農地的使用方法大不相同，在阿薩姆區的小丘陵地上，一百四十六個茶園共佔地九萬英畝，滿山都是排列整齊的茶樹。熟

取的工作，所以這種方法並不會使任何人失業，却能使茶產量再次增加。」

在這個有人滿之患及嚴重失業問題的國家裡，却發生了雇不到足夠人工的事是一件相當矛盾的事，這是因為一般人認為只有女性的双手才夠靈巧去摘茶葉，但是事實上由於回教世界內，觀念比較保守，幾乎沒有巴基斯坦人能夠允許他的妻女出去拋頭露面的工作，所以幾乎所有的採茶女郎都是由印度來的，近來由於印巴戰爭的關係，勞工的來源也斷絕了。

除此之外，另外一件很令茶園主人頭痛的，事是猛獸的經常出沒，某天下午當我正參加摩漫得先生全家的下午茶時，他接到一隻已殺害九名工人野豹再度出現的警報後，立即出發前往追獵。

### 水上皇宮

在訪問東巴基斯坦迄今，我曾使用各式各

練女工以靈巧的双手摘下枝頂的兩片茶葉及新長成的嫩芽。

巴基斯坦茶的年產量達到六千萬磅，但茶的外銷量雖僅次於黃麻而為第二位的輸出品，數量却只有三、四百萬磅，這是由於巴基斯坦人都嗜愛喝茶。

我曾經訪問過一個叫拉哈特的茶園，園主是一位蘇格蘭·格拉斯哥地方的一位官員，目前係由一位英國紳士型的人物摩漫得先生代管，這座佔地三千一百一十英畝的茶園每畝平均產量達一千二百磅，是巴基斯坦的最高紀錄，也是世界上最高之一。

「雖然本地人口密度已達到飽和，但對茶園來說，仍有人手不足之患，」摩漫得說：「目前我們正在使用一種新方法修剪茶樹，這種新方法並不要求工作者技術要多麼熟練，而且迄今為止，效果很好，也省了不少的人力，但修剪只使採茶的工作較為容易，並不能取代摘

樣的交通工具，包括噴射機、牛車、吉甫車、人力三輪車及馬車，而在這通航水路的長度為公路全長兩倍的國家內，我却只乘過一次渡船。

結束茶園之行後，我與胡達搭乘一班商用直昇機前往庫爾那 (Kurana)，這是東巴基斯坦的第四大城市，從那裡我們就嘗試了一下河上的旅行，由這個紡織業繁盛的城市我們乘了一艘類似於盛行密西西比河上的明輪汽船往南一直到恆河的入海處。

這座水上宮殿上有豪華的沙龍，舖有地毯的走道，許多頭等艙的旅客坐在甲板上飲着香檳，瀏覽河上擁擠的船運。

當船主知道我曾海軍中服役後，即邀我前往明輪旁的導航室參觀，在那裡我和導航員兩人都向對方大吹自己的海上經歷，雖然我們言語根本不通，但這仍然是一次很愉快的談話，因為當海員一談起自己的航海經歷時，只要



自己說得很愉快，對方聽不聽根本沒關係。

突然間汽笛大鳴，船首的探照燈也不停的左右搜照，原來此處河道非常的狹窄，加以船運又是如此的擠，有時看得我真是屏住一口氣。

這位領航員經過翻譯很驕傲的告訴我說他的月薪達一百美元，這個數字比他那些不識字的、作苦力及農夫的同胞們，每月只有四到七美金的收入來比，確算是異常的高薪，在巴基斯坦，即使是位大學畢業生的收入，通常也只有五十美元左右。

### 美好的遠景

在離開巴基斯坦的前夕，我又與抵達巴基斯坦後最先認識的那位年輕工程師共進晚餐，我也如我所曾許諾的把我此行的觀感告訴他。

「我認爲你對自己祖國的看法略嫌悲觀，

雖然你們所面臨的問題確實相當嚴重，好在你們全國已了解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每一個人都在努力協助解決人口問題，並且準備協助戰爭後祖國的重建工作。

如果你們與印度能長久保持和平，則對你們有燃眉之急的第一個大難題也就解決了，墨西哥矮小種的小麥的使用則可幫助你們解決糧食不足及人口過剩的另一個大難題。而後憑藉着你們爭取獨立的毅力及立國二十年來的奮鬥經驗，將會把巴基斯坦帶入一個你們自己也會夢想到的富強境界。」

這也是我經過歷時三個月的參觀，行經一萬六千哩，對巴基斯坦兩翼均作了深入的訪問後，對這個充滿朝氣的國家的一個期望。

譯自：國家地理雜誌

# 世界是這樣結束的

By Kenneth Heuer 著

朱 捷 譯

——不可避免的，太陽會消失，地球被投入無邊的黑暗中。以下爲人類所要面臨的這種命運的試演，億萬年後便會實現。

有一天——不可避免的——太陽將難逃一死，也許要在十五億年以後……

「馬可福音」中寫實的敘述着我們的世界，以及地球如何的結束。聖經上這樣的說：「等到災難降臨之後，太陽將會變黑，月亮不再有光。」





當然，太陽為我們的太陽系的中心，一個很大的白熱的氣體球，對所有的行星供給着能量。我們極少注意到它的重要；它的非常的有規則使我們不再把它放在心上。

可是讓我們來想一想，一旦太陽突然停止了照耀，這個世界該變成甚麼樣子。

地球將被投入漫漫的長夜中，被星星朦朧的照耀着。月亮以及其他的行星，凡是反射太陽的光線的，都將變為黑暗。一個禮拜以內，熱帶地方在散盡了它們的悶熱之後，將被大雪所封閉。風不再吹，河水不再流動，茫茫的大海也將結冰到底。

人類利用煤、油和木材可能於短期間內挨過他的厄運，但是他不能夠長久的忍受這種酷寒。所有的生物很快的便都被蒙蓋在一塊廣大的白布下面。地球上的人們慢慢的死亡，被冰雪掩埋，化為烏有。自然世界不再有光彩，但見一片昏黑，除了星光之外盡是黑暗。最後，

現在，地球上每一平方碼的面積在接收着大約平均一個半馬力的能。如果你把陽光供給當成一種公用事業的話，以目前的電價來計算，每千瓦小時值一分半美金，單獨照耀紐約市那麼大的地方二十四小時便要兩億美金。

而且，太陽是向太空中所有的方向輻射着能量的，地球只不過截取這種能量的十億分之一罷了。

有關自然宇宙的未來的所有推測完全繫於一個問題的解答：太陽和星星的熱和光的來源是甚麼？

太陽像煤或木材一般的燃燒為有關太陽熱的一種最古老的想。普羅米修斯（因盜天火使地球賦有生命，創造了人類致惹怒天神，把他綁在考卡撒斯山上讓老鷹啄食他的肝臟。）認為太陽的「火」就和兩根木棒在一起摩擦起火很相似。他若知道了燃燒的溫度比起太陽的熱度是微乎其微將大感驚異。太陽的表面為華

隨着星際太空的下降到絕對零度以上幾度，大氣層將在一個沒有生命的世界液化而結冰。

實質上所有的能量都是來自太陽。水力也是由太陽熱轉變而成的。太陽將水從海面上蒸發起來，儲存在較高的平面上，然後再從那裡降回到它們原來的地方去。風力是因太陽而產生的，它不平均的加熱着地球的表面，使空氣開始流動。煤、油和木材中的能也是起源於太陽。一棵樹在被燃燒的時候，所放出的能便是它的葉子在生長時從日光中得來而加以儲存的。

還有，那潺潺的流水中，習習清風中，盛開的玫瑰中，隆隆的雷電中，無一不蘊藏着有太陽的力量。如果沒有陽光，我們的地球表面便要變為死寂的，全然沒有生氣。因為我們可以把太陽想像為一個永久運動的機器，有一天一個不可逃避的冰冷的收場便是在這個機器突然關閉的情形下到來的。

氏一萬一千度的樣子，而它內部的溫度。則高達四千萬度。在燃燒中，氧與其他物質結合在一起，產生熱和光；但是太陽的溫度太高了，不久許氧與任何其他元素相結合。在太高的溫度下；因此感信形成太陽的氣體一定含有一種純粹的基本物質的混合物。

一九〇五年，一位名叫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年輕人，當時還只有二十三歲，發表了一篇短論，在裡面他提出了物質如何實際上轉變為能的關鍵。當然，太陽為一個龐大的能量來源。舉例來說，如果將半杯的水完全化為能的話，它可以產生燃燒二萬噸煤所發出的熱量來。為了保持太陽以它現在的比率來照耀，每秒鐘必需有四百二十萬噸的材料被轉變為能。不過，太陽實在是太大了，它的質量在一百五十億年的過程中才消耗千分之一的樣子。

據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物理學教授珈茅博士



說，太陽的基本氫「燃料」的消耗使太陽越來越熱越亮，而非越來越冷越暗。

隨着它的氫成份的日益減少，太陽一定是首先略微加大一點，接着便又開始做體積上的縮小。這是一種新穎的革命性的概念。傑出的學說認為地球上的萬物在太陽死去時將被冰所消滅，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所有的生命可能要在太陽臨終前所放出的強熱所燒死。海洋將會沸騰，但是溫度可能還不足以高得將形成地殼的岩石融掉。

人類在這個紀元中求生存的方法有三種。他可以探險他腳下這個世界的神秘，像鼯鼠一樣的鑽入穴洞，建立廣大的有空氣調節裝置的地下城。在這個新奇的陌生世界裡，將不再看到佈滿繁星的天空；這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將是空前未有的。如果雲層永久的將地球蓋住，但是並沒有厚得阻止住太陽的能穿透土壤使作物生長，我們將成爲一種非常窄的範圍內生物，

等太陽完全燒盡它的燃料之後，珈茅博士認爲它還要靠收縮的過程繼續照射一段時間。體積的縮小很快，它的亮度也急速的減褪着，太陽將要花五百萬年的時間才能退回至現在的能輸出。最後它才變爲一塊很大的沒有生氣的物質，被無盡的冰所包圍着，外面是一個霜凍的行星系。

不可避免的，它注定了要向內收縮，變得直徑比木星的還要小，差不多相當於地球這麼大。

我們對太陽的未來的推測，幾乎和科學的白日夢已經非常接近。但是有關星體的進化有一樣事是肯定的：太陽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也像其他的星星一樣。

假定在太陽開始死去時生命仍然是存在的（那便是說太陽在放盡它的光以前並不變得更熱更熱，或者是生物由於適應不爲這種增加的热量所消滅，如前述三種求生的方法。）我們可

人類將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去種植五穀做爲食物和棉花做衣服穿。

第二種可能爲逃離地球，向另外一個世界殖民。

有一點很重要的那便是應當記住溫度的升高是很慢的，在到達最輝耀的階段以前還要過百億年的樣子，然後太陽才開始死去。溫度的慢慢上升無疑的將伴隨着生物世界的進化改變，因此地球上的生命也變得更能對熱適應。人類也許能夠發展出一種角狀的半抗熱遮蔽體。有體外骨骼組織的動物實際上是可能生存的；譬如說龍蝦。外面的衣服可能要用某種抗熱的材料來製做，像石綿等。不過如果構成生命物質的化學物不隨環境而改變的話，這種生物便會退化；人類在溫度變得無端忍受的很久以前將在地球上消失不見。只有最簡單的和最穩定的微生物還會留在這裡目睹這個古老的太陽的最後照耀。

以想像出一幅人類對太陽之死的很有趣的反應圖畫來。

北極和南極的海洋首先結冰，接着便普遍的發生溫度的二次降低和冰河作用。南北太平洋和大西洋也漸漸的結冰，只剩下接近赤道的地方還有海水在流動，但是慢慢的在赤道區域也將發現更多的浮冰，最後地球上所有的水都結成了堅實的冰。

在陸地達到冰點的時候，河流便不再流動，雨和雪降在上面也都變成了冰，再也無法像水一樣的很快流走，漸漸的形成就像現在的南極洲一樣。

據我們所知道的現在的生命物體不能夠在那種環境中生存下去。要想生存我們便只有建設像貝德將軍的那種「小美利堅」(Little America)一樣的地下城，或者我們更移近於太陽，就在爐火要熄滅時我們向前湊一樣；地球上所有的人要全部上金星或水星；但是隨着太陽



的熄滅，我們還要向更近的星球上移。如果現代的創始學說是正確的話，所有的星體都是在同一時間形成；等到太陽死去時，整個的宇宙中所充滿的也將全都是些死去的星體。不過我們相信，星體仍然在繼續成長着，因此我們的宇宙大變動上演時可能仍然有某些星球能夠供我們移民的。

還有，我們可以製造我們自己的太陽，一個熱與光的來源，懸掛在天空中，用來驅走寒冷與黑暗的惡魔。這個人造的太陽可以用次原子能做為動力。在殘存的這些歲月中，人們可以學習如何運用碳的週期 (Carbon Cycle)。這種燃料是非常富裕的，其他的輕原子也都是豐富的能源。以億萬年的研究時間，人類一定能夠發出價廉充足而且可以控制的次原子動力。

生理學家和古生物學家們在各種動植物生命中所發現的近乎奇蹟的適應能力，無疑的將明為不可能的話，生命又不能適應那種益增的寒冷，生物便要開始退化。隨着太陽的越來越冷，雨量也將跟着減少，因為從海面上蒸發起來的水份減少了。植物的生長將為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葉子和根將長得更大，以種種方法去尋求生命所需要的水份。凡是不能夠適應於新的環境的類族將逐漸消失，其餘的也將變形。不再看到一種熟悉的植物。

生命和人類活動都將慢慢的向着南北回歸線之間退却。在許多世紀之後，赤道人類將再度做驚人的探險，重新在水下發現列寧格勒，柏林、倫敦、巴黎和紐約的地址。隨着可以居住的地球表面的縮小，世界人口也將減少直到最後只剩下數百萬的人，分佈在沿赤道附近，做對抗寒冷的最後掙扎。到那時一個旅行家將會在赤道帶上發現很多非常大的玻璃城市。

也許人類文明可以藉直接利用太陽熱對自已延長數百萬年的生命。譬如說用巨型的凹面

可以幫助地球上的生命與日增的寒冷做更多更的調節，正如它在水河時期所做的一樣，那個時期整個的世界都普遍的在水冷中。也許未來的穩定溫度會使人們奇怪在像今天這種變化很大的溫度會有任何智慧動物的存在，勃倫遜在「一幅自畫像的草圖」中曾經提出了這樣的觀念，他指出了美國可能在這段漫長的時間中被證明為不適於人類的居住。因為山脈都是從南向北伸展着的，而非像歐洲的一部份是從西向東的，這塊土地對於來自加勒比海的極熱和來自北海的寒流是敞開着的。他同時指出這些改變為突然而且劇烈的，寒暑表有時會升降華氏六十度的樣子，就在一天的時間以內。如果一隻玻璃杯先放在熱水中，然後立刻放進冷水中，它便會炸裂；他並且主張我們的靜脈和動脈比玻璃杯更要靈敏得多。即便是它們不會炸裂也會蒙受嚴重的損傷。

如果星際旅行，人造太陽和地下城都經證

鏡收集蒼白的太陽的射線。這種方法已經被用來開動置於亞利桑納大沙漠上的水箱以存放冷飲，和在東方城將水加熱供給公共沐浴之用。

無疑的我們人類在太陽的光和熱散失的很久以前便已離去，就在這個時候，不是等到太陽變成一個黑球，地球變成一條藏骨船圍着它旋轉的時候，我們便應當想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末日。

末日！發生於大海或沖岩碎浪中的不能免死的動物將不再看到，赤道上的玻璃城市將變成一片黑暗，只有靠微弱的星光照亮着。

在接近太陽末日的過程中，白天的星星在黑色天鵝絨一般的天空中顯得像鮮血一般的輝耀。最後太陽完全變成一個黑球，被吞沒在暗夜中。月亮和其他靠反射日光而發亮的行星也將不再被看到，地球除了從剩下的星星上之外不再收到任何的光。

太陽熱已經沒有了，大氣層便會液化而結



冰在沒有生命的地球上，形成永恆的絕對平靜。天上不再有雲，不再有雪落下，甚至不再可以有呼吸的空氣。據珈茅博士說宇宙間將佈滿已死或將死的星球。而且，所留下的星球也將改變它們在天空中的位置；星座均將變形，整個的天體不再被認得出。

南極部份曾經被描述為地球末日的試演，因為當太陽逐漸變冷時，得勝的冰將生命物體窒息，地球變成一個巨大的白色的墳墓。在這個世界之底，就好像是走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城市中一樣，到處都是那麼的靜，而且這種靜要

持續一百萬年。

在南極洲的情況中，地球看來就像是一個無邊的冰之沙漠，到處可以看到黑暗或淺色的山峯突出着。整個這個世界的無邊、廣大、純白和寧靜使這個行星變成了肅穆的佈道所。

世界的結束也可能以別種的方式，如太陽的爆炸，地球與月亮或太陽與其他星球的相撞等。不過太陽的慢慢死去和地球的變冷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可能會在其他任何宇宙悲劇在我們的地球上上演以前發生。

譯白：Pageant

△一個女人駕駛的一輛汽車後面掛着一塊牌子：「危險！此車逢店必停。」

△公路局發表了一項統計，在一九四〇年平均每 32 人有一輛汽車。一九五〇年增加到 21 人一輛車。一九六〇年更進為 14 人一輛車。依照此一統計，到一九八〇年公路上行駛的每第三輛汽車將空無一人。

# 食物不食

明嘉

明 嘉 譯

——您嚐過鳥肉餅嗎？玫瑰花瓣餅呢？烤黏土？烘貓頭鷹？——

不久以前，突利玻里地方的一個美國遊客接到利比安政要的一張請帖，邀他晚餐。他併息以待，以為一定能吃到幾樣可口的地方名菜——可能像 *Stick Kebab* 之類的東西——可是他當他瞧見那道主菜時，胃口都倒了，原來那是一整個羊頭！其他的客人都津津有味地吃着，只有他坐立不安，勉強咽下幾口。

這樣的菜色，自然會令大多數的美國人倒盡胃口，可是像煮老鼠、烹猴肉、嫩蛇尾、烤狗肉、鳥肉做餅、玫瑰花瓣餅及烤黏土等等奇形怪狀的食法，也一樣能使人翻胃。奇怪的是，這許多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食物，居然能搔到世界各地食客的癢處，而我們喜歡的火腿蛋、牛肉餅、果汁牛排等好菜，却令別的地域的居民厭惡不置，真是怪事。

許多印度的正婆羅門，每當接到由美國或



其他以肉類為食物的國家寄來的信時，都要去洗一次淨潔澡，以防被動物的腥味沾污。中亞細亞的韃靼人愛吃腥味刺鼻的犛牛肉，使人懷疑他們怎麼受得了那種氣味，而他們反而想不通我們如何能吃下 Regafort 或羊肉餅奶油等特殊氣味的東西。

愛斯基摩人（意即食生肉的人）更能狼吞虎嚥下許多足以使我們嚇得要趕忙拿蘇打水嗽口的東西；但是，到極北地方旅行的遊客却說，他們能學吃愛斯基摩人所吃的生肉，只要那些是剛剛割下來的鮮肉。他們又說，冰凍生魚吃起來好像吃小黃瓜，而愛斯基摩人拿海狗肚內消化不完全的東西做的一道菜，就像醋漬鮮蝦一樣鮮美。

愛斯基摩人中有些饕餮者愛吃發酸的海豹肝，他們通常夏天就動手醃製。做法是這樣的：先把肝放在甕裡，蓋上鯨油，放在較溫暖的地方。幾天之後，甕裡的東西開始發酸腐化，

白酒，吃起來又別有一番滋味。

中國南方所吃的燕窩可能是鳥類菜餚中最具興趣的了。有一種小鳥，用膠狀的唾液，小魚和海草做窩，用它的窩做成的湯在全球各地膾炙人口，大家都公認吃燕窩是最高貴的享受。

中國人嚮以烹調得法自豪，但他們的食譜常能使我們美國人戰抖不已。在中國有些地方，廚師們能利用磨碎的煙草和胡椒，把一道平凡凡的菜變成連國王都願一嚐的佳餚。中國人精製食品還有鹽醃蚯蚓、魚鱗、鹿肉、熊爪肉碎、牛奶嫩貓、煮食含有胚胎的鳥蛋、魚唇、鴨頭、以及由貓、公雞和蛇肉等混雜而成的，一道非常夠味的菜。

中國的食客和世界各地的嗜吃者，都認為狗肉是最頂瓜瓜的食物。他們凡狗必食，但內行人則認為黑狗的肉是最好吃的——中國產的一種黑狗尤為上等。有的中國人解釋食狗的目的在於伏熱氣，因為狗是夏日炙熱的象徵。另

極合他們的脾胃。

也許沒有人敢吃愛斯基摩人的另一種食物「提特馬刻」Tigok。這種特別的食品做法是這樣的：廚子在地下挖一個洞，鋪上青草，就把鮭魚成桶倒下去，再用泥土和草蓋密，等到腐爛發酵，他才再把那個「提特馬刻」洞打開，拿杓子把腐化的食物盛出來吃。

愛斯基摩人也很愛吃海象粥和烤貓頭鷹。雖然我們一想到吃貓頭鷹就會嗤之以鼻，其實除了繁榮進步的國家，還有很多人在吃鳥肉，不管什麼鳥都吃，只有禿鷹例外，因為它的肉實在太難吃了。

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像義大利和西班牙，烤畫眉、鸞鳥、鸚鳥、野百靈鳥及一些小鳥還算是名菜呢！他們把鳥穿在鐵叉上，拔去鳥的毛，然後就在燒焦炭的烤盆上嗶嗶剝剝的烤起鳥肉來，直到小鳥變成鬆脆的金褐色才罷休。吃的時候，他們喜歡夾在麵包中，淋上冰凍的

一些人則以為狗肉是補腎良藥。

有人屠殺和烹食動物的方法，能使我們生病作嘔，且能叫「禁止虐待動物協會」驚慌不已。以衣索匹亞為例吧，土人有時牽一條牛到廚房門口栓住，然後把它的肉一片一片活生生的割下來，捲在黏黏的叫做「帖伏」(Teff)的麵包中，吃得精光。中國人有時殺牛時先把牛的動脈切斷，塞住破口，然後將它鞭撻至死，這種殘忍的過程往往歷時一小時餘，據說這樣才能做出特別鮮嫩的牛排來。

智利阿老肯尼安 (Araucanian) 的印地安人對他們特有的一種食物「那起」(Nacht) 嗜之若狂。我們不但不會想吃，就連它的做法也令我們厭惡。他們先把羊的前腿吊高，割破羊的喉管，再把辣椒和鹽倒進氣管裡。然後把頭部靜脈割下，插入氣管裡，讓血液把辣椒和鹽沖進肺葉，羊就窒息而死。把羊的肺挖出，承熱就有一餐大嚼。



古羅馬人要宰殺一頭母猪之前，先亂腳踐踏它的乳房和下腹，據說這種野蠻的做法能使猪肉的風味大為增加。再者，古羅馬人一談到吃就眉飛色舞。據說凱撒以及當時的人開宴會時，往往要吃四十到六十道食品。

古羅馬宴會的第一道菜通常是蜜和罌粟汁浸釀的小睡鼠，跟着就是凱撒愛吃的胡椒粉草魚頭、月桂子、松葉香精、幾道橄欖油做的菜、以及魚的五臟釀製成的醬油。然後也許會再有一道特別的美食，由魚肝、火鷄舌和孔雀腦調合而成。主食則是一條大野猪，點綴着各式水果，像葡萄、蘋果、梨子、榴梿、櫻桃和朱藥等。豬的每一隻牙都要堆滿棗子、點心和其他好吃的東西來裝飾得美侖美奐。當奴僕把豬肚切開時，有時會飛濺出無數的漿液，高可濺及天花板。

放浪形骸在羅馬到處流行，使立法的人不得不通過一條法律，禁止饕餮食。但是那些墮落

的風氣仍很普遍。譬如廣大的澳洲沙漠地帶，叢林的居民就取食大量的甲虫。

阿拉伯人、埃及人及其他國家的人仍吃蝗虫，其勢有如數千年前摩西告知以色列人可吃蝗虫、蟋蟀和蚱蜢時一樣。非洲有些土人愛吃由香蕉粉和白蟻或蜜蜂做的餅，那種滋味像極奶油杏仁糖。

在「一位美國醫生的旅行見聞錄」一書中，海則醫生 (Dr. Victor Heisec) 提到在中國杭州專門為他而舉行的一次晚餐。侍者送上一玻璃碗的多足甲虫，虫身足足有兩吋長，形狀則有點像蟑螂。食者用筷子挾起掙扎亂動的虫，一把咬住它，把它嚼得粉碎。海則醫生手術時雖然機靈熟練，那時却沒法學通吃甲虫的那門絕竅。

肯薩斯地方的伐木者在處置腐爛的木料時，總會發現大批白蟻，他們會一把一把的收集，然後夾在白麵包或黑麵包之間，塗上牛油或

的好吃之徒不久就廢了這條法律，於是他們又可我行我素，縱慾饕餮了。

世界上甚多地方的人民喜食爬虫類，甚至有人會認為短鼻鱷魚又白又嫩的肉可與猪肉相提並論。在我們的社會，雖然沒有人會想吃蜥蜴，但新幾內亞的土人却喜生吃蜥蜴，並吃得津津有味，聽說它的味道竟和最肥最嫩的雞肉一樣呢！

蛇也逃不過被人烹煮的大劫。在馬來西亞，吃莽蛇是一種奢侈的享受。縱然在美國，也有好奇膽大的人喜歡吃響尾蛇肉，他們說蛇肉的味道和鷄與鵝混成的美食的味道不相上下。

非洲有些地方的土人嗜好厚牛肉，大象肉也屬上菜，其他如猴子、箭豬、鱷魚、蝗虫和烤熟的黑螞蟻等都為大眾所歡迎。

有史以來就有人吃昆虫類，它無疑的是人類早期常吃的食物，但直到今日，這種吃昆虫

芥菜取食，聽說味道不錯呢！

大概沒有人會想到吃泥土吧！但是且慢！世間上竟也有人真的吃泥土！這是一種叫 *Geophagy* 的食法。這種古怪的食風源於亞洲，土人把泥土烤焦後佐以香料取食。非洲人也喜歡吃泥土，據說他們的酋長每天可能要吃上半打的泥團。爪哇的婦女把紅色的黏土搓成棒狀，然後焙烤之，有時她們會把它塑成人像並用幸運的記號裝飾它，她們認為那些人像能增加美貌，所以視若至寶。印度的商人則用泥土製成杯狀的容器，裝滿飲料出售。買者把飲料喝光後，會把杯子打碎吃下。就在現在美國的許多地方仍有人吃泥土，常常總是一些迷信的宗教團體在時興這種玩意；一旦染上這種習慣，吃者就很難斷癮。

吃鮮花比吃泥土較易為人所接受，譬如英國就有一個牧師植了一池的蓮花，每天吃蓮花瓣夾三文治當早餐，他說這樣能「使人終日精



神充沛」。

土耳其人用橘花來增加果子露的香氣；歐洲和亞洲的營養學家則把紫羅蘭和菩提樹的花朮列為最佳食品和他命C的寶貴來源。墨西哥人把牙買加樹和水共煮，直到水色變成淺紅色止。以糖、冰和薄荷的花枝做成的飲料甘美異常，可治療腎病和肝病，並能退燒解熱。

愛吃醃麵食品的人也愛吃玫瑰花瓣餅。做法很簡單：將玫瑰花瓣與糖及一茶匙檸檬汁共煮，等到汁液厚結，即時把它倒進餅模中烤之就成。但有一點請讀者注意：玫瑰餅是一種極強烈的瀉劑。

美國很多奇異商店出售外國食物，像肉凍、鷄冠仙人掌、巧克力糖衣螞蟻和蚱蜢、海藻粉之類。問津清嫩小麻雀和烤蝴蝶的蛹的也大有人在。

不久以前，曼哈坦探險俱樂部會員嚐了一頓大餐，包括烤毛虫、燒蛇肉、油炸蟋蟀、

醃非洲蜜蜂、鱈魚、烏賊和它的墨汁共煮、烤海豹鱈、煮得爛熟的鵝鶉蛋、鹽漬鯨魚皮、馴鹿肉排、清燉麻雀以及炸墨西哥龍舌蘭的寄生虫。

雖然大多數的美國人不會動心去買這樣古怪的食物，他們私下却已改用特別的方法來烹調傳統的食物。你一定會覺得奇怪，曾經有人喜歡吃茄汁蘋果餅，牛油黃瓜。竟也有這種女子，喜歡吃智利醬油調味的香草冰淇淋，和熱胡椒配巧克力布丁。

我們之中，除了極少數太愛標新立異的人以外，很少人會去吃與我們傳統食譜相去太遠的食物。事實上，假如人類能克服他們的偏見，則何物不能下肚？而且，照目前情形來看，他們却也做到凡物皆食的地步了。

譯自：Concnet July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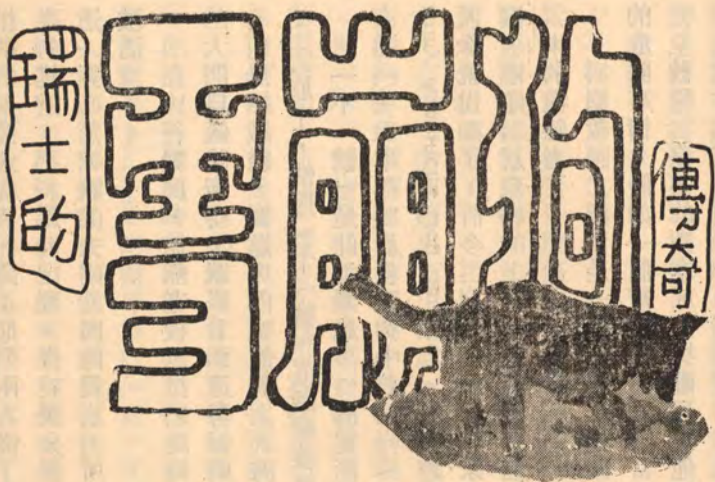
★ ★ ★

瑞士境內高山連亘，雖風光如畫，但終年風雪不斷，遊客或滑雪家們常罹意外災禍；過去聖伯納狗會擔任的救護工作，現已有更靈敏的雪崩狗來接替了。

一個爽朗的清晨，一對前來渡假的美國夫婦，柯拉克先生和他的太太，正在靠近聖摩立茲（Saint-Moritz 瑞士東部一市鎮）的夕林谷（Selin Valley）滑雪，突聽到在他們頭頂很高的地方，傳來一種連續的破裂聲。似乎有什麼事情不大對勁的兆頭。

在這廣大的高山區域，早春的一場瑞雪已飄洒了兩天，像一層新鮮的濕地毯，落蓋在那早已結成硬塊的舊厚雪層上，可是它是顯得太輕，堆是堆得很厚了，但却不能與舊雪凝成一體。

此時柯拉克夫婦倆，還沒有意識到他們已處於危險之中，仍在繼續談笑。驀地半山腰上的成噸重的大雪塊開始滑動，接着雷鳴似的響聲震耳欲聾，半天空上就像盤旋着死亡的白雲一樣！可



振 霆 譯



怕的雪層急速從天而降；他們兩人慌了，趕忙進行逃避，不料爲時已晚，僅在幾分鐘之內，這一對心驚膽戰的夫婦就同時爲崩雪所吞沒！被活埋了。

在山谷對面，旅館老板華拉納此時正在他的大門口鏟除新雪，親眼看到這幕慘劇的發生，他扔掉鐵鏟，衝進房內喊他的太太海爾達說：「雪崩了，快撥『十一號』電話給救護狗！」

「十一號」是此地緊急事件的電話號碼，直通「瑞士軍部雪崩救護狗中心站」(Swiss Army Avalanche Dog Service)。幾分鐘後，救護隊就出動了，許多雪崩狗和訓練專家乘直升機，蒞臨雪崩現場的上空，進行搜尋活埋在深雪中的犧牲者了。

雪崩救護工作，是一種與悶死和凍死競爭的危險事情，假如一個被活埋的人，當時沒有完全被隨雪滾落的樹木或石塊砸死，他只是被埋在雪中的話，他是極可能獲救的；也許，他

的刨掘。這時候旁觀的人們立刻一擁而上，大家用鏟子從旁幫助挖掘，很快的就把活埋的兩夫妻弄了出來。

柯拉克先生壓斷了一條腿，但是他和他的太太却另外沒受什麼傷，他們感謝救護隊，尤其感謝那條雪崩狗，如不是牠的話，他們可能活命希望不多了。

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區域，這些有特異天才的狗，每年不知救活了多少被雪崩埋掉的人。每一年，雪崩狗都要救出幾百個以上埋在深雪中的人，此外，還會在雪中挖掘出不少受重傷而死的，或是在雪中悶死與凍死的人。

還有些遊客不慎落入當地人捕獸的陷阱中，如沒有人發現時，他常會餓死在裡面。在美德馬克 (Vattnack 阿爾卑斯山一區)，一位爬山人失蹤了，結果在一條救護狗工作了九十一小時後，方發現了他，原來他和所乘的雪撬一起掉在一個大坑裡，接着又來了雪崩，把他埋

要在大白「坟墓」中受困幾個鐘頭。所以一個受難的人活命機會如何，就要看雪崩的地點和挖掘工作是否順利了。

如果地點難以到達或是被埋的太深了，以致時間拖延的太久，那受難人多半已凍成了一條「冰棍」。

華拉納和幾位本地人也出發了，他們是志願救護隊的一組，他們總是不厭其煩的在這雪崩區地帶工作着。他們帶着許多根「探桿」——一種細長的棍子，把它不斷插入雪中探測深度。當草萊，一位四十歲的德國牧人帶着一條訓練有素的雪崩狗到達後，這條狗說來也怪，沒有人對牠下命令，牠就自動展開工作了。牠好像無所謂的圍着一個大圓圈向前快跑着，跑完了這一圈，牠又去跑另外的一圈，等牠跑第三個大圈時，又轉變了方向，進入圈內，同時不斷的用鼻子嗅着，然後在一個地方停止下來，使牠的爪子扒雪。牠極具熱心在那裡不停

在很深的雪中，其他的救護隊都已放棄找到他的希望了。

有時救護狗也會徒勞無功，那是牠們在遭難人死亡後，才找到了他。就如最近的一個悲劇，其中包括一位出生在美國的名滑雪家——布德華納 (Bud Werner) 正與一位美麗動人的女滑雪家芭比·翰耐貝兒茄 (Barbi Henne Berger) 及另十四位技巧熟練的滑雪家們，在聖摩立茲上面的大而陡的山坡上拍攝一部影片。當一堵約五百呎寬的雪牆在他們頭頂半山腰上崩裂，發出霹靂一般的聲音，挾帶着冰塊滾下來時，他們急忙往安全地帶逃避，在那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所有的那十四位滑雪家因在較低的地方，都逃出了老命；但布德和芭比立足的地勢較高，雖然他們也急急朝下跑了一段路，然而崩雪却以時速五十哩滾衝而下，真是一瀉千里，遠超過他們滑雪速度。

崩雪先追到了那位德國女孩子，就如巨浪



一樣把她捲走了，而布德竟因絆倒在山坡上，幾秒鐘以後，他就不見了。

電話馬上打到「十一號」，兩隊訓練有素的救護狗，立即乘直昇機降臨現場。牠們的指揮人很了解——當遭難人一爲崩雪滾走，那是很嚴重而麻煩的事了。也許崩雪會把人帶到幾百呎深的山谷下面下面去；芭比和布德的不見，其情形多半兇多吉少了。他們立刻循崩雪滾進路線，進到山谷下面展開搜索。四小時後雪崩救護狗把這兩位滑雪家都找出來了，可惜，他們都因傷重而成千古恨了。

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專爲救護而用的狗，說起來他們的救護工作也進行幾個世紀了。牠們最早的先驅還是緣起舉世聞名的聖伯納狗（Saint Bernard），其歷史要遠溯到公元九八〇年，當天主教高僧聖伯納曼桑（St. Bernard de Menthon）在阿爾卑斯山最高的大聖伯納山隘設立了一座寺院，專門招待來往旅客之後，就

餵養了一批聰明和善的狗，擔任救護在雪中迷失的旅客工作。

幾世紀來，這種大型，動作緩慢，褐色絨毛蓬鬆的聖伯納狗，就一直是兩三頭一小隊，每頭狗的頸子下帶着一小桶白蘭地酒，每在風暴之後，巡邏於山地區，尋覓遭難的旅客；當牠們發現了一位被難者後，這頭狗會立刻從雪中把他刨挖出來，用舌頭舐他的臉，在他回復知覺，能喝下牠帶來的白蘭地，然後牠就用身體緊靠着這個人以保持他的體溫，一直到寺院中的僧侶到達。牠們在過去的幾百年中，世代相傳的，已救護了不計其數的受難人，可說對人類的功勞卓著。

但是近年來，牠們的用途開始減低了，因爲阿爾卑斯山區的各處電訊網都完成了；從瑞士的隆河谷馬提尼鎮（Martigny in Rhone Valley）到意大利的亞佛斯塔（Aosta 意大利西北部一城鎮），電話皆隨時可通。因此在聖伯納項高山作戰的詳細研究，他發覺在戰爭中奧國和意國在他們自己國土所屬的阿爾卑斯山高地的軍隊，幾年時間死於雪崩意外災禍的，竟超出四萬多人，簡直遠比被敵人擊斃的人還要多；他分析這些造成雪崩的成因，多半是由於炮彈爆發或其他爆炸，還有少數的則莫名其妙的原因所引起。

總而言之，許多次的雪崩是人爲的，也就是說「雪崩」成了一種有效的嚇阻及防禦武器了。於是奎山將軍就與伯恩（Berne 瑞士的首都）的一位瑞士第一流犬科動物學權威及訓狗專家斐迪南史摩茲（Ferdinand Schmutz）研討他的構想。

「可能嗎？」他問：「發展一種狗對危險體認的第六感，牠能及時提出危險的預告，甚至能在雪崩發生前的幾分鐘？」

「將軍，這種第六感是不能以訓練啓發的，」史摩茲沈思後回答說：「所謂第六感僅是

寺院的僧侶們，只要一發現天氣不佳，可立刻對兩邊的登山人提出警告，使他們能及時止步以避免危險。同時一條橫貫阿爾卑斯山的墜道鐵路也已完成，所以阿爾卑斯山兩邊的旅客們，無須再翻山越嶺的冒險了。除非在好天氣時，那些特別想觀光山景或滑雪的人們仍有興登峯造極外，至於其他的旅客確是太少了。連帶着救護工作也就跟着減少，而一向專在風雪後救人的聖伯納狗，當然變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經瑞士政府與聖伯納僧侶磋商的結果，便把牠們大批的運到西藏邊界，在遙遠的喜馬拉亞山另一處高嶺險隘的寺院中，繼續牠們撒馬利亞人（通常爲 Good Samaritan，同情並援助貧病者的善人）的傳統善行。

在聖伯納狗出發遠征之當時，瑞士軍部却又發現非常需要另一型的救護狗了。

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瑞士陸軍總司令奎山將軍（General Guisan）進行了一



一種直覺，它是屬於天賦及遺傳的。就像聖伯納寺的僧侶們，並沒有訓練過他們的狗，他們只叫小狗跟着成年的狗去經練，用這種辦法，聖伯納狗就世世代代學會了救護工作，這樣經過多少代之後，簡直變成了牠們的本能了。」

「同時，也因為牠們長久在高山寒地工作，牠們亦具有極銳利的視覺和聽覺。因此，很多事例中，牠們都能在人類意識到雪崩前，由一聲輕微的冰裂聲，或滾落下的一點石塊、樹枝，或積雪層的一些移動，偵察出將要發生的災禍了。」

奎山將軍獲得史摩茲圓滿回答的鼓勵，他就着手組織了一個「瑞士軍狗救護教導營」(Schweizerische Rettungsflughunde)，訓練大批的狗來擔任救護瑞士官兵的工作了。

史摩茲也同意了將軍的計劃，出乎意料外的是——他却在訓練中剔除了聖伯納狗；因為他發現這種狗雖然智力很高，可是牠們的動作太

都很快的就完成了，足以證明這兩種狗極符理想，達成預期的目的，不過，牠們首先都是為軍隊服務，尙未能擔任救護一般公眾的工作。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瑞士區放寬了防務，他們才轉職代替了原來的聖伯納狗，兼為公眾服務了。這些雪崩救護狗果然靈穎異常，反應迅速。近十年來，牠們曾從幾千次緊急事件中，救護出上萬的人；如沒有牠們出力的話，這些被難者恐難逃厄運了。每年還有很多次，牠們都能準確的在一個雪崩發生前，提出「預知」的警告，甚至當瑞士國立「冰雪和雪崩研究院」的專家們，認為某地區是絕對安全的，結果雪崩狗在那裡提出警告後數分鐘，雪崩立刻發生了。

幾個月之前，雪崩救護狗威利和牠的訓練師安德特中尉 (Lieutenant Ernst Arndt)，乘直昇機飛臨到接近高掛冰河，阿爾卑斯山司脫克好恩峰 (Stockhorn) 畔的撒美特 (Zermatt)

慢，比不上另外一種牧羊犬靈活，而且也由於牠們的體型太大，不適合小型飛機或直昇機的大批運輸。

結果史摩茲選上了兩種狗，一種是智能上多才多藝的德國牧羊犬；另一種是比利時的牧羊犬——是一種頸子細長，皮毛黑白相間的狗，這兩種狗相當聰明也勇氣十足；牠們也是過去長期生活於雪山中，並盡力為人們負擔着救護和通訊的工作，其優越的成績表現，亦皆紀錄有案。

一個軍狗的訓練中心建立起來了，召募來的新狗也正式開課了。牠們啓蒙的課程是找出牠們各自的訓練師來。這些訓練師們都分別把自己埋在深雪中，然後叫他的一組「學生」把他找到並挖掘出來。當牠們能很熟練從雪中救出陌生人動作之後，訓練就轉到啓發牠們第六感的敏捷上去了，也就是叫牠們能在雪崩發生前，向牠們的訓練師及時提出警告。這些訓練

員，參加一個搜索救生團，去找一位幾小時前離開旅館就下落不明的法國滑雪家，不久，雪崩狗在司脫克好恩峯底把他找到了。原來他失足跌入一個深澗中，蹣斷了左腿。大家把他救了起來，放在擔架上，等候摩托雪撬送他去撒美特醫院。

突然之間，這頭雪崩救護狗威利，很不安的尖聲大叫了幾次。

「停止，朋友！」安德特發出命令。

威利立刻遵守了，可是牠却又低沉的吼着，同時用爪子抓安德特皮茄克的袖子，並用力拉扯。這就是一種警告動作，安德特中尉立刻明白了牠的意向。

「雪崩！」他大喊了一聲：「我們必須儘快帶着這位傷者離開此地！」

聚集在這裡的人們，都是很有經驗的高山地帶居民，他們同時凝視了一下司脫克好恩峯，它那陡斜的山坡上平靜異常，毫無風吹草動



的跡象，積雪在下午陽光的普照下，顯得白皚皚的極其安定肅穆。

「中尉，我一點看不出雪崩的任何兆頭呀？」一位義務救護隊員表示他的懷疑說：

「快走！」安德特重複喊叫。

在他緊急聲音的催迫下，大家只得把傷者從大山下抬了起來，開始奔向撒美鎮跑去。

此時，司脫克好恩峯的半山腰上，一大層積雪忽然向空中旋轉，變成一大團白雲，如泰山壓頂似的，傾覆而下。現在救護團全體人員才聽到巨大的「隆隆」之聲，雪和冰塊從斜坡滾入山谷，幾分鐘之後，剛才大家站腳的那一塊地方已經沒有了，而變成了一座四十多呎高，新的冰雪山了。

已站在安全地點向後瞧的救護團人們，不禁心驚膽裂。一位山地居民覺得事出稀奇，他搖頭吐舌後，轉向安德特中尉。

「真不可思議，這頭狗怎會在雪崩之前就

知道了呢，中尉你說說？」

這個關於雪崩救護狗前知的問題，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區已經被人問過不知多少次，不過其中所存的微妙道理，絕不是安德特中尉所能回答清楚的，就是連史摩茲——這位雪崩救護狗訓練營的創始人，也不能完全圓滿的把其中道理解釋清楚哩。

也許部份由於世代相傳下來在冰雪生活中的經驗及救護工作的歷練，把雪崩救護狗的感覺磨成敏銳了；而這種敏銳的感覺又進一步發展成爲一種對危險直覺的本能了。

但不論如何，雪崩救護狗已成爲人類最好的朋友，任何人如去瑞士觀光或滑雪，萬一遇到雪崩的災禍，一個「十一號」電話，必立刻討來救兵，並多半能化險爲夷，同時亦可有幸一親這「雪崩狗」的真面目了。

（取材：“Coronet” Feb. 1967

原著：“Dogs That Save Lives”

by Emilie C. Schurmacher）

過來，保羅蓋提（有世界第一富翁之稱的印度富豪——譯註），坐到後面去！你這個污穢而富有的印度錢囊！

現在有個新人即將取代這個「世界上最富的人」的頭銜。他便是阿布沙貝（Abu Dhabi）的酋長，一個吝嗇的文盲，統治着一個最近才被發現有夢想不到的石油蘊藏量的小王國。

在他成爲一個億萬富翁的過程中，早已是近東地區衆所週知的「有名聲的人」了，然而却是基於另外一個理由。因爲他是地球上無可置疑的最吝嗇的百萬富豪！

在他所居住的波斯灣，他被稱爲阿拉伯的羅賓漢。然而他却取自富人——佔爲己有。

在他的信念裡，金錢不是拿來花費的，而是用來儲藏在襪子裡的。把那種花花綠綠的美鈔散佈到他四週的各地，在這位酋長看來，簡直是再愚笨不過的事了。有人告訴他：「你不能永遠帶着它們的。」可是他不信這套；無論

# 世界上最富的 守財奴

Colby Cuninghams 著  
華 夫 譯



如何他得試試看。

這位阿布沙貝酋長雖然每月有滾滾數百萬美金的收入，但却不肯花一分錢；不但不為他的親屬，他的女友以及他的貧窮無依的屬民，就是對他自己也是如此。與他相較之下，一般的守財奴所表現的，簡直就像是在南極困守了十個月歸來的醉水手了。

在近東的旅客告訴我們：就記錄上看，這位酋長一生中僅有過一次是給予別人一點東西。這也許有點誇大其詞；然而他們都是這麼說。那個準確的歷史性的日期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八日。那天這位酋長遇到了一個缺腿盲眼的乞丐向他哀求施捨。

就那一次，這位酋長想到施捨一點甚麼來表現他的慷慨；於是他決定打破一切前例，賜予一次免費的禮物：

他把他的祝福給了那個乞丐！

這位阿布沙貝酋長的確是二十世紀的時代

油井產品裡平均收入達三千萬美元。然而所有的石油專家都一致認為：與他即將享有的黃金河流來比，這只是一筆零用錢而已。那裡有的是石油。一旦更多的油井開鑽生產，他的收入將增十倍。

那些石油專家說：阿布沙貝的石油蘊藏量，比世界現存的最富足的油田——科威特——還大。在距同一波斯灣幾百哩的科威特的王室，每年的進賬已達天文數字五億美元。這個數字的收入如果在阿布沙貝，便能使全屬的男女老幼每人每年享有二萬五千美元。然而這位酋長却不願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小王國的首都阿布沙貝市仍是個與一世紀前毫無兩樣的睡眠的村莊。錢不斷地湧進來，但却湧進了酋長的口袋；使這個村落從十字軍改革運動之後一無進步。在整個城裡只有兩條舖平的道路，那還是在阿布沙貝成爲新石油黃金國之前的建設。

錯誤。即或是舊日統治俄國的歷代沙皇，也不會用過像這位酋長的專制和暴虐的手段。如果他告訴他的屬民不准吐痰，他們就不敢吐痰；如果他要他們吃發霉的大麥，他們就得吃發霉的大麥。他的話就是法律。如果你認爲不是，你的双手就會被砍掉。

他的小王國是位於波斯灣的楚歇奧曼 (Tucial Oman)，是一片沙漠的伸延地區，一度被稱之爲海盜海岸。這個小國從沒有任何代議制的政府。酋長甚至不願有任何顧問。他的兩萬屬民從不敢作聲；否則，那些人仍將在那片未改變的世界裡被賣爲奴隸。

他的政府——如果能稱之爲政府的話——沒有預算。那位酋長認爲：如果有預算，那麼便是表示你要開始花錢了。甚至這種要花錢的念頭，都會使他腹痛如絞。觀察家認爲，如果他真正要花任何錢，必定會令他粉身碎骨的。

到現在爲止，這位酋長的王室每年從那些

當地沒有排水系統，酋長也無意修築；因爲水溝和地下道太費錢了。路上沒有街燈，酋長並拒絕建立醫院和學校。就阿拉伯人的標準來說，城內的商人都比較富裕；但仍得住在土築的房子裡。因爲他們害怕，如果他們住着合適的房子，酋長就會認爲他們在招搖，說不定還會招來殺身之禍。

酋長本人則居住在一座宮殿裡。外面看來還像個樣，內裡却是個骯髒而瀕於倒塌的房子；到處是污物，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燈，因爲那些玩意太花錢。

最近有些在該王國的阿拉伯人怯懦地向他們的統治者建議，從數百萬美元的收入中抽出幾千塊錢來建立一座小的海水蒸溜廠，因爲他們從井裡汲取的飲水太鹹澀了。

當這位仍生活在十三世紀裡的酋長聽到這個不啻是顛覆思想的建議的時候，大爲驚恐。他警告他們說他的父親乃至祖父都是喝這種鹹



水，並且宣稱他在宮裡也一直是喝這種水。事實上，他也很喜歡這種鹹水，他說這種水有助於消化系統之類。如果阿拉（回教徒的上帝——譯註）讓阿拉伯人飲用淡水，他才給他們淡水。

「如果你們不喜歡這裡的水，就回你們老家吧！」酋長咆哮地說。

從此，再沒有阿拉伯人談論關於蒸溜工廠的廢話了。後來城裡的外國人因飲水致病而自行建立了一座小蒸溜廠。然而這位酋長仍然繼續痛飲阿拉賜給他的那種鹹水。並且他的任何屬民飲用那種新東西——淡水——而被他抓住的話，只有受到阿拉的憐憫了。

這位酋長一生下來就是沙巴本蘇丹。沙巴是老蘇丹之子。他的一個弟弟沙依德本蘇丹則是伯拉朱（Buraij）——另一個盛產石油的小王國——的酋長。別人都會認為這兩個人是伙伴，有着積聚石油收益的共同興趣。然而他們兩兄

弟却是處在劍尖上；每個人都怕對方已經計劃吞併這兩個小王國。這是真實的事。

如果你親眼見到沙巴之後，你決不會懷疑他是這些傳說中的暴君。他的外表像是一個和善而羞怯的人，遠不是旅客們所預期的那種黝黑而虛張聲勢的樣子。

這位酋長有一付清瘦的外貌；身材細柔，面貌端正，蓄着修剪優美的鬍子，外表看不出有六十歲的年紀。他的特出的地方就是他那双大而柔和的黑眼睛，能給人一種很文雅的印象。然而，在阿布沙貝的每個人都知道他那種文雅很像一個電話亭裡的投錢口。只有當他出現在外人，特別是那些像蒼蠅似的圍繞他哀求他接受他們的錢的石油工人的時候，這位酋長才會表現得很親切有禮以及似乎很輕鬆。然而他却不讓任何人，甚至他的「朋友」來真正地認識他。他說話很溫和，行動很緩慢和從容；可是別人都可感到他在迫使自己去控制那種激動

而暴躁的脾氣。

沙巴不信任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兄弟和兒子，並且有着良好的理由。

根據近東地區的說法，陰險是阿拉伯人的第二天性。因此，凡有戴阿拉伯王冠的人，都是終日惶惶不安的。

沙巴不信任別人的理由是：在他的王朝的一百七十年間，有過十四位統治者。其中的八個，不是被他們的親屬毒死，便是被謀殺；另外四個則是被他們的家族所驅下王座的。只有兩個是穿着靴子死的；然而這兩個統治者却是因為阿拉在他們很年輕的時候召往天堂去了。

因此，這就難怪這位酋長整天都有一個食物嚐試人跟在身邊。可是這仍是個大問題；誰能擔保那名食物嚐試人不是被那些有謀殺意識的親屬「收買」的呢？然而這位酋長有辦法解決：他把那名食物嚐試人完密地禁錮着，並且以他的全家作爲人質。

在西方世界有句名言「我愛他如兄弟」。

可是這位阿布沙貝酋長則認爲那是一種瘋狂的情感。在阿拉伯的土地上的兄弟則傾向於野心，甚至互相殘殺。所以沙巴一直在嚴密監視着與他同居宮內的兩個兄弟。

他的弟弟名叫希沙，跟這位酋長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英俊，愉快而外向，留着長及腹臍的黑鬚。他喜歡花錢；並且這種行爲使酋長認爲他是個全然的瘋子。希沙常出現在各個村落，與當地居民豪飲。只要有酒在手，他便表現得像條豬；白天玩鳥，晚上玩女人。可是酋長對他這個弟弟像一個赤貧的老叔。希沙無法從他那裡弄到任何的錢，也無法取得他家族的油田的任何收入；因此，他一直生活得像一個無隔宿之糧的窮人。此外，他到任何地方，都會跟着有酋長的密探；因爲酋長始終懷疑他有陰謀。

酋長對他的哥哥卡力德，則不認爲是他的



王位的威脅；因為他表面上是個很愚蠢的人。卡力德生性怯羞，整天都把舌頭頂住他鬆脫的門牙上。然而他實際上却相當狡猾。觀察家們都懷疑他是否真像他所表現的那麼怪誕。

這位酋長沙巴以鐵腕所統治的小王國真是一個荒涼蕪廢的地獄，與前幾世紀毫無兩樣。然而對沙巴來說，却是美麗得很呢！他境內所能見到的只有那些在工作的油井；分佈在離海岸遙遠的地區，或深入為砂丘隱蔽的沙漠裡。那些石灰質的山脊，散佈無章的岩石，以及流動的白沙層，都使旅客們有行不得也的感覺。並且境內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駱駝。

首都阿布沙貝市單調得像沙漠。鹹水的淺灘通往遙遠的波斯灣，空氣中經常迷漫着黃沙霧，使旅客們難以睜開眼睛。

這個首都座落在海邊，被一條骯髒而迂迴的溪流使它與大陸分隔；而那條小溪流無異於垃圾堆。那座統治全市的宮殿本身也顯得破舊

謂的沙地魚，便準備一次宴會來大加慶祝。那種沙地魚的味道很難形容出來。如果你能想像出把一双破草鞋在醋裡泡一整夜的那種味道，你就可以知道那頓沙地魚大餐是甚麼風味了。他們吃完之後，便以那種鹹井水洗掉嘴裡的味道。阿拉伯人在許多世紀裡有過不少的名稱，但決沒有一個人稱他們為美食者。

這位酋長一直在勇敢地奮戰來使時間停駐——遠離二十世紀。他是個極保守的人，保守的程度使人無法想像。他保守得甚至認為高華德（美駐聯合國大使——譯註）是一個口袋裡裝着炸彈而眼露瘋狂的共產黨。沙巴願意繼續他那種封建的生活方式——他祖先所喜愛的。可是他卻將失去這場奮戰。因為總有一天他會被迫去花用金錢——真正的金錢。這是由於他所儲存的億萬美元所引起的壓力迫使他有所改變。

當阿布沙貝的第一口油井開鑽生產之後，這位酋長起初還拒絕讓那些石油運出他的國境

與傾圮。然而那些土房子，仙人掌和鹹水井却是沙巴心中最喜愛的呢。

阿布沙貝的居民都是家徒四壁。宮殿裡堆滿了金錢，而屬民們却不知道他們明天何以為生。他們之中最富有的幾個人也不過只擁有一匹駱駝或一頭驢子和一兩隻山羊。酋長拒絕油田裡賺來的任何錢流進他們的口袋，並且還迫使他們以潛水採珠的工作去賺一點點錢。採珠和油井是阿布沙貝僅有的「工業」。

以酋長家族的財富來說，他足以適當地供養他的屬民；甚至可以為他們從奧德沙進口成噸的魚子醬，如果他們感覺喜愛的話。然而他們所依賴為生的却是霉舊的稻米，陳腐的羊肉，發酸的羊奶以及那些他們稱之為麵包而在西方人的口味上像橡皮糖的東西。

從波斯灣裡偶爾也能抓起一條魚；可是不幸的，所有的那些好吃的魚似乎都得避開它們的鄰郡。因之，每當阿拉伯人捕到一條他們所

。因為他害怕他的屬民被外國人帶壞了。

然而，所有的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的酋長，都是貪婪無度的。他們愛錢如命。在他們來說，只要能觸摸一下金錢，在感覺上都是愉快的。沙巴布（Dhabab）——阿拉伯文中的黃金——是一個極有魔力的字眼，雖然一個阿拉伯人一生都沒見過真正的黃金；因為黃金不是交易的媒介物。

阿布沙貝人只知道兩種貨幣——卻沒有他們自己的。印度盧比和一種價值美金兩角的銀幣才是他們所接受的。然而那種極珍貴的銀幣却是瑪麗亞德利沙（Maria Theresa）（匈牙利及波希米亞女王，一七一七——一七八〇——譯註）時代的東西。這種貨幣最初是於一七八〇年在維也納鑄造的，可是却成了阿拉伯地區和非洲一部份地區所通用的基本貨幣了。那是一種銀質的角子，大約有美金五角大小，至今在歐洲仍在大量鑄造……刻着一七八〇年的日期。近



時代裡，銀子是一種很便宜的金屬，因之瑪麗亞德利莎銀幣也成了便宜的貨幣；可是阿拉伯人不知道這個。他們喜歡他們祖父和父親所使用的錢。

瑪麗亞德利莎銀幣便是阿布沙貝酋長衰敗的明證。通過這種貨幣，二十世紀的文明已經在那個國家獲得了立足點；不可避免地會造致那種封建習慣的必然失敗。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在第一口油井鑽通之後，石油專家們由勘察的顯示知道阿布沙貝是居於一片蘊藏量無法估計的石油區上。於是美國和一些歐洲的先進的石油國家組成了一個財團——一個意味着合夥的幻想的字眼——取代了這個小王國的生產。但他們必須先得從酋長那裡獲得許可，讓他們勘鑽更多的油井，並且促使他簽署許多文件，給予他們運油的權利以及向酋長訂立一個固定可靠的自然增加的利潤。由於這位酋長的著名古

的酋長匕首。

可是這位酋長非常高興。「阿拉是最偉大的。」他吟誦道。

「是的，只有阿拉而沒有上帝。」美國人回答。當然是以阿拉伯語附和着。

「莫罕默德就是他的代言人。」酋長說道。

於是那位美國人便提出在當地開鑽更多油井的題目，然而酋長却憤憤地叫道：「這是題外之事！」

這時，那位美國人只得站起來表示想離開的樣子。「撒蘭，阿賴肯！他說：祝你平安。

「撒蘭，阿賴肯。」酋長回答。

然而這位密使似乎有點事後的聰明。他立刻叫起來一名僕役到接待室去把他留在那裡的皮包拿來。他打開皮包，傾出一大堆瑪麗亞德利莎銀幣鋪在桌上。那堆銀幣大約價值美金兩百元，但在酋長看來却像是一大堆財寶。因此，他的眼睛貪婪地閃爍着，一面伸手撫摸着那堆財寶。

舊的思想，這是一個很難為他接受的辣手的建議。

於是這個財團的委員會便求教於一個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人——一個波斯灣，特別是阿布沙貝事務的權威。他告訴他們不能支付酋長成噸的美鈔和英鎊，因為那些貨幣對這位統治者形同廢紙。因此他提出一些建議，並想出一個主意——在相當的佣金下讓他親自去和酋長商談。那位石油國王也同意把這件事交給他，而自己則坐在背後等待着發展。

那天這位美國人飛往阿布沙貝，通知酋長說他帶了一些禮物。對付阿拉伯人的辦法，唯有這種送禮物的方式才能獲得他們的信任。於是酋長很樂意接見這位石油公司的密使，並約定他不得忘記他的禮物。

那個美國人所帶的禮物也並非特別。那是一些很時髦的回教制服——白色的長絲上衣，繡金的外套，白色纏黑羊毛繩的頭巾和一柄金把

「從現在起的一年裡，日夜不停的每一個小時裡，你的宮殿裡都可以收到這麼多的錢。

」那位美國人說：「只要那些油井……」

酋長再次把玩着那一小座錢山。

於是，這位密使抽出公文；酋長很快地簽了字。他只學會寫他的名字，其餘的則一竅不通。

在石油公司的公平原則下，當酋長更熟悉金錢的事情之後，他們便在銀行裡為他的家族儲存一筆正規利息的款項。「阿拉真偉大。」酋長一面凝視他的錢財和支取的利息，一面大聲叫道。然而却一文都不花。

那個美國人自己也有說話；他向財團索取二十五萬美元的佣金。他們也樂意付與，因為從阿布沙貝王國的油井裡的收益何止億萬元。「這一天的工作收入還不壞！」那位美國人點着頭說。

撒蘭，阿賴肯！

譯自「男人」雜誌十一月號



# 地球剝削者

李應時譯

「諾亞洪水」是為一顆落地  
的隕石所引起？

科學小說的作家們都沒有寫得對。一九六二年，太空衛星「水手二號」告訴我們：金星表面的溫度比水的沸騰點還要高出很多，把它最美麗風景的一面破壞無遺。接着，「水手四號」衛星又已升空，發現在火星上密佈着很多大坑（並無運河）。

沒有人希望如此。我沒有看過一本科學小說把大坑放到火星上去。不錯，我曾經寫過幾本小說，提到過火星上的運河（當然，河裏沒有水）。然而，從送回來的照片上看得出，火星表面的大坑，有月球上的四倍之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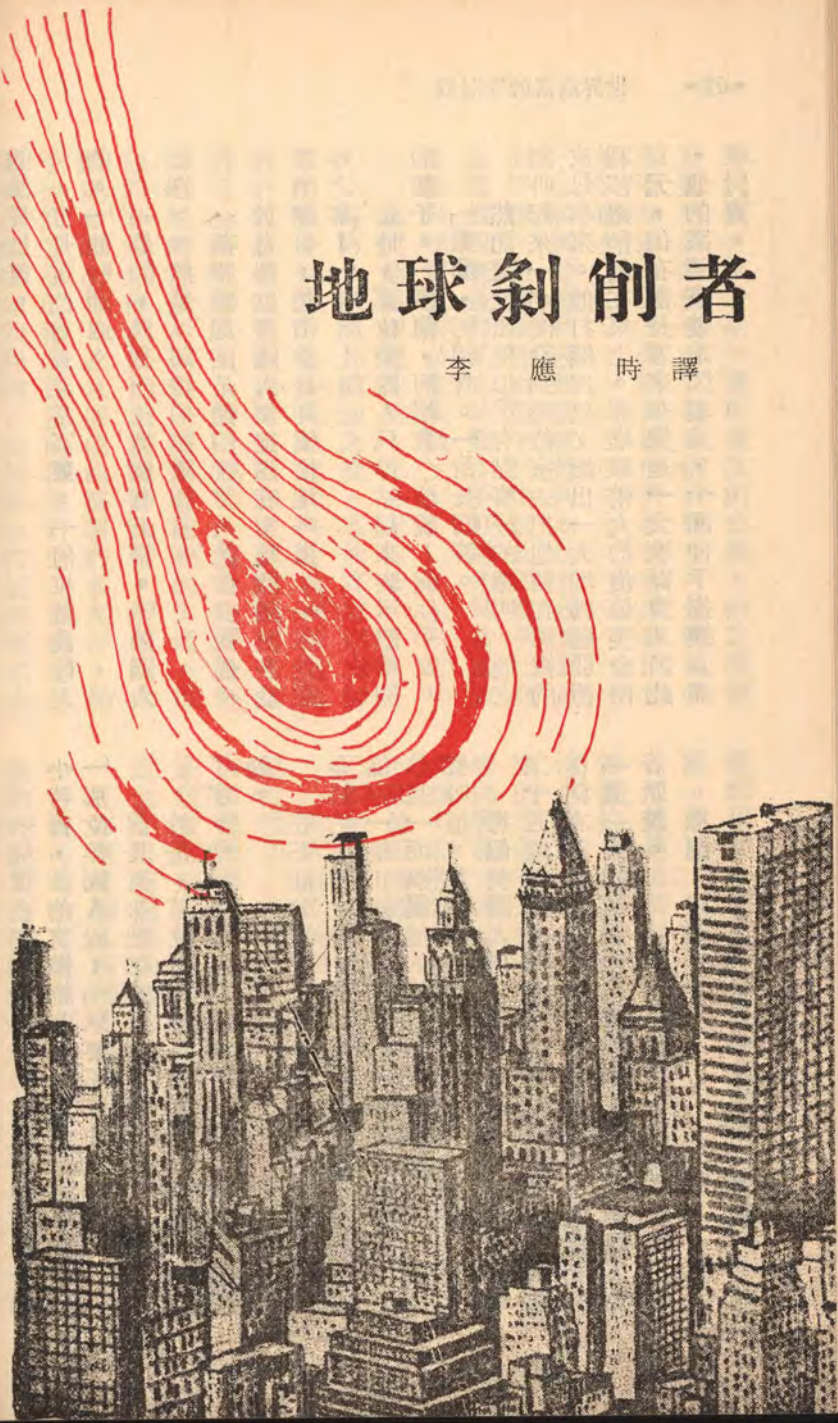
這麼多的大坑，不禁使我想到了宇宙間有太陽系歷史以來，它所屬的許多星球，一定都會經過大小不斷的爆炸與碰撞。月球，火星已是創痕斑斑，地球的難逃厄運，自亦不在話下。地球之大，相當月球的八十一倍。在相等

距離下，與其他星球間的引力，亦為月球的八十一倍。而在太空中，地球的目標亦遠較月球顯著，應遭遇到更多次的碰撞。月球上已有三十萬個直徑一公里以上的大坑，地球上只陸地部份就應受到最少一百萬次以上的碰撞。

現在，它們都已被擦掉了。風、水、與一切有生物的活動很快就把它們拭去。大多數在地球上形成大坑的最後遺跡，似乎都已不見。

然而，歷史不久的深坑，仍遺有殘痕。你只需從空中向下俯視，仍可看出有些低陷地區都略帶圓形。如鹽海（Aralsee）就是一例。黑海（Blacksea）的北部海岸幾乎形成一個圓弧。墨西哥海灣差不多成了一個半圓形。印度洋，甚至太平洋的海岸線構成圓弧的情形，近似到令人驚異的程度。

賓夕凡尼亞州立大學的達奇，法蘭克博士（Dr. Frank Dacelle）在美國與其鄰近區域，繪製了四十二個以上從理論上推測出來的可能





由隕石降落擊成的大坑。其中，在美國本土內最大的是由密其根湖與富朗湖 (Lakes Michigan and Huron) 所形成的近似圓形盆地。根據達哥博士的估計，要擊成這樣大的一個深坑，落下隕石的直徑應在三十哩到四十哩之間。在他的地圖上，克利大坑 (Kelly Crater) 的邊界，一部份是從美國大西洋海岸線南向沿海底大陸傾斜地帶延伸，組成一個大約三分之一的圓周。這個圓周完成後的直徑在一千二百哩以上。我估計造成這樣大的坑所落下的隕石直徑應在一百哩左右。

人們也許會以為這種天降災禍只限於星球史上某一段特殊時期而不意。現在這段時期已過，災害已成，深坑已造，我們不必再掛在心上。在地球所能達到的距離範圍內，宇宙間再沒有那些飄浮着的龐大怪物。

事實亦確如此。離地球二千五百萬哩範圍以內，除月球外，沒有一個比直徑二十五哩更使這塊造成柏林格坑的隕石（估計重約數百萬噸）在今天碰上地球，可以毀滅一個最大的城市。

即在有人類歷史記載以來，亦曾發生過幾次碰擊（規模決無上述之大）。為衆所周知的在二十世紀就有二次。一次是一九〇八年，在西伯利亞北部。一顆隕石只幾十噸重，但其威力已足夠使周圍二十哩到三十哩範圍內的樹木東倒西歪。

事實上，一九〇八年落下的隕石，差不多可以摧毀一個大型都市。假如地球在那顆隕石墮地以前多轉了五個小時，這顆隕石就剛剛擊中列寧格勒城。在一九四七年，另有一個差不多大小的隕石，亦墮在西伯利亞東部。

這兩次隕石墮地，都在西伯利亞。前後兩次，實際上，除毀損了些樹木，傷害了些動物以外，都沒有受到什麼損害。人類確是在走着

大的物體。那麼，我們是否安全？不，我們並不安全。有些怪物，正在向我們靠近。它們如碰在地球上，或許不足以挖成一處海洋，但足夠造成一次可怕的大災禍。為提供證明，我們能夠找到一些保存完好的大坑，在歷史上發生得並不太久。最蔚為奇觀的一個，位於亞利桑拉州溫斯諾城 (Winslow, Ariz.) 的附近。它略近圓形，寬約五分之四哩，深達五七〇呎。坑底殘骸堆積，厚達六〇〇呎。四周凸起的土堆圍牆，高出地面一三〇呎到一六〇呎。

首先指出這深坑是由於隕石墮地所造成（並非死火山口）的是一位美國探礦工程師但尼、摩魯、柏林格 (Daniel Moreau Barringer)，因此該地命名為柏林格坑。柏林格坑造成以後，該地區受到的風、水、生物活動的影響極小，故能保存該坑完整如初。即使如此，考據它現在的情況，推測它的歷史，不像會超過五萬年以前。從地質學上看來，就如昨天一樣。假

根據過去的記錄，天文學家們估計每一百年中有二次毀滅城市級的隕石撞擊在地球上。假若如此，我們可以計算一下：紐約市的面積約為全球表面的六十七萬分之一，上述的每一顆隕石，在六十七萬次當中，有一次擊中紐約市的機會。但紐約市只是地球上許多城市之一。而全球所有城市面積的總和，相當於紐約市面積的三三〇倍。那麼，我們可以說：不論那一年，地球上如紐約市面積大小的都市，被隕石碰擊夷平的機會，是十萬分之一。

換個方式計算，亦是一樣。就是說在今後十萬年中，地球上某些地方的一些城市，會被一顆墮地的城市級隕石消滅。或許這還是過份樂觀的看法，因為地球上的都市面積是在不斷地增加中。這亦可以說明為何過去沒有一個城市被隕石擊中的原因。地球上所有都市建立以來到現在只不過七千年左右的歷史，真正大都市的成立，只不過是最近幾百年的事情。



隕石會擊中海洋嗎？四次中應該擊中三次。假使隕石並不特別巨大，假使它擊中離陸地海岸很遠的地方，造成的災害可能不大。但一顆巨大隕石碰擊在近海的機會仍是永遠存在。甚至可能落在陸地環繞的海灣中。像這樣落在靠近陸地海洋中的機會，平均可能是一萬年一次，甚至不到一萬年。換言之，有人類歷史以來，應該有過一次這樣災害的記錄。我想，可能真有這麼一次。

果然，歷史上曾發生過一次諾亞洪水：約六千年左右以前，在底格里斯，幼發拉第二大河流的流域中，有過一次巨大災害的洪水氾濫。該地區在四千餘年前原是巴比倫尼亞古國所屬一些城市的所在地。考古學家們在該地區的探查，發現了一層厚厚的沖積層。其中並未含有人類製造的任何工藝品痕跡。

這層沖積物從何而來？一般的推測，是因古時底格里斯，幼發拉第河流洪水有時發生，

隨波逐流在水上飄浮。它飄向何方？它向西北方一直飄到土耳其東部亞拉拉特山脈 (Ararat) 的高加索山麓。如係河流漲水，會將船帶向南部出海。只有前所未有的巨大海中潮浪才會將方舟帶向西北。

下次災難將於何時來臨？我們必需細察太空近處的情況，看看有些什麼物體在那裡飄浮移動，直到一八九八年，除月球與地球外，尚未發現有其他物體。頂多只是些卵石與岩塊而已。

而後，至一八九八年，天文學家格斯塔夫·維地 (Gustav Witt) 發現星球隕石愛羅斯 (Eos)，它的軌道與地球軌道接近到一千四百萬哩以內。從它週期性的閃滅光亮，可以確定它的形狀不是圓形，是一個不規則，粗糙的磚形物體，長約十五哩，寬約五哩。

愛羅斯隕石的靠近，我們毋需特別緊張。不管怎樣，距離一千四百萬哩，還不能算是接近。時光流逝，漸次又發現一些比金星更接近

這些沖積物可能是在某一次造成特別重大災害時的洪水沖積而成。

可是我有另外一個想法：

假使在六千餘年前，有一顆足以毀滅城市級的巨大隕石，碰擊在三面陸地環繞的波斯灣中，又將如何？這樣一次碰擊足使灣中海水分裂迸發，造成很高的水壘。對着西北方面，它怒潮澎湃，挾着毀滅性的撞擊，奔向底格里斯——幼發拉第流域的低處平原，潮浪一個跟一個地幾乎沖洗着全部流域。這次大水，對當地的居民而言，真是淹沒了「整個世界」，並淹死了無數生命。

為加強上述意見，我願意引用聖經上對那次洪水係由於降雨以外的敘述。創世紀第七章十一節說「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這句話，意義何指？我認為是說水從海中湧入。

更有進者，諾亞方舟無帆亦無槳，它只是地球的物體。這些物體被稱為一群「地球剝削者」。到一九三七年，星球隕石漢密士 (Hennis) 被發現時，全球都為之聳動，漢密士隕石的直徑約一哩，計算它的軌道可能距離地球已在二十萬哩以內，甚至比月球更接近地球。

就算是如此，又何必操心？距離二十萬哩處行程上的一個小偏差，仍然會產生相當大的誤失。不，絕非如此。這一群地球剝削者，每顆的質量並不太大。當其運行靠近大的星球時，會改變它們的軌道。譬如幾顆彗星，當靠近木星時，曾被觀察到它運行的軌道發生過很大變化。

然而事實上，漢密士自從一九三七年發現以來，雖說每隔三數年應該比前更與地球接近得多，但迄今仍未找到它的位置。可以說，它的軌道或已早行改變。我們現在仍不知道如何去發現它的正確位置，與重新找到它。即使是發現了，亦只是碰巧而已。



漢密士隕石運行的軌道，隨意的一個變動，很易與地球離得更遠。因為遠離的機會較多些。然而，這種變化還是有機會使它對準地球飛來。

漢密士與地球的直接撞擊，想起來非常可怕。地球本身看不出會有明顯的災害，但居於地球上的人類可就慘了。漢密士能夠在地球上挖掉一塊像美國一州那樣大的地方。

不管願意與否，地球本身仍需招待這些不受歡迎的外來客。我們能在數十萬哩外觀察到的這群地球剝削者，只是比較大的而已。實際上，太空中還有一群一群比較小的隕石存在。假使有半打寬達一哩以上的物體發現在太空近處飄浮的話，可能就有五百個一百呎以上的物體同時亦在附近。它們仍然可以對地球造成巨大災害。

在今天，我認為尚無法預知或防止一件偶發的大災害發生。我們遨遊太空，隨時有遭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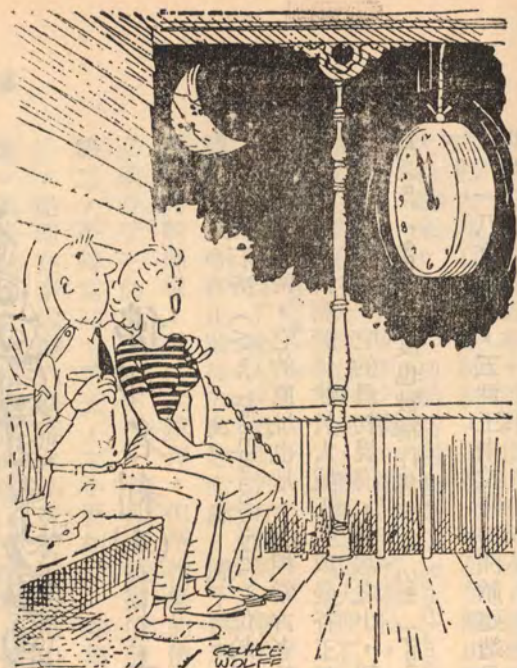
到存在太空中的隕石撞擊的危險。將來有一天，人類會在太空站裡，監視這群地球剝削者的行動。就如同在北部海洋上泰坦尼克號沉沒後監視冰山的異動一樣。

飄浮着的岩石，巨塊，龐然山形的巨物，可能要厭其煩的貼標識記號碼。它們變動的軌道要經常予以監視。從今百餘年以後，亦可能千餘年以後，或許有一天從一些計算機裡發出「撞擊軌道」的警報。

在那時，預先設置等候着的攻擊計劃開始行動。在太空中已進入撞擊軌道認為有危險性的岩石會碰上我們的氫彈（或許在那時已有較氫彈更為適當的武器）被炸得粉碎。岩石變為一團鬆散的小石。即使這些小石繼續它原來的軌道，威脅亦已解除。地球只是遭遇到一陣特別而無害的流星而已。然而，即使在那時，與太空中其他隕石碰撞的危機還是存在。

（譯自：一九六七年七月份天主教文摘  
摘載依薩克亞西莫夫原著）

## 春思淑女



「爸爸大概是在催你走了！」



「叫你不要亂動，你不聽！」





伍 牧

## 佛都名刹(五)——大理石寺

大理石寺 (Wat Benchamabopit) 位於現  
在泰宮的西南，它的原址也是一座相當古老的  
寺院，這座古廟究係建於大城王朝或曼谷王朝  
，已無從查考。它的最初規模，非常之小，稱  
為 Wat Learn，一度也被稱作爲 Wat Sai Thong  
。一八九九年，五世王朱拉隆功開始建造目  
前的皇宮 (Chitra Lada Palace) 及律實御苑

(現已開放爲動物園)。在建地上有幾座小廟  
必須予以拆除，按照泰國的佛教傳統，每拆一  
寺必須另建一新廟以替代之。由於當時需要拆  
除的其它舊寺尚多，於是朱拉隆功就決定另建  
一座較大的寺院，以替代所有這些將被拆毀的  
小廟。他選定了新宮斜對面的 Wat Learn 原址  
，並令名建築師納里薩拉努瓦提翁王子 (Prince  
Narisaranuvattiyongse) 負責設計。他以泰國

的古式築建爲藍本，設計出這座新寺，並採用  
白色大理石爲建築材料，這些大理石全部由意  
大利運來。朱拉隆功給新廟命名爲 Benchamo-  
pohit，意爲五世王之廟。由於泰名過長，一  
般人多因它用大理石築成，簡稱之爲大理石寺  
(Marble Temple)。

五世王爲了使人民對佛能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又下令在正殿後方興建走廊，廊下供奉各  
種不同的佛像，供民衆膜拜。但所收集的佛像  
必須合乎三個原則；第一，要具有藝術價值；  
第二，不得雷同；第三，大小要相近。搜集工  
作，迅即在泰國境內展開，不久更遍及海外各  
地。當條件適合的佛像找到後，立時移入寺內  
供奉。體形過小者，則另請名匠放大，然後照  
樣重鑄。由於民間所呈獻的佛像遠較預期爲多  
，走廊下無法全部容納。經數年嚴格選擇後，  
寺內一共收納了五十尊不同的佛像。最後一尊  
於朱拉隆功去世前不久移入，完成了他的心願

。這五十尊佛像，均爲銅鑄，分列在三面走  
廊之下。每一尊都代表泰國藝術的一個時期，  
其中有些也代表其它國家的某一藝術時期。朱  
拉隆功駕崩之後，他的骨灰，也按照他的遺言  
，埋藏在正殿的佛像之下。同時大理石寺也是  
泰國式近代建築物，一個最優異的代表。由於  
以上這幾個原因，它的重要性也就更在其它諸  
寺之上。

寺中最吸引人的，當推正殿，係全部以白  
色大理石築成，光潔奪目，一塵不染。屋頂爲  
金黃色的中國式琉璃瓦，窗框四周飾以金色浮  
彫，玻璃則均爲五彩拼花。屋頂下的山形牆，  
也都四面不同，各飾有非常精緻的彫刻。大殿  
的正門及後門，各有兩頭白色大理石的神獅把  
守。殿內佛像，係按一三〇〇年的一尊古佛所  
鑄造，完成於一九〇一年，而於次年移至寺內  
供奉。朱拉隆功於一九一〇年駕崩後，一部份





大理石寺全景



走廊下之佛像



正殿內之佛像

骨灰就埋在這尊佛像的下面。

正殿後方，由三面走廊圍成了一個廣大的庭院，前面所介紹的五十尊佛像就供在廊下，其中最特殊的一尊，是佛陀在經過四十天齋戒之後的憔悴，瘦弱形態，這是在其它地方所無法看到的。

寺院內還有一棵非常名貴的菩提樹，是朱拉隆功於一九〇〇年下令，直接由印度移入的。在以往僅有樹子由印度運入泰國。

正殿之南有一條人工小河，裡面養着放生的魚龜，兩岸有橋相通。河南岸有一座古老的小屋，係由舊皇宮中移來重建者。它是朱拉隆功在玉佛寺中出家時，所住的房子。屋內仍有他當時所用的一些用具，目前經常開放，供遊客參觀。



「別想用鑽石珠寶來討好，  
我早知道你的鬼念頭！」



# 神秘的 太空互島

By Thomas M-Morse 著  
朱捷 譯

——在地球和月亮之間，有五個奇妙的中立軌道區，堪稱理想的未來太空站的永久停車場。

太空中充滿了稀奇的未知物。隨着我們的太空探測的進入更深處的虛無，它們會突然的變得有意義和有用途。正如天文學家所久已知曉的，早在一家所久已知曉的，早在一些靜態地點誠然為我們未來太空旅行中供應站的理想「停車場」。

九四七年我便知道在太空中有很多區域的存在，對月亮講起來它們是「靜止不動」的；這些地方的引力以及天體之間的其他力量都是平衡的。一九六一年我恍然領悟了這些靜態地點誠然為我們未來太空旅行中供應站的理想「停車場」。

有關這些地方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七七二年，天文學方面的書籍都把我們稱做「平衡中心」(Libration Centers)。它們是那麼的引人入勝，極少人聽說過它們，更不用說那些像 Trojan and Greek Camps, Gegenscheln 以及其他古里古怪的與這些有趣的地方有關的名字了。

平衡中心在太空中是與「雙體系統」(Two-Body System)有關連的，諸如地球



國產

化最低的代價獲得  
最佳的潤滑效果

國光牌

# 潤滑油脂

· 隨時為您服務 ·

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營業處

地址 台北市中華路八三號

電話 四八六一一 ~ 四八六二〇號



和月亮或太陽和木星。在我們的太陽系中每個雙體系統都有五個平衡中心，在地球月亮系統中它們的位置如附圖一中所畫出的，在那裡它們被叫做 $LC_1$ 直到 $LC_5$ 。直它們所包圍的區域形狀為概略的球體，其空間大小的直徑約為數千哩。它們繞着雙體系統中較大的那個做同步的軌道運行——也就是說它們跟着較小的軌道天體一起轉。兩個天體的重力引力幾乎在這些平衡中心上完全相互抵消。作用於停在這裡的軌道太空站的離心力將抵消所剩下的少量的重力引力。

雖然這種平衡在任何軌道中都可能存在，軌道平衡中心的特色却是它們經常留在與系統中兩個天體相關的不變位置。一個太空船放在其一的正中央處將無限期的停在那裡——除非平衡中心是不穩定的。在那種情形下，太空站便會移開；起初非常的慢，接着加大了速度。當這種不穩定存在時，那是由於其他的大

事上的觀察實驗室，未來探月飛行的會合地點以及太空船的供應站等。

怎樣做到這些呢？在圖一中被稱做 $LC_1$ 的平衡中心經常的停留在地球和月亮之間，離開月亮大約三萬五千哩，離開地球大約二十萬零五千哩。 $LC_1$ 有時候又稱「月邊平衡中心」(Cis-lunar libration Center)——「月邊」的意思表示「月亮重力效應約等於地球者的地球月亮的區域」。

### 二十九天的軌道

因此一個停泊在 $LC_1$ 處的太空船將具有和月亮一樣的軌道周期——大約二十九天。這個太空船也將和月球的表面同步——這便是說它將永遠停留在月球的表面上空的同一地點，因為月亮始終是保持一面朝向地球的。同樣的，其他的地球月亮系統中的平衡中心也是與月球表面同步的。

天體的重力影響所引起的，諸如其他的不屬於這個雙體系統的行星等。它們在對平衡中心的軌道實行着擾亂。譬如說在太陽木星系統中，土星便會造成明顯的擾亂。在地球月亮系統中，太陽也帶來了它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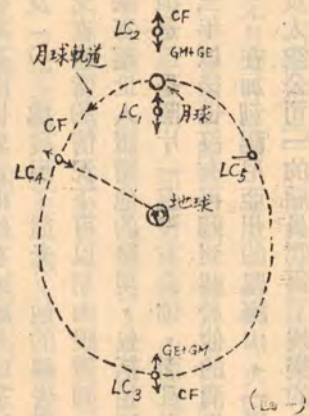
### 微弱的力量

引起擾亂的力量是那樣的微弱，即便是最小的輸出推力不到十五分之一磅的引擎都能夠保持一個太空站幾乎停留在任何平衡中心中。這些地方對於我們的太空專家們的興趣相當濃厚，已經做了不少

將它們利用於太空飛行中的可能性研究，諸如科學及軍



(圖一)



圖二畫出了重力引力和離心力是如何在平衡中心

平衡的。月球的重力將吸引位於 $LC_1$ 的一個太空船，當加上太空船的離心力時，恰好抵消地球重力對太空船的吸引。這些力量將平衡在地球月亮之間的一個精確地點上。實際說來這一點是在一塊已知面積內輕微的移動着的，因為有別的引力的擾亂和軌道並不是真正的圓。但是如果引起這一點移動的力量在一段夠短的時間內自行抵消的話，平衡中心便會穩定。正如所料想中的一樣，小的天體置於甚至最穩定的平衡中心中也會震盪，或「振動」。圖中並沒有



表示出太陽的重力拉力的不平衡的部份，它雖然非常的弱，但仍然為地球月亮系統中平衡中心軌道的擾亂的主要原因。因為引起擾亂的力量都很微弱，這些地球月亮系統的平衡中心幾乎是穩定的。

### 穩定性的檢查

穩定性可以藉流星或其他形式的物質檢查出來，只要它們是永久處於特定平衡中心中的。這是一種強有力的表示，這些中心穩定得足以停留我們的太空船。

遠在一九〇六年間，科學界便為太陽木星系統中的一種發現所震驚，在相當於附圖一中「C」的位置有很多的小遊星。在以後的幾年中，共計有十個這樣的小遊星在「C」被認出。有些小遊星直徑有好幾哩。一群七個小遊星最後在「C」處被認出，也是在太陽木星系統中，這一群便叫做「希臘營」(Greek Camp)

普森的領導下管理着他們的「洛希里天文台」。身為太空學家，他們對考戴留斯基的「光」引起了好奇。

### 開始於一九六一年

「洛希里天文台」工作人員們的努力開始一九六一年底。他們分析了所有能夠阻礙對這種光的探測的因素諸如可能變更預料中的位置的擾亂。他們盡力的研究了可能干擾他們的觀測的光源。考戴留斯基報稱那種光亮比七等級還要微弱——幾乎為歷來所看到的最弱的天體。一個單獨的中等強度的星或在該區一群微弱的星便足以阻礙成功的觀測。

觀測一定要在銀河不在天空的被觀測部份時來完成。而且，月亮還不能在水平線以上甚至於接近它。這大大的減小了可能觀測的時間，因為平衡中心「C」和「C」在它的地球軌道中導先落後月亮都只有六十度的弧。如果平衡

。這些小遊星的存在似乎顯示這些特殊的中心是穩定的。如果這樣，這真是一個幾乎難以相信的科學現象，那麼多的擾亂力量不知道是如何平衡的。

在太陽木星系統的兩個平衡中心中發現了物質體(Bodies of Matter)的存在，天文學家們又把他們的望遠鏡轉向我們的太陽系中的其他平衡中心，包括地球月亮系統中的那些。一九六一年波蘭天文學家科拉考天文台的考戴留斯基向世界宣稱他在地球月亮系統中的「C」及「C」處發現了微光。他的報告指出了這些光在適當的情況下可以用肉眼看到。考戴留斯基答應世人證明他的發現，包括拍攝的照片，但是這是照片一直沒有公佈，而且自從一九六三年以後也沒有再聽到關於他的消息。

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誕山，「洛希得飛彈及太空公司」的雇員們為了娛樂的目的建造了他們自己的一個天文台。一組優秀的專家在辛

中心太靠近水平線，大氣層還會阻礙探測。

「洛希里」的工作人員終於在一九六四年的元月四日得到了報償，他們首次證實的平衡中心的景象這時被看到。非常奇怪的，觀測係藉肉眼完成的，而非望遠鏡。肉眼為最好的觀測工具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亮區在一個好幾度的弧上展開（比較起來，月亮只對着半度的弧）。望遠鏡的視界小得大部份周圍天空的對比都被漏掉了。而且令人惋惜的是，引起發光的物體由望遠鏡看來是太小了。接着又在「洛希里」做了很多的觀測。工作人員已經弄清楚聯想的能力一定與觀測有關。為了排除這種可能，一個先進的業餘天文學家，有良好的視力，完全不知道任務的目的，前來做了觀測，然後問他在平衡中心區看到了甚麼異常的東西沒有。這個人很快的便指出了有微弱的弧。

不只是想像



這種景象並非想像的另外一種徵候便是形狀不規則的亮區在一個晚上由不同的人們畫出了相同的圖。經發現亮區改變了形狀，而且有時還被看到兩個亮區並排着。

從那以後，亮區在「C」和「C」都被確定。一般的結論為光亮係由於集聚流星反射的陽光。除此以外極少更有所知。這些流星稀疏到甚麼程度？它們是由甚麼構成的？它們怎樣聚集在平衡中心的呢？辛普森認為這些問題的答案一定要等待太空旅行來發現。兩位國家航空太空署的科學家建議航空太空署計劃一次有人太空飛行前往平衡中心捕捉沒有墜落地球的「處女」流星，既沒有被人類所沾污也沒有被自然所浸蝕。航空太空署同時計劃從一架有特殊裝備的飛機上拍攝這些光亮的照片。實際上，地球月亮平衡中心「C」和「C」已經由双子座十二號人造衛星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拍攝到照片，結果還沒有向世界公佈。



行，因為它們經常的是在同樣的相對位置。而且，從月球表面到停留太空船所需的軌道也經常的是保持不變的。在「C」處的一個太空船可以移向它所對正的地方，因為重力分力很弱，故而使會合來得容易。另外一個重要的考慮為在地球和停留太空船之間視線通訊的可能性永遠是存在的。

平衡中心「C」對於前往月球或行星的飛行都是很理想的。無人供應站可以預先停留在那裡待命着。知道供應站在那裡，在良好的運

這些獨特的區域的用途也像平衡中心一樣的引人興趣。我們顯然的可以希望把供應衛星放進一個穩定的平衡中心的軌道中，無限期的留在那裡。平衡中心對於星際太空旅行將可以成為比月球更好的供應會合點，如果在降落及離去時為了克服重力所浪費的燃料也在考慮之內的話。在沒有磨擦的平衡中心的表面要比在月球表面上容易移動得多。供應品投在月球上很容易被損壞。在平衡中心會合也要比在其他地方為容易，因為那裡的重力因素要小得多。

### 特殊的價值

平衡中心「C」顯然的非常適合做為一個有人探月飛行的會合地點。附圖三畫出了這種可能性。利用「C」，月球降落太空囊可以離開「母船」停在「C」，在幾個小時以內直接前往月球表面（不必再繞月球做軌道飛行），返回時也可以直接的離開。不必再做月球的軌道飛

用情況下能夠提高太空飛行的安全。供應品中將包括助推器，燃料甚至降落太空囊，因此離開地球的有人火箭的重量可以大為減少，攜帶重量跟着加大。由於太空船上攜帶更複雜的裝備，因而可以達成更大的安全。更多的對放射的遮蔽可以用來保護意外的太陽閃光的侵害。由於平衡中心「C」略微的不平衡，那裡一定沒有流星或其他片斷物存在構成對太空船的傷害。關於那一點，即便是流星存在於「C」和「C」，它們也不會嚴重的有害，因為在那裡會合的太空船都是和流星沿同一方向前進的，而且同樣的速度。

以後，等到月亮在很多不同的區域被發現時，包括背面，在不同位置之間的通訊將很困難。大氣的缺少將無線電波限制於視線距離，而月球直徑的小又限制了視線於很少的哩數內。停泊在「C」和「C」的通訊衛星將使月球上所有的位置都能夠相互的通訊，經由一點一



點中繼過去的無線電信號。

平衡中心有其不可否認的軍事地位。譬如說一個建造在「C」上的巨型望遠鏡對於地球和月亮都會有偵察的價值。連使用它的鏡頭聚焦破壞性的射線也是可能的。這樣的一個望遠鏡將不受所有限制地球上的望遠鏡的大小和效率的因素的限制——諸如大氣歪曲，重力影響和塵埃顆粒等。甚至在月球上一個望遠鏡也是不容許有重力及可能來自塵埃的影響的。

一個置於月球那一邊大約四萬一千哩處的平衡中心「C」處的無線電望遠鏡，可以使我們做到理想的無線電天體觀測，因為這個位置

譯自：Science Digest

拿破崙有天在書房裡尋找一本書，最後發覺那本書放在書架最上面他夠不到的地方。

身材高大的蒙賽元帥正好站在旁邊立刻上前說：「陛下，讓我來。我比陛下高些。」

「你只是長了點，元帥。」拿破崙蹙着眉說。

幾乎完全在月球的陰影角 (Shadow Cone) 或

本影 (Umbra) 裡面。這表示月球將遮住這個位置不受人造的射電發射和地球大次層產生的自然射電雜波的干擾。無線電望遠鏡對天體的觀測在地球上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雖然平衡中心——亦即太空島——所提供的可能用途實在太廣泛了，可是一篇文章所可言盡的，做為我們太空飛行中的物資供應站和太空船塢是不容置疑的。有一天我們可能看到那裡發出燦爛的亮起來，不是流星，不是天體碎片，而是停泊在那裡的太空供應船。

# 動物和人類 疾病關係的 新發現

譯 來 耶

科學家們發現不少人類的病可能受動物影響；反之，動物的病亦會因人而感染，其相互關係甚為密切，目前他們正做更為深入的追求，以期控制病害。

由於對動物疾病的研究，已增進了不少對人類疾病的了解，這種大規模的研究目前亦有特殊的目標。主要的是試驗醫藥的傳統對動物的疾病亦相似於人類的一種疾病（時常某種

疾病並不是自然發生於動物身上）；醫學家們在動物與人類之間使用相似的方法來處理，因為在過去很少注意到動物自然疾病的發生。在紐西蘭從事此種研究的醫學家們，在那裡已發現了一種老鼠遺傳的疾病與人類「狼瘡紅疹症」(Lupus Erythematosus) 極為相像。

今天已更顯然，尚有更多的從動物身上自發而傳給人類的疾病亟待發掘，這稱作「比較



病理學」(Comparative Pathology)，在最近由於很多醫科學校和醫學研究機構的新發現，這項研究就更爲人所重視了。這並不是說在動物自發疾病上的工作就對我們一般的疾病毫無貢獻，例如對家禽雞類的「肉瘤」(Sarcoma)研究，就使美國羅基非勒大學的一位教授派頓路斯 (Payton Rous) 榮獲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金。

一九一〇年，路斯的一位業餘養雞的朋友，非常擔心他的一隻獲獎種雞腿上的腫塊，那時候對這類的腫塊是無人知其所以然的。路斯立即對這事發生了興趣，同時他就着手於這腫塊是否能移植的研究，不久他就在這方面獲得了成功，可將病雞的細胞移植到這業餘養雞家另外的種雞身上並將這惡毒腫塊命名作「肉瘤」。

於是路斯打算設法從雞身上消滅這腫瘤的病因，但他又發現問題不簡單，這種細菌極爲

微小，須經過濾方能找出它來。屢次試驗後才知道它根本是所謂「過濾性病毒」(Virus)。這真是驚人的發現，因爲有一個時期，醫學界相信癌症的成長是沒有致病的原因的，而現在發現這種病毒就推翻了他們的原來觀念。因此，很多年來，醫學界人士還不相信他的發現，都把他的發現當作生物學的怪論看待。可是不久之後，果然在動物身上發現病毒可引起癌症，同時現在的研究已對病毒亦可能引起人類癌症有了結果。此外，路斯最先的工作，對病毒學、遺傳學和免疫學皆產生了絕大推動進展的影響。

其他很多甚有意義的結果，緊跟着動物疾病的觀察而發現出來了。一八九三年，美國農業部的研究員斯密 (Theobald Smith) 與另一專家啓爾伯恩 (E. J. Kilborne) 證明當時得克薩斯的牛類熱病是直接由一種扁虱引起的；而這種扁虱因吸食了患黃熱病人的血液的緣故。

而此時陸軍外科醫生列德 (Walter Reed) 八五——一九〇二正在研究此種黃熱病的情形。加拿大的安大略獸醫學院司柯費德 (E. J. Schofield) 調查牛群吃了乾甜苜蓿 (Sweet-do

羊類到八目鰻類，豬類到蠓類無所不有。現將其成就最大者報導如下：

ve) 中毒事件，發現這種草極有效用，其對人類重大貢獻就是它可防血液結塊。所有對動物醫藥研究而有利人類最著名的例子，是金納 (Edward Jenner, 一七四九——一八二二英國醫生) 觀察牛生痘的事——他發明了抵抗天花的疫苗；考科 (Robert Koch, 一八四三——一九一〇德國細菌學家) 從羊和牛身上分析出炭疽熱桿狀細菌 (Anthrax Bacillus)，證明同樣的這種細菌亦可引起人類的炭疽熱；巴斯德 (Louis Pasteur, 一八二二——一八九五法國化學家) 對瘋狗的研究，發明了狂犬病疫苗 (Rabies Vaccine)。

現代比較病理學的研究對動物分類更爲細緻，從貂類到馬蹄蟹類 (Horsehoe Crab)，

其中最慎密的一系列工作，就是關於腦的研究。也許人類最大的不幸就是腦的疾病了；因爲它慢而無情的逐漸使腦硬化而使人神經錯亂。這個疾病的起因屬於那一種——究竟是「過敏症變態」或「過濾性病毒」或「細菌」或「黴菌」，以至和這些都有關係？研究迄今尚無結果，但這種病已成爲普遍全世界的問題了。

雖然目前不能解決這問題，但已覓得了充份線索，恐怕很快即能揭曉了；我們已找出不少似無關係的因素却爲此種研究帶來了光明。多少年來，獸醫們都知道綿羊的一種病叫「刮削症」(Scrapie) 這是因爲這種物的皮膚上生起很強烈的癬疥，使牠們痛癢難忍，牠們就儘量在籬笆上，大門上，牆壁上，或任何找得到的硬東西上去擦磨，以致把全身的毛都脫光。這種病的原始禍害，現已發現還是在於腦的損



傷，這是一種慢性而殘忍惡化的病症。一個調查團已在英國、蘇格蘭和美國對這種病症展開工作；他們已發現，假如從病羊的腦中抽出些液體注射於健康羊身上的話，這羊也馬上會生這種病。他們並觀察到這「刮削症」顯然有強力遺傳趨向；契維亞特 (Clevis) 英國契維亞特山之綿羊) 和撒福克 (Suffolk 英國優等食用羊) 種的羊似最易感染，而別地方的羊則很少受影響。這種遺傳的傾向是如此之顯然，以致有些醫學家們就把它當作純遺傳性的病。事實上這種病的媒介物適應力很強，而經由老鼠傳染，另外實驗室中別的動物亦能感染。因此，純遺傳說是靠不住的。科學家們也證實了這種疾病的潛伏期為兩年；



圖一 羊腦病毒浸甲液後，再注射健康羊，兩年後亦病發一如刮削症。圖二 有刮削症之羊腦，經甲液浸後，再注射健康羊，兩年後亦病發一如刮削症。圖三 有刮削症之羊腦，經甲液浸後，再注射健康羊，兩年後亦病發一如刮削症。

所以，綿羊「刮削症」未發作之前，就是以最敏銳的觀察，亦很難發現其病因。於是這種羊病就給醫學家們帶來了不一致的迷惑，究竟如何竟莫衷一是。一位最早探求「刮削症」原因的工作者——英國動物疾病研究學院教授高頓 (W.S. Gordon) ——揭露了一項困擾，這是由他正從事一項控制綿羊另一種疾病叫「跳症」(Loping ill, 動物肌肉痙攣) 計劃中發現的。因為這計劃需要從已發生此症的羊腦中抽取病毒作疫苗接種。這抽出來的腦病毒先要浸在甲醛液 (Formalin 用以殺菌、消毒、除臭) 中幾個星期，再予以濃縮處理，就可殺死更多的細菌過濾性病毒，然後混合三隻病羊的腦即可用為注射疫苗了。

可是一年之後，很多的牧場主抱怨起來了，他們的牲口很多都犯了「刮削症」，他們認為就是由於高頓的「防跳症」疫苗引起的。高頓立即展開調查，原來在這混合三隻羊腦的疫

苗中，有一隻羊是具有遺傳刮削症歷史的。因此，這刮削病原體，就被意外的發現它竟有高度抗甲醛液的潛能。而另外的科學家們又擴大了這種頑強的刮削病原體的發現；這種從羊腦中抽出的病原體，把它浸在百分之十的甲醛液中二十八個月後，居然還有感染力。甚至把它埋於石蠟 (Paraffin) 中 (便於顯微鏡觀察)，然後貯藏於實驗室，它還能產生感染力。此外，它還有特別的抗熱力，在沸點水中蒸三小時後，照活不誤。

現在讓我們暫轉移注意力到新幾內亞的歐卡帕 (Okapa) 區域的一個小地方居民那裡，因為幾年前美國國立神經病和盲目病學院以蓋塔西克 (D. Carleton Gajdusek) 教授領導的一個團體，在那裡做了一種罕有的腦退化的研究，這種腦退化病使當地福爾族 (Fore) 部落和鄰近的幾個其他部落皆大為苦惱。這種怪病真是一種命定的悲運，當地語言稱為「苦路」



症」的美國國立敏感性變態症及傳染病研究院教授海德樓 (William J. Hadlow) 所指供的資料。他原是一位獸醫，他使用顯微鏡細密觀察感染「刮削症」和「苦路症」的羊和人的腦組織竟有許多相似之處；此時蓋塔西克教授和他的學生們立即抓着此線索下手，努力於這種病毒原體的分離。

傳統的分離出病菌的方法是需要將此病注射到動物身上，最少要經過幾星期或幾個月的觀察。蓋塔西克的團體當然對於培育「刮削症」的病病毒最少兩年的認識很清楚，他們也就決定以五年的時間來培養這「苦路」的病病毒了。他們將新幾內亞歐卡帕部落死於「苦路」病人的腦，取出注射於動物。

由於這種疫苗的培養計劃，這研究團體就使用了幾種小動物和幾種靈長類的動物；其中包括有非洲人猿，牠已進化得很接近人類了，以牠來試驗是很可以看出苦路遺傳現象的。但

圖二：正常與病態的羊腦比較圖；圖上是健康綿羊的腦組織，顯示腦細胞的正常繁殖（一百三十倍放大）；圖下是患「刮削症」的綿羊腦組織，顯示腦細胞的不正常繁殖（一百三十倍放大）。



(Kun) 也一點不假，因為患上這種病就終生痛苦，而「苦路」這字的意義就是永遠在恐懼與寒冷感覺中全身發抖。

苦路病第一次出現，大概於四十五年前，在兩個小村落中，蔓延極慢。這種意外疾病使這區域的人受到極

大的驚嚇；以後，它就逐漸加強蔓延了，換言之在這一帶的部落或家族中，苦路亦即成爲引起死亡的最大原因了。於是蓋塔西克和另外的科學家們前來研究，他們懷疑這種病的傳染原因可能很爲複雜，而且他們不能證明它是什麼。因此，在一段時間中，他們的努力皆沒有結果。

一九五九年，一項未預料到的因素，竟打破了這個僵局。那是正在英國研究綿羊「刮削

此時蓋氏的團體，對此試驗並未抱樂觀，他們恐怕不會有結果。

實在已很久，還沒有任何一個小動物，甚至靈長類動物顯示一些像苦路的病徵來。終於，這些人猿現在出現了特別的形狀了。八隻人猿的腦中都注射了十分之二公撮的 (S. miller) 的原死於苦路症七個人的腦組織液。到了一九六五年五月，也就是牠們被注射後的十八個月，其中的一隻就顯示出神經異常，這麻煩一直發展到這隻人猿如沒有東西可扶，牠就站不起來了。

又在以後的三個月中，另兩隻人猿也病了。然後除了一隻外，七隻都有了同一病徵。以潛伏期來看，最長是三十個月，從發病到最後全身完全麻痺是五——九個月。對牠們的神經系統詳細檢查後，發現牠們一切情形是極似人類的「苦路病」的。

這項研究的另外線索，仍要回溯到複合硬



化症 (Multiple Sclerosis)，英國動物疾病研究院的潘生 (I. H. Pattison) 和費爾德 (E. J. Field) 教授及冰島大學裴爾森 (Pall A. Palsson) 教授，曾合作把死於硬化症的人腦液抽出，注射於綿羊的體中，結果這幾隻羊都發生了似「刮削症」的病態。從這項研究工作上雖產生了結果，但仍必須遵照最初的發現，不可能一下就跳到結論地步；複合硬化症是一種傳染病，很可能與羊類刮削症有關係。義國哈佛醫學教授包斯肯瑟 (David C. Boskaran) 引用廣泛流行病學的證據，介紹這科學上的假說——複合硬化症是一種長期潛伏性的傳染病，也許其潛伏期在二十年以上。

還有一種貓的腦病，似乎也與這類疾病有幾分連鎖關係，它能引致人類一種已知的疾病，也是人類的很不幸的疾病，小腦發育不全症。這病能使小貓喪失牠們的平衡和調整肌肉的運動感，因為腦中的神經細胞的波京雅層 (

不論在癌細胞中或小動物身上，它都造成破壞，如果它進入幼小動物的體中，必引起嚴重的疾病，對成年的動物，它的潛伏期則很長了。

在大家正忙於觀察此種老鼠病害時，一位神經過敏症專家馬高利斯 (George Vargolis) 加入了威爾翰教授的研究行列，他們開始試驗，決定將這種病毒注射到幼齡的歐洲大鼠的腦中，看其效果如何。結果這種病毒使小老鼠患染嚴重的運動神經失調，全然不能控制其動作，因為病毒攻擊小腦的神經細胞所致。

於是威爾翰和馬高利斯教授就想到小貓腦發育不全病也常與此病有很相似的徵兆。最後他們果然從一隻受病毒影響貓的腦中分析出一種物質，能使貓感染亂症。這是極有價值的事，這種東西一經消毒後，注射於健康貓的體內，牠就能產生抗力，而對此種神經性的病就免疫了。這倆位教授又繼續選用白鼬作試驗，結果發現牠們同樣易感染。此外，他們還發現白

Purkinje layer) 不能適當發育之故。獸醫們曾了解這個病很多年了，同時一般的也知道它還在貓的家族中具有遺傳性。自從一八八八年，首先發現這種病在遺傳特質上具頑強隱蔽性，使很多小貓不能長成，這種情形是與重性遺傳疾病的發展，很不一樣的；凡是重性遺傳的動物，牠們所接受有害的遺傳特質，通常需要來自父母雙方。其或然率是四個後代中將有一個顯示病態。

這個故事現在再予移轉到另一種動物——老鼠——和另外的病——癌症，在研究達到這階段以前，顯示出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九五八年，威爾翰 (Lawrence Kilham) 教授和他的助手們在英國達特茅斯醫科學校從事自老鼠腫瘤分離一種傳染病毒的工作。起先他們以為這是一種過去未知能導致癌症的過濾性病毒，但經一連串的試驗後才了解它不是產生癌症的病毒，可是它却有一種在細胞內反覆分裂的能力，



圖三：白鼬的腦—左圖是正常白鼬的小腦，其組織非常明晰；圖右是病態白鼬的小腦，那因為注射了一隻腦發育不全症的貓腦病毒所致，顯示其組織已模糊一片。（放大二百二十五倍）



髓如注射從病貓腦中抽出的神經病毒漿液，也一樣能發生抗力。

現在我們把各種線索集中到一起，包括侵襲貓、鼠和白鼯這類動物腦細胞症的神秘成因，現都予揭露了，就是要再看這種病對很多人的影響意義了。這種侵襲貓科動物，使牠們腦發育不全的病毒，因為它不斷選擇活潑的正發育中的細胞為其攻擊對象，所以它進行破壞腦神經，都在小動物出生後不久之時，可能在牠們出生後的一、二天之內。此時是不能偵察出小動物已有了畸形病態，但它對腦的破壞已開始其行動了。等到以後這小動物能走路和遊戲時，牠的病態才顯然露出；而其小腦也與正常者有些不同，但仍無傳染病的徵象。

威爾翰和馬高利斯的研究工作已了解小貓被病毒破壞的過程，雖事實上它到達某一階段就停止其破壞工作，可是腦細胞已受了難已復原的損傷了。這引起腦損傷是一種過濾性病毒

傳染物，它發生在幼年期，同時不像另外的腦病留有顯明的損傷痕跡。這發現說明了過去一種對此病重要誤解的不當；也就是貓類動物小腦發育缺陷是先天遺傳之說。事實證明這種致腦機能損傷的原因是由一種極頑強的過濾性病毒所傳染。

我們還不能就此驟下結論，因為這個發現並不就是說，每一種小腦的相似病症都是由這種病毒所引致的。但它確是提示了若干重要問題。是否牛、馬和人類的小腦發育缺陷也是它的禍首呢——它以攻擊小貓同樣方法來侵害別的動物以及嬰兒呢？這種過濾性病毒會不會襲擊到另外的中樞神經系統而引起我們其他神經失常與腦病相似呢？孩子的智力失常是否與這種過濾性病毒傳染有關呢？

另外的人類疾病的研究團體，則反對這種腦病起因是受病毒的影響；他們支持這種病還是發自本身之論。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相連體

質」(Connective Tissue)的病，與風濕性關節炎、狼瘡紅疹、散布性皮膚硬化症和全身性動脈炎等病是一種性質的。這些病都是使人逐漸不良於行或衰弱不堪，影響着數百萬人的健康；但他們却不願接受新的解釋。

他們認為新的見解未免誇大其詞，而機械性的感染免疫注射根本無效。因為這種免疫的反應是由血液中之高水準血球素的蛋白質所產生的抗體作用。換言之，如此病生於本體者則無法使其免疫。另外證明在體內細胞原形質之增生，其細胞產生抗體蛋白質，通常也能分佈退化的「相連體質」予全身，同時也能使動脈發炎，但這一說的保守性，不久亦證明有部份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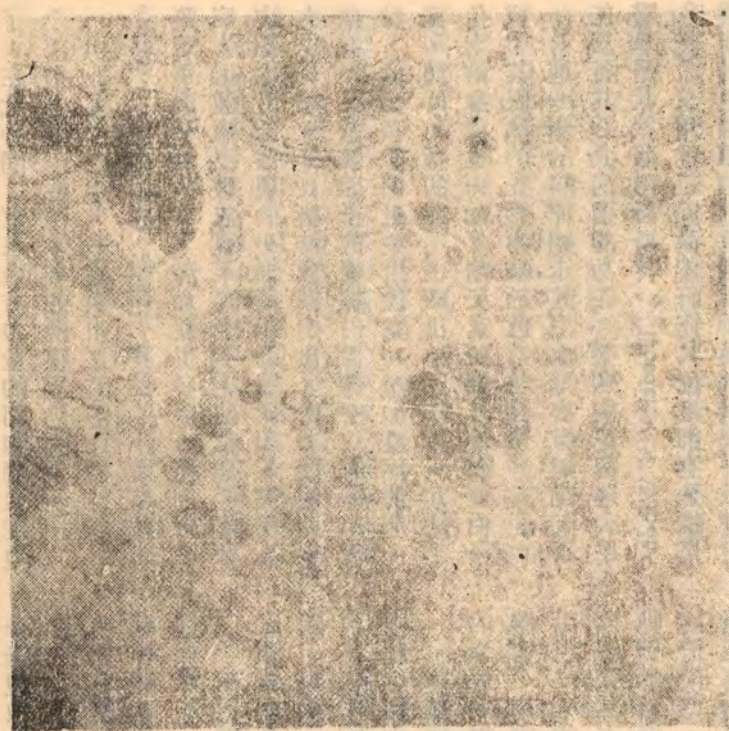
另一種動物疾病會引起醫學界相當的注意，因為它極像人類所謂相連體質的病，那就是「阿留申紹病」(Alutian Diseases of Mink)，它並不完全真像人類的病，只是它的特性有

一部份很相像，於是這種極有研究的阿留申紹病在二十年以前發現時即受到重視了。此時它曾被認為是阿留申紹先天遺傳的毛病，可是現在我們已知道它可在任何一隻紹的身上發生，似乎它對阿留申紹特別有所偏愛。

阿留申紹病的進度很慢，它使生病紹的皮毛變得一無價值，它破壞紹的腎臟、肝臟和血管、造成高度的死亡率。幾位醫學家在病紹的血液中發現傳染物質，極相似過濾性病毒；把它經過最細密的過濾器後，濾出些極小的微粒（以高速離心機分離過濾），但仍未能確定它是病毒。

這種病還有另外神秘的地方，就是很顯然的在血中形成「加瑪血球素」(Gamma Globulin)，但另一種特強的物質通常是原形物質細胞對傳染病毒反應時產生的，它能使這物質抵抗傳染病毒，它能從長期感患此病的血管中的病毒內分析出來。換言之，它雖抵抗傳染病





圖四：黑色素微粒—人類兒童所患遺傳性的「恰代克·海加夏併發症」，顯示細胞染色體的特徵也在藍貂和變色牛群的細胞上發現；圖中黑色為正常色素細胞，其附近灰色的則為有病細胞。（放大四萬六千三百倍）

學家於最近指出，由於那些微粒鑽住在白血球內，致使白血球無力活動了。本來白血球中的小囊是充滿着消化酵素的。這種微粒現已命名為「萊瘦米斯」(Leshmises)，而且現在它也是為人所了解存在於各種器官細胞中的唯一的相似微粒，其他的是存在於肝、腎、胰臟中的微粒。這些微粒消弱了細胞力量，當另外的物質進入細胞時，這細胞的酵素無力吞食侵入者

毒，但因抗力不足，其行動終歸於失敗。

阿留申病狀確有幾方面與人類的相連體質病很相似。阿留申病僅限生於貂的身上（亦可能生於鼬鼠身上），假如另一種與它差不多的病菌生於人類身上的話，那要證明這種奇怪病毒的存在恐怕更要困難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內外科醫學院教授克里斯新 (C. L. Christie) 曾對此情形說過這樣的話：「假如一種微生物影響人類的疾病（相連體質症）其特質就如阿留申病對貂一樣的情形，那現在我們所有的方法都還不能查出它的根源來。」

有幾種試驗正向此問題中心接近，就是阿留申病毒如何刺激貂的原形質細胞，使他產生不正常的加瑪血球素，而又顯然缺乏強大的抵抗力。這種原形質細胞從生病動物血液中取出在光亮的電子顯微鏡下詳細研究它如何發生第一次的攻擊。並以原子輻射追蹤細胞如何在對病毒的反應下開始分裂。另外的一種接近問題中

心的研究是包括阿留申病與一種兇惡變性骨髓病 (Multiple Myeloma)，也是起於血液原質細胞瘋狂增殖並亦產生加瑪血球素的病症之間做探索的分析。這個工作很需要加瑪血球素在阿留申病產生的化學性質的研究才成。

醫學家們最後結合各項情況，從事另一種病白血細胞的研究，這種病是遺傳性的，與阿留申病在感受性上大為不同。它是一種真正的遺傳病，發生於孩子們的身上，叫做「恰代克·海加夏併發症」(Chediak-Higashi Syndrome)

這病是以兩位於十五年前發現此病的醫學家名字命名的。其病狀尤為複雜，當它出現於白血球中後其微粒即擴大，陪伴着白血球變態是另外特質的形態，包括頭髮和眼球的變為白色，同時亦變成畏光症（通常對光線敏感），而且此時極端的易受到細菌傳染病。

這種易受傳染病菌的攻擊性是因為白血球已不能履行它們消滅細菌的作用之故。很多醫



了；在此時間，原來這有力量的細胞酵素實體全部被這種來瘦瘦米斯的薄膜所包圍了。

一九六三年，華盛頓州立大學貝格特(George A. Padgett)教授，發現了一種動物也染患了與「恰代克·海加夏併發症」極相似的疾病，這種病已被忽視了二十年，他也是從阿留申紹的身上發現的，這藍紹的遺傳因子突變具有(ooa)，貝格特教授指出，所有藍紹凡是帶有aa遺傳因子的就在白血球中住有病毒微粒，就如孩子們患染恰代克·海加夏症情形一樣，同時，牠的皮毛也顯出特別淡白，其缺乏色素的象徵也一如人類兒童頭髮及皮膚變白一樣；其眼球的虹彩亦缺乏色素並畏光。

進一步的研究顯示其白血球亦有缺點，不能履行其吞食病菌的功能。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學系教授溫得赫斯特(Dorothy B. Windhurst)又用電子顯微鏡研究其色素細胞，結果發現其色素細胞之色素粒子異常擴大，致發生

物數目皆甚多，不虞供應之匱乏，對進一步牠們細胞生物化學之研究工作，將產生更為驚人的發現了。

在這種併發症對人及藍紹和牛群的未來工作，即將獲致病情相同或特強的結論，可達成了了解遺傳因子控制細胞發展的原則。色素是如何形成的？這種來瘦瘦米斯又如何能在細胞中發揮其惡劣之作用？

總之，目前所有各處對人類及動物疾病可能互相影響或皆起源於同一性質之病原體及遺傳因子的研究，必將綜合一切成果而達成一個總結論，我們相信屆時人類醫學又將跨進一步，並能有新方法治療和控制這些原本認為無希望的疾病了。

(註白) Scientific American = January 1967

原著 = The Kinship of Animal and Human Diseases = by Robert W. Leader)

分散現象。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教授路茲納(Avin A. Lutzner)和他的學生亦用電子顯微鏡研究藍紹其他器官細胞的情形，包括肝臟、胰臟和唾液腺，他們發現這些部份的細胞微粒亦同樣無能。

因這項發現而證明白血細胞所有的病，其患者全身器官的細胞微粒皆被那種薄膜所包圍。因之，這個病的發生與遺傳因子及一種酵素有關；所以此項研究工作為探索遺傳原理而控制生理作用，提供了一條新路線。

華盛頓州立大學的醫學家們，突遇未料到的幸運，增加了研究恰代克·海加夏併發症的機會，原來在大學中餵有一群缺乏色素變種成白色皮毛的牛(在世界上只有此一類)，供他們研究其奇怪的遺傳原因。當貝格特教授檢驗牠們的血液時，發現了牠們竟有和孩子及藍紹的恰代克·海加夏併發症同樣的徵候。這給予對此病的研究工作極大的便利，因為這兩種動

國外進口及代理業務主要範圍，  
鋼鐵，重機械類，及其他。一般  
機器及器材多為美、日、韓、等  
國。

製造：乙炔氣容器新式鋼瓶  
總公司：台北市漢口街一投20號  
電話：32777, 65891  
分公司：東京都港區新橋5-32-7  
松井ビル電話 433-6731  
董事長：孫建農

有限公司  
中連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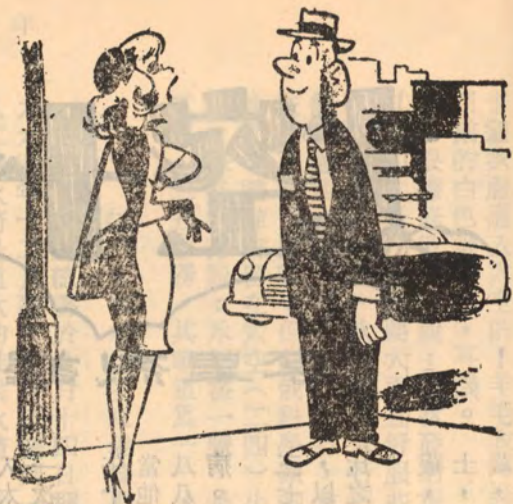




# 淑女思春

有什麼希奇！」

「你自己像老爺車，新車又



「打高爾夫，先要練習腰部運動。」

# 小淘氣

「爸！一塊兒照張像嗎！」



「現在你相信了吧！一條  
牙膏有十公尺長。」



# 太空十年

李烈烈譯

八、一九六四年

(一) 人類征服太空

——蘇俄三人太空船作軌道首次飛行——

一艘蘇俄搭乘三人的太空船，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卅分進入太空軌道，從蘇俄的卡沙斯丁的坡可羅太空中心發射，這是第一次載人最多進入太空的工具，在三人中只有一個作太空漫步。

這艘太空船是由禾斯霍一號（即朝陽號）於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四十七分降落於坡可羅太空中心的北部三五〇哩的地方，當他們完成十六圈太空軌道飛行時，其航程達四一五·九三五·八八〇哩，共廿四小時又十七分鐘，三位太空人沒有因飛行而生病。

禾斯霍一號飛行在一條橢圓形軌道上，其最高點為二五三·三七哩，最低點為一一〇又二五哩，以九〇、〇八分鐘繞飛一次，以六五度角方向飛行，雖然其高度在太空中很低，其最低高度比之有人駕駛的太空船要高些。

蘇俄訓練太空人中，太空船的指揮者是柯拉羅夫上校，卅七歲，他曾經在地面有過「心臟雜音病」，其他二位為伊哥羅夫博士，廿七歲，他是太空醫學專家，另一位為夫爾第斯多夫，卅八歲，是一位科學家和太空船設計者，這三位太空人是第一次穿上

普通衣服進入太空的！羊毛衣一件，和美蘇太空人曾穿過的一件簡單太空衣進入太空飛行，他們戴的白色飛行帽，耳機。

根據蘇俄報導說：這次發射很順利的進入第一條太空軌道，塔斯社說：這艘太空船，比之以前的禾斯托克號要大而且舒服些，禾斯托克號，將使用更大的推力發射太空船。

塔斯社指出一次長航程飛行已在着手準備，西方科學家認為禾斯托克的軌道高度不夠，不能超過四十八小時的太空飛行，當其完成十二小時飛行之後，西方科學觀察結果，他們已經在技術上有了困難，但蘇俄科學家却不承認，說這是規定的程序，蘇俄新聞報導稱：柯馬羅夫向地面申請准許留在太空（二四）小時，但申請却被退回。

蘇俄官方說：禾斯霍一號，是混合火箭發射，由七具發展為一具的推進機其推力為一·四三三·二五〇磅，其載重為一一·七三〇·六磅，其載重亦是首開紀錄。

(二) 美國双子座延遲發射

美國太空總署於九月十四日稱：美國第一次載人太空飛行兩人座的双子星太空船，訂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發射，將延緩到一九六五年二月間，這主要原因是開始時需要作充分準備，巨人二號火箭是這次的推進火箭，當這枚火箭於八月十七日安放在發射架上時，被雷電所損壞，後來把它從架子上移下來，結果這架子又遭到兩次颶風的威脅，無法繼續完成的準備工作。

太空總署於四月十三日由賈里遜少校卅八歲，作為第一艘双子座太空船的駕駛員，楊格中校（海軍）卅三歲為副駕駛員，作三圈的軌道飛行，他們的準備隊為席拉中校（海軍）四十一歲為駕駛員，史丹福少校卅三歲，為副駕駛員。太空總署於七月廿七日又宣稱：選擇麥第維上尉為正駕駛員（卅五歲），懷特上尉為副駕駛員（卅三歲），作為第二艘双子座太空船的飛行四天準備人馬，預備隊為波明少校卅六歲，羅維爾中校卅六歲等二人。



有七〇〇磅重的双子星太空船，於四月八日作初步無人駕駛的發射進入太空，由巨人二號火箭推送，甘迪迺角發射，發射後第二節火箭燒毀，但火箭仍然進入太空，這是双子星第一次進入太空的成功。

### (三) 月球及星球探險

#### ——美國火箭到達月球——

美國兩艘無人駕駛太空船——遊騎兵號，於一九六四年到達月球並攝取月球照片送回地球，最後撞毀於月球表面，但只有第二次中的第二艘才完成其任務。

第一次兩艘之一的遊騎兵六號月球太空船，重八〇四磅，在甘迪迺角發射，於一月卅日上午十時四十九分發射，他完成二三〇·一八哩的太空旅程，於二月二日上午四時廿四分撞毀於月球，但遊騎兵六號上的六具照相機却没有把一張照片送回，其火箭情況却非常正常，遊騎兵六號是由二節擎天神火箭推動，送入一一五哩太空停車軌道上繞地球飛行，其速度為每小時二三·八〇〇哩然後向月球方向前進，遊騎兵六號在第一條新的軌道上超越月球距離約六〇〇哩，在東部的哥德飛行追蹤站及加州的追蹤站，用無線電信號給六號，使其開始校正活動，這活動很成功，並作航線的校正，最後，其時速為六·〇〇〇哩，毀於月球表面。

第二枚遊騎兵七號月球太空船，於七月廿八日下午十二時五十分發射於甘迪迺角，到七月卅一日止，他一共發回四、三一六張成功的月球地面照相，並在其最後行將撞毀之前一八分鐘內，仍然不斷地發送回來照片，其毀於撞擊之前的總共航程為二五三、六六五哩，其撞毀的地方為月球的乾雲海東北，這些照片，由阿里尋那大學天文系主任古柏博士主持研究判讀和分析，他是太空總署的四人小組的照相分析權威他們對這些照片作仔細的分析或運用，這次的照片

所拍照地區，非常廣闊，將用於將來人類登陸月球選擇登陸地點之用，從這幾千張照片中，我們並沒有發現像過去天文科學家們所說的有一層很厚的塵土，這次的照片的確為人類拓寬了視界，增加了無盡的常識。

遊騎兵七號進入太空後作地球軌道飛行，然後脫離地球軌道前往月球的航線前進，計劃是把遊騎兵七號降落至月球可以看見的地方，七月廿九日，七號所攜帶的六具電視照相機開始拍照，然後使用電視傳真送回地球，大約是七月卅一日上午九時零八分，那時離開月球只有一、二五〇哩，電視不斷地傳回照片，直到遊騎兵七號時速到五、八五〇哩，撞擊月球表面是上午九時廿六分，最後一張照片傳回來其高度只有一千呎。

遊騎兵七號太空船為美國的十三次月球探險中，首次獲得成功的，以前六次的遊騎兵飛行（四次是月球的任務，二次是非月球任務）均告失敗。

有關這次空前偉大的成功，美國加州噴氣推進實驗所提出了一篇描寫月球探險報告的專論

#### 「七月卅一日偉大的一天」

正當夕陽將要越過原路而沉之時，這是炎熱的七月最後的一天，期望已久的月球探險終於來臨，足足經過兩天的時間作為科學家及工程師們的檢查和準備——追蹤及估計，新聞記者和廣播電視人員已經報導：這艘無人駕駛的月球太空探險者，發射後滿意的飛行，這是擔任前往月球表面作照相的遊騎兵七號。

過去已經有過六次的遊騎兵飛行，差不多經過三年的長期試驗，這是項多目標的任務，遊騎兵六號本來已接近成功的（上面已經略述），但，因攝影失效而告失敗，只有這次七號，才真正把完成了人們的希望，而將非常有價值的月球照片送了回來，他顯示着月球十分之一的目標，也只等於地球的百分之一的地方。



現在：正是朝陽初升之時（七號到達月球照相距離時，正好是早上）現在的問題，任務會成功嗎？

太空總署的科學家，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噴氣推進實驗人員，對於這項「成功估計」頗有信心，從這實驗所的太空飛行指揮室中，可以明白的看到這枚太空探險者的活動情形。

在九百呎之外的會議室中擠滿了新聞記者，他們可看見任務施行的實際情況，那些擠擁的人群，已經在等待了二個多小時了。

在加州南方莫渣夫沙漠，有二座巨大的天線，正傾聽着月球上的遊騎兵所發回來的信號，他們一直在追蹤他的行動，這裡是首先收聽的樞紐……

在其警鐘停止的八十秒中之後，電視的銀幕上，已經開始傳來月球的照相，一共照了四、三〇〇多張，然後才墮毀。

照片經過稍事整理之後，古柏博士提出報告：這是科學家的偉大的日子，也是美國偉大的日子，這表示着我們已經到達了一個新的境界——月球，我們在這二四〇、〇〇〇哩外的長距離，用眼睛可以看到的景色只是限於五〇〇哩而已，但是我們今天能夠看到遙遠的外太空之外九十萬哩的月球，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 (四) 蘇俄水星及月球探險失敗

紐約時報報導，四月一日蘇俄已把二枚探險衛星送入軌道，以繞飛地球軌道運行，第一枚是二月底發射的，第二枚是三月間發射，送出的水星探險者均沒有成功，美國官方對這些失敗的原因，認為是最後一節火箭出了毛病，他們企圖把探險者送入星球軌道而導致失敗……

美太空總署四月廿九日宣稱：蘇俄的消息，是由美國空軍在土耳其的雷達偵察出來的，其發射場位於裡海的第雅拉且。

#### (五) 蘇俄太空探險

一枚無人駕駛的衛星於四月二日在未會宣佈的地區發射，這枚衛星進入太空後即行繞地球軌道運行，於同一天又發射了一枚叫做「自動站」的太空平台，塔斯社稱：這是一條校正航線的新系統的運用，這座太空站高度為三四七、七六〇哩，第二枚高度為八、〇七三、〇〇〇哩，太空站是安置在一個由地球無線電訊號指揮的不固定位置上，同時由一個特別管制活動系統，給予其速度每秒一六四呎的限制。

#### (六) 水手四號火星探險首次成功

三枚無人的火星探險，於一九六四年進入火星軌道，第一枚是美國的太空船，宣佈已經失敗，其他二枚，美蘇各一枚，均直航火星到達火星太空，時間為一九六五年七月中旬，（這時間是指水手四號）。

第一枚美國的火星太空船，重五七八磅，定名為水手三號，於十一月五日下午二時二〇分發射，由二節擎天神飛彈推送，水手三號失去了控制，進入了太陽軌道，其高度的一一五哩，時速為二五、六〇三哩。

第二枚美國的火星探險水星四號，重五九五磅，發射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九時廿二分，進入太空軌道後，其時速為二五、五九八哩，後來進入三億三千五百萬哩的太空軌道，其航行時間為七個半月之久，四片陽光吸熱發電版作用非常成功，當其有陽光時，正對着太陽，開動發電機沖足電力，其重要的任務是指示水手四號向南極星座前進，這有二點理由：（一）以導向方法發射一枚航線校正火箭，（二）延緩其航程。水手四號有電視照相機，一切活動都由地面電台指揮，其攜帶的照相機，以便接近火星時即行照相。



雖然水手四號已經離開太空站，其速度到達五二、五九八哩，這時已航行了一二二、〇〇〇哩，其時速亦到達六六、〇〇〇哩，後來速度增到七四、〇〇〇哩，十二月五日其距離地球已經到達一、二六七、六一三哩，一枚廿秒鐘火箭開動後，增加了二八哩的速度。

蘇俄的火星探險二號，是由美國科學家所宣佈，其發射於十一月卅日，蘇俄方面只作了很簡單的報導說：這是很重的自動控制太空站，進入太空後，繞地球運行，於十二月一日即離開原軌道向火星前進，只有蘇俄的無線電可以接收。

### (七) 秘密衛星

美國海軍方面於二月四日宣稱：一月十一日在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秘密發射了一枚衛星，為直徑廿四吋的球體，與其他秘密衛星收聽重要情報，海軍方面計劃從衛星上發出資料，在國際太陽年轉送給十五個合作的國家，海軍科學家們希望這枚衛星可以收取的資料，可以發展出一種系統，預知太空風暴，影響和防礙無線電通訊和可能對於太空旅行有危險的放射性，海軍科學家們說：這枚衛星已經確定了太陽黑子群在其十一年一週而在最近二年內活動的最大量。國防部太空機械研究所處長柯爾博士於二月十八日稱：空軍方面已於一月十一日發射了一枚新的陸軍太空照相製圖衛星，以便編製地圖，柯爾博士在華府國家太空俱樂部 and 航空太空寫作協會上發表演說稱：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由四枚衛星在軌道上擔任任務，這枚衛星所完成的地圖攝製對於洲際彈道飛彈目標之校正大有幫助。

詹森總統於一月廿七日稱：他向國會報告有關航空及太空的活動，兩枚早期預警衛星，發射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及七月十九日，進入太平洋及大西洋上空，是發展成功的一種警報系統，這是繼續不斷的對全球洲際彈道飛彈發射提出報告。

中國大陸毛匪共產集權於十月十六日首次作核子爆炸試驗，美國秘密衛星即有其試驗資料

的報告。十月廿一日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證實了這項報導，同時並將衛星照相作為事實的證據。

### (八) 通訊衛星

美國兩枚通訊衛星於一月廿一日在甘迺迪角發射，使用三節太陽神火箭推送，該一「里尼」二號像一號一樣，以一個波道「寬播」的通訊或以二週波狹播來施行任務，並試驗這些儀器裝備使用情形，確定其最大使用時間和其在發展系統上在太空放射地區，這枚衛星是人面體，卅三吋高，直徑廿九吋，其裝設的儀器包括二具發報機，二具收報機，一具指揮儀等。

一枚一三五呎長的尼龍的汽球，由二節太陽神火箭推送，於一月廿五日在加州范登堡基地發射進入太空，這是以無線電信號設計的一枚大衛星，但，不是最重的，它的重量為五三五磅，裝有二部發報機及其他儀器，這枚汽球衛星在發射時，是使用摺疊方法，進入太空後才自行張開，因為其體積很大，平常用我們眼睛都可以看得見，美國太空總署報告說：此一「伊卓」二號的軌道低了些，這是因為汽球進入太空後自行張開不夠理想，還可以張大，後來，到了一月廿六日一廿八日報告情況很好，這是美國第一枚太空汽球，蘇俄也參予其工作的合作，其發出的無線電音訊，英國蘇俄都可以收聽清楚。

同時作為通訊衛星的「沙堪」三號，也於四月十九日發射進入太空。

### (九) 農神火箭進入太空

首次完成而滿載燃料的農神一號火箭，於一月廿九日上午十一時廿五分甘迺迪角發射，它攜帶着重量很大的貨物，破紀錄的進入了太空，這枚二節一六四呎高，重一、一二四、〇〇〇磅（起飛前重量），其進入太空後之重量為三七、〇〇〇磅，速度到達一六、六五〇哩，這是甘迺迪角太空飛行中心的三七B火箭編號為(SA-5)（五號是試驗第五次之意），成為美國有史



以來發射的最重型的火箭，其第一節的S-1火箭，是由八具火箭推動工-1發動機，以煤油和液氧混合劑作燃料，其總推力為一、五〇四、〇〇〇磅（據推測其首節推力，比之蘇俄最大力量的還要大些），S-1型的農神第二節，其產生力量是由六具「帕萊特惠特尼RLI-10A」三型發動機發出九萬磅的推力，這枚八十四呎長的火箭，重達一四、三〇〇磅，和五、二〇〇磅的儀器及四、〇〇〇磅的裝備，二、五〇〇磅的木星鼻嘴，一、六〇〇磅的壓艙碎砂石物，總共重量為二〇、〇〇〇磅，而蘇俄進入太空的重量超過了禾斯托克及禾斯霍（朝陽）火箭的一四、二九二磅，顯然美國的載人太空船的載重量，已經超越蘇俄的，而開了新的紀錄。

一枚一七、〇〇〇磅的屬於阿波羅月球登陸計劃的太空船於五月廿八日下午一時零八分發射後進入了太空，由農神一號火箭推送，到達太空一四〇、三五哩及一二三、八五哩（最高點及最低點），以（八八、五）分鐘繞飛一週，長八十呎，重為三七、三〇〇磅，發射後農神S-1（二節火箭及三位太空人，座艙和逃生系統等）其總共重為一三〇、〇〇〇磅，其高度達一九〇哩，於五月卅一日在其（五〇）圈太空飛行後，墮入太平洋上的大氣層中。

第二枚假的阿波羅太空船，於九月十八日下午十二時廿三分在甘迺迪角發射，其高度到達一四一哩及一一四哩，以八八、四分繞飛地球一次，四天之後的軌道飛行，於九月廿三日第五九圈飛行後，墮入印度洋上空。

#### (十) 美國「太空原子探測器」

三枚美國原子試驗探測衛星，於七月十七日上午三時廿二分由二節火箭的擎天神送入太空，這三枚衛星各重二九二磅，它們的任務乃是幫助對預測核子在太空爆炸試驗可能探測的系統，第三枚是枚只有四、五磅重的衛星，其設計是專為測驗任何搗亂范亞倫放射帶上的電子或是核子爆炸的，這三枚衛星進入太空的電離層，其最高點為六五、〇〇〇哩，最低點為（一二〇

）哩，繞行一週需時三十七小時，這條軌道必需經過每個水平的范亞倫帶，小型的檢器留在軌道上（在范亞倫帶附近停留），其他一枚高於范亞倫帶。

#### (十一) 七枚「探測者」衛星找尋科學資料

屬於探測工作的七枚衛星，於一九六四年曾發射以尋求科學方面的資料，（九七）磅重的美國探測者（二〇）號，於四月廿五日發射，使用四節的固體燃料的童軍火箭，在加州亞圭羅基地發射，這枚衛星主要任務是在檢查不規則的粒子和電離層和衛星高度溫度。

探測者（二一）號衛星，（一三六）磅重，定名為（IMPIB）（星球檢音器平台）於十月三日在甘迺迪角發射，由三節太陽神火箭推送，他的任務是測驗磁場，宇宙光和星球間的太空片。

探測者（二二）號有一一六磅重，又稱為探測者（B），於十月九日發射成功，由一枚「藍童軍」火箭推送，發射場為加州試驗場，其任務為預知電子密度，溫度和粒子及其他資料，以便幫助在技術運用上一種寶貴參考。

探測者（二三）號，（二九五）磅重，圓型，由小節童軍火箭推送，於十一月六日在維州發射，其任務為測知其太空船在太空面臨霧雲等各種阻礙物之探測。

探測者（二四）號及（二五）號，於十一月廿日在加州范登堡基地發射，其重量只有（一三五）磅，進入太空的主要任務是對空氣密度和大氣的熱度探測，和在大氣層作轟炸技術之參考。

探測者（二六）號，重（一〇一）磅，於十二月廿一日發射，以測知在高度能量下在范亞倫帶損耗如何的情況，提供資料報告。



## (五) 美國的氣象衛星

太空總署發射了一枚氣象衛星，於四月廿八日由太陽神愛琴納B型火箭推送，在范登堡空軍基地發射後進入太空，因第二節火箭意外脫落，因此這枚八三〇磅的衛星，便進入一條橢圓型的軌道，這枚氣象衛星被稱為「林巴士A」的氣象衛星，其在太空的運行角度為（九%度），每天可繞飛十四圈，可以檢查地球上空的氣候情形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枚十呎高的衛星，價值為一億零四百萬美元，這是由氣象總署所研究發展成功，但却已經擔擱了兩年的時間。

## (六) 美國反衛星防禦

總統詹森於九月十七日在加州薩卡曼多城發表演說稱：美國已經發展了二枚氣象的系統衛星，用作攔截和擊毀在地球軌道飛行的軍事太空衛星，同時他聲稱，美國尚在發展一部「超地平線雷達」，他能夠在弧形線的地球，測出飛彈的攻擊，在敵人飛彈發射後最短的幾秒鐘之內，我們便獲得情報，有關攔截系統的詳細情形，沒有證明，這種新型雷達，已經在試驗使用中，美國無意於把軍事的核子彈頭裝在太空飛行的衛星上，這樣會引起任何一個國家對他們發生惡感！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於九月十八日在五角大廈稱：這二枚衛星的系統：（一）陸軍的固體燃料三節勝利女神型火箭，（二）空軍的液化燃料太陽神火箭，由三具火箭推動機推動，他說：這些都是經過試驗而效力很佳的，而太空攔截衛星，由駐防在卡羅拉多州的防空指揮部所主持。

## (七) 巨人三A火箭試驗成功

美國空軍完成了其多年以來從事所作艱苦試驗的巨人三A火箭，十二月十日從甘迺迪角發射場發射成功進入太空軌道後，這支軍事的火箭，共五、二五〇磅，三節，進入太空後的高度

為一二〇哩，最低為一一哩，完成試驗之後，由導向的無線電系統指揮，發出其第一軌道的高度達三七五〇磅的假衛星，進入一條新的軌道（空軍於九月一日已發射其巨人三A火箭，由於無線電接觸不良，因而無法將第三節火箭引發，把假衛星送入軌道。）

## (八) 「測量員」月球探險模型

一枚二、一〇〇磅重的假模型測量員月球探測的太空船，於十二月十一日使用擎天神人馬座火箭，從甘迺迪角發射，進入地球軌道，包括人馬座火箭在內，其重量共六、五〇〇磅，其軌道最高點為一〇七哩，最低點為一〇哩，因為太空總署的科學家不按其程序使其人馬座火箭發射，以便把這衛星帶上一條橢圓型軌道，獲取最高點五、〇〇〇哩，而致於使其在太空中滾動不停。

## (九) 國際發展狀況

蘇俄塔斯社於一月廿三日報導稱：蘇俄將於一月廿五日完成其一連串在太平洋地區的火箭試驗工作，塔斯社又稱：蘇俄已成功的發射了太空船到達其目標區。

二枚蘇俄衛星，由單節火箭推動於一月卅日進入太空，其發射地點未經宣佈，這是第一次宣佈有關蘇俄單節火箭的多次發射情形，塔斯社說：這是一次主要試驗，對這二枚衛星的設計，和電子一及二號共同發生的或偶而發生有關地球放射性帶的其他的試驗，並研究其管理低能的小量電離層及相反的離子集中情形，地球磁場……宇宙放射線的核子組成，太陽的短波放射物，無線電宣傳波的不同距離，銀河的無線電放射物，氣象溫度等……「電子一號」衛星的最高點為四、四〇九、一哩，最低為二五二、一二六哩，以二小時四十九分鐘繞行一圈，「電子二號」的最高點為四二、三四二、二哩，最低點為二八五、六六哩，以廿二小時又四〇



分鐘繞飛一圈，塔斯社說：這火箭其飛行的自動部份和火箭最後一節在正常工作，最後一節仍繼續他的飛行，把第二枚衛星射入一條軌道。

另外又有二枚無人的蘇俄地球衛星——電子三號及四號，於七月十一日進入了太空，由單節火箭推送，其任務與第一、二枚相似。

十月十二日蘇俄三位太空人漫遊太空的壯舉，深深使人知道蘇俄的太空之進展是驚人的！這次壯舉是由禾斯霍一號推送（其詳細已如一九六四年內所述）。

蘇俄的第二枚導向太空船，於四月十二日在一個未經宣佈的地點發射，其任務是測驗各種不同方向之下其工作情形，仍然是對太空會有很大的幫助的。

塔斯社稱：發射後先以特殊的發動機系統完成其洲際飛行，然後進行一條新軌道運行，並採取多向的跟踪，他以（九二、四）分鐘繞行地球一週。

#### (乙) 十八國對美國的通訊衛星計劃

有十八個國家於七月廿及廿四日，在華盛頓集會討論，同意美國的設立國際通訊衛星系統的建議，這項建議需款二億美元才能完成，其出資情形如下：美國出資佔百分之六十一，澳洲為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三，奧地利百分之〇·二，比利時為百分之一·一，英國為百分之八·一五，加拿大為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三，丹麥百分之〇·四，法國約百分之六·一，愛爾蘭百分之〇·三五，意大利百分之二·二，日本百分之二，荷蘭百分之一，挪威百分之〇·四，葡萄牙百分之〇·四，西班牙百分之一·一，瑞典百分之〇·七，瑞士百分之二，西德百分之六·一。

#### (丙) 美國預定發射三枚衛星

美太空總署和歐洲太空研究機構聯合宣稱：於七月廿二日簽署一項同意書，授意太空總署

發射二枚歐洲太空研究機構的衛星，預定於一九六七年完成，其基地指定在加州空軍發射場范登堡，首枚叫『伊斯羅一號』（即歐洲太空研究機構之簡稱），以研究高空的質點——特別是宇宙光，和有效的內空離子層，第二枚為『伊斯羅二號』，以測驗太空和宇宙放射物，『ESRQ』歐洲太空研究機構的正式會員為英國、比利時、丹麥、法國、荷蘭、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西德、意大利也贊成參加，但簽署於該約却延遲了，奧地利只派了觀察員。

#### (丁) 美國發射英國衛星，並協助意大利發射

一枚英國的科學衛星，定名為『亞里二號』，由美國四節的童軍火箭推送，時間為三月廿七日下午十二時廿五分，這枚一五〇磅重的英國第二枚衛星，由美太空總署送入了太空，其設計是由劍橋大學的科學家和明治斯大學及英國空軍部合作，以便由該衛星的無線電報導獲得資料，和測定大氣層中的臭氧……『亞里二號』是一枚三五長的圓型包裹，直徑二三吋，其最高點為八四三哩，最低點為一八〇哩，以一〇一分鐘繞飛地球一週，其運行角度為五二度。

美國太空總署訓練的意大利技術人員使用美國的童軍火箭，並發射意大利造二五四磅重的『仙馬哥斯一號』衛星，於十二月十五日發射，這是美國和國際合作的首次由外國人發射的衛星。這二六吋圓型的設計，以便測驗空氣的密度，離子層資料，和對長距離的無線電發報的干擾，這枚衛星，是由意大利太空研究署在歐洲所造的第一枚衛星，其最高達五一〇哩，最低點為一二八哩。

#### (戊) 印尼發射的報導

印度尼西亞國的安他新聞，於八月十五日報導說：印尼第一枚印度製造的火箭，已經發射，其高度達（三七）哩，時間是八月十四日。



# 協奏曲

伍 牧

三十三、派格尼尼 Nicolò Paganini

——一七八二——一八四〇——

派格尼尼在他當代人的眼中，是一位神話式的人物，而在現代人看來，也依然如是。當他在世時，有關他的種種傳說，就已罄竹難書。他被疑認為是兇手，色情騙子，逃犯，當然也是一位最偉大的演奏家。英國人時常在倫敦街頭追隨着他，乘機摸他一把，證實他是血肉之軀。在維也納，他的音樂會，也總會引吸大批的聽眾。有一位諷刺家批評派格尼尼的演奏會說：「足可使大部份的提琴家去自殺。」另外一個人吹噓說有三百位聽眾都住進了醫院，因為「過度神往」；評論家們因為「腦部受到嚴重的煽動而受損」，四百多位藝術家因為「過度驚奇而致口耳張得太大，無法再行閉籠，需要動手術。」

他能用一根琴弦演奏艱深的作品，也故意將琴弦調錯以獲致出奇的效果。但是他並不是這種演奏法的始作俑者，早在他以前，就已經有人嘗試過了。他的精於利用双指按弦，單和音及

双和音，以及他的撥弦技巧，都是前人所不會用過的。有時他用竹枝替代琴弓，他更曾用攪琴奏出驢子的叫聲以娛聽眾。

但是派格尼尼的小提琴技巧，決不僅只是這些古怪的賣弄，他的演奏實在是與世無匹的。當時許多名作曲家及樂評家，都欣賞過他那熱情動人的演奏。蕭邦、裴遠士、舒曼、李斯特、舒伯特及羅西尼等人，都承認派格尼尼的小提琴演奏，堪稱絕響，充滿了火樣的熱情與深刻的憂鬱。羅西尼說：「我一生只哭過三次，第一次是早年一齣歌劇的失敗，第二次是在一個船上的宴會中，一隻燒好的火鷄落入了河中，第三次是初度聆聽派格尼尼的小提琴演奏。舒曼對他的演奏，也感到相當的激動。李斯特則謂：「那四條琴弦，能表現出何等的痛苦，不幸與折磨！」

## D 長調第一小提琴協奏曲

Concerto No.1, in D Major (Op.6),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 ① 莊嚴的快板。
- ② 富表情的慢板。
- ③ 廻旋曲：活潑的快板。

在這首協奏曲中，派格尼尼將小提琴的調弦昇高了半個音，使它們變為降A、降E、降B及F。開始時的樂隊導奏，具有輕歌劇序曲的風格。它類似進行曲，略帶誇張，極似一首活潑的節日音樂。小提琴的進入，也極為動人，獨奏部份一直保持着威風凜凜的雄壯風格。廣濶的跳躍，双指按音，以及峻峻的急奏，使獨奏者控制着他的樂器經過無數的困難技巧。主題大多



短小合宜。最著名的一段旋律具有感人的甜美與嬌柔，有若意大利歌劇中的女主角（譜①）。它非常合宜的分佈在小提琴各部首域中，它的抒情氣質也是演奏家的最好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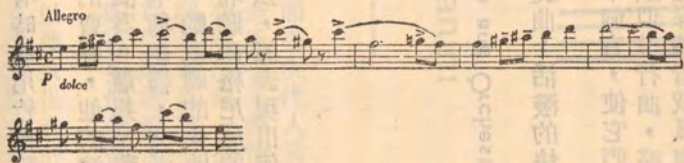
慢板樂章是一段極富情感的音樂。它由樂隊的一段戲劇性演奏而開始，獨奏者奏出抒情的旋律（譜②）。派格尼尼的演奏常被認為非常富有熱情。像這樣的一首慢板樂章，則更能襯托出他的這種風格。

末樂章是活潑的快板，獨奏部份的技巧非常艱難，其中双和弦的樂段，更是困難之極。

唱片介紹：Francescatti, 小提琴，

Ormandy 指揮費城交響樂隊。Columbia ML-4315；MS-6268。

Ex. 1



Ex. 2



### 三十四、普林克 Francis Poulenc

——一八九九——一九六三——

#### D 短調 双鋼琴協奏曲

Concerto For Two Piano and Orchestra in D Minor

普林克的風格與塞比留斯或柴考斯基不同，在他的作品中沒有無窮盡的靈魂探索，或者是情感上的戲劇性衝突。他的旋律平易、文雅、通俗。他是一位愉快機俏的作曲者，雖然他作風是反浪漫派的，但仍然非常敏感。他的和聲澄澈、旋律平易，結構單純。他長於表達微妙的音樂情感，是一位小小的詩人。

這首協奏曲於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在維尼斯的一個國際音樂節中，初奏問世。由作者本人及費瑞爾（Jacques Ferrer）擔任二部鋼琴，米蘭的拉斯卡拉樂隊的部份隊員擔任助奏，德佛（Desire Defauw）指揮。樂評家對這次演奏的批評是：「極為精彩。」

- ① 不太快的快板。
- ② 甚緩板。
- ③ 末樂章。

為求瞭解第一樂章的複雜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將普林克在樂譜上所附加的演奏說明列舉出來。他利用「華麗」、「愉快」等形容詞，形容主要的音色，而以「非常乾澀」、「非常精確」、「及「非常甜美」等詞句，形容那些對比的微妙混合。將近結尾時，兩具獨奏大提琴及一



真獨奏的低音大提琴有一個短小的樂隊，然後第一鋼琴又行出現，普林克給它的指示是「神秘而同時要明瞭。」這種在文字上看來是相互矛盾而不可可能的形容，並不是意圖造成混亂或笑話。在他的音樂應對之中，不乏抒情的氣質，普林克極欲在速度的變化，悅耳的音色，以及矯揉造作的美感之中仍能保持着這種抒情的風格，以防止一般演奏家，在音樂廳中的故意賣弄。第一樂章大部份都是輕快活潑的。旋律非常整潔，和聲帶有近代色彩。其中有一些樂段使學院派的人士也會感到可愛。

慢板樂章與一般所謂「新古典派」所具有的十八世紀風格並不相同。普林克的手法近似於莫扎特，而非巴赫或韓德爾。這一樂章溫和而迷人，譜上不時附註有「甜美」及「平淡」等形容詞，一方面作為演奏的指示，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音樂的性質。

末樂章清新而動人，使普林克仍不失為一些非常引人喜愛的作曲家。

唱片介紹：Poulenc, Fevrier 鋼琴，Pretra 指揮巴黎音樂學院樂隊。Angel 35993；S-35993

### 三十五、普可費耶夫 Serge Prokofiev

——一八九一——一九五三——

普可費耶夫的作品，總是非常平易的。他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作品流暢，而且對任何形式的作品都能勝任愉快。在近代作曲家家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在各方面都很成功，而且在氣質

及技巧上所涉的範圍非常廣泛。普可費耶夫熟知應如何將音樂組合在一起，他的音樂結構總是保持着澄澈清晰，他的旋律卓越而具有特色。他的作品在樂隊上經常具有獨出心裁的創意，並具有清晰的邏輯。而且不論他的樂句是尖刻或是粗濁，它們都能向聽眾交待得非常清楚，在音樂及情感上都能貫徹一致。

普可費耶夫很快就在近代音樂中佔有了重要的地位，因為他的作品使學院派及急進派人士都能欣賞接受。年青的一代更對他抱着渴望，因為他們是戰後的懷疑論者，他們不滿於斯克里亞賓的故作神秘，也不喜印象派的曖昧氣氛。普可費耶夫音樂中的辛辣諷刺，以及他的樂隊的平實，無疑是久被期待的一種解脫。在另一方面，一些守舊的人士，受到了史特汶斯基的野蠻性刺激，與舒恩伯極端理智的左右，普可費耶夫對他們也成了莫大的安慰。在他的作品中，可以體驗到莫扎特式的純樸精神，它們明晰、優雅、具有魅力、與機智。由於他的特殊天才，他能雙方面兼顧，把握了音樂風格的兩個極端。有如一位優秀的鋼琴家，伸出雙臂可以同時演奏鋼琴的兩端。

但不久他的作品就成為樂評家的新爭論目標，急進派的人士開始反對他的傳統色彩，學院派則又不滿他的時時脫離正統。但二者均不能代表完整的普可費耶夫，他非常重視自己的天賦，使傳統能夠廣續不斷，且深知如何將固有及前進的因素用在他的音樂中，使偉大的傳統得以留存。他的第三鋼琴協奏曲（完成於一九二一年），就顯示了他的獨創性，但却不脫協奏曲的傳統。它使兩派人士都能滿意，也會同感不滿。作品的本身是完全成功的，在近代鋼琴協奏曲作品中，也是一首傑出之作。

一九三四年，普可費耶夫結束了在歐美等地的遊歷，返回自己的祖國。此後他的音樂就有了顯然的改變，抒情的氣氛又告出現，奇異的風格則相對的減弱。他的諷刺手法，仍然和過去同樣的銳利，但變得較為溫和、更具人性。由譏諷轉為寬厚的微笑。他在這一時期中完成的第



普可費耶夫的音樂中，含有強烈的俄國國民樂派傳統，在這首協奏曲中，這種風格不時在各樂章中強烈的顯示出來。序奏的旋律，由單簧管奏出，帶有俄國的鄉愁氣息（譜①）。小提琴接續之，然後弦樂器有一段激動的樂段，為獨奏者完成了準備。鋼琴以一剛強的主題開始（譜②）。橫笛及單簧管奏出開始的樂念（譜②a），並將它變成為一個躍動的強壯旋律。鋼琴又重新演奏一次這個新旋律，然後再轉由橫笛及單簧管吹奏。鋼琴及樂隊發生了不諧和的相互衝突。八小節的獨奏，引入了雙簧管及小提琴所奏出的抒情第二主題（譜③）。普可費耶夫利用響板強調旋律中的每一個音符。單簧管另又加上一個樂句，然後鋼琴奏出全部旋律。雙簧管顯示出一嬉鬧的舞曲旋律，以典型普可費耶夫的活潑性格跳躍翱翔（譜④）。獨奏者則忙於他的技巧表演，然後轉回譜③。此後是一個自由而興奮的樂段，鋼琴在樂隊的起伏之中點綴彈奏。富有感情的導奏旋律（譜①）再度出現後，音樂的速度轉回行板，氣氛也變得溫暖而細心，當它在樂器之間轉換時，音樂的色彩也隨之而不停的變化。鋼琴接續後，低音管遲一小節以對位手法追隨之。譜①再度出現時，由單簧管帶頭奏出旋律。鋼琴以半小節之差，隨在後面。這一段對位的手法，非常自然。音樂的可愛抒情氣質，非但沒有受到對位法的影響，反而更形增強。隨後是一個漲落互見的樂段，音樂起伏增漲，然後又行退落，準備各引導

Ex. 3



Ex. 4



二小提琴協奏曲，顯示出抒情及溫暖的氣質，不再有諷刺及怪異的風格存在。普可費耶夫仍然喜歡偶而表現出猛烈而不協和的綺想，但它們已成爲一種解脫，在一般小提琴的末樂章中，均不難發現。這首協奏曲，大部份都表現出人類的富足與溫暖。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具有極富浪漫性的旋律，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也不例外。

◎長調第三鋼琴協奏曲

Concerto No. 3, in C Major (Op. 26),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這首協奏曲完成於一九二一年，但曲中的許多主題，則在數年之前就已逐漸有了構想。第二樂章中的E短調變奏，係一九一三年所作；第一樂章的最初兩個主題及兩首變奏，爲一九一六及一九一七年間之作；末樂章的一、二兩主題，係取自一九一八年所寫的一首「白色四重奏」（White Quartet）。甚至第一樂章再現部中的一段非常困難的平行三度樂段，也是出自一九一一的手稿。

①行板——快板。②主題與變奏。③從容的快板。

Ex. 1



Ex. 2





主題的出現。樂隊自行奏出四小節弱音，鋼琴輕巧的進入，逐漸增強它那流暢的演奏。最後鋼琴雄壯的奏出譜②，樂隊也一同加入，形成熱烈的推進。橫笛及單簧管又重復了由譜②a所導致的敏捷演奏。鋼琴在三次演奏之後，以不諧和弦奏出譜②，而由樂隊陪襯之。譜③出現後，一直進入尾奏。它以前的一個過渡樂句作為開始，這個樂句曾兩度為譜②的出現作為前導。音樂的華麗氣質逐漸增強，力量也隨同增加，遠超過了前面的比例，造成這一樂章的高潮。

第二樂章由幾首變奏所組成，以一個主題為基礎（譜⑤）。開始部份完全由樂隊自行演奏。鋼琴以顫音及一段段彈奏而開始了第一個變奏，它和原來的主题非常接近。第二及第三變奏都是非常狂烈的爆發，輝耀而富精力。第四變奏是一首可愛的冥想曲。第五變奏以略帶幻想性的快板開始，然後轉為一首粗率的俄國舞曲（譜⑥）。音樂毫不停頓的就由第五變奏進入了尾奏，它由橫笛及單簧管奏出主题而開始，以鋼琴及樂隊間一段平靜而富感情的應對作為結束。

末樂章由低音管奏出的舞曲開始，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以撥奏協助之（譜⑦）。這一樂章概言之，可以算是一首廻旋曲。譜⑦左右了開始部份，然後退讓給一段應對樂段（譜⑧）。開始的樂念（譜⑧a）非常重要，它每有機會必定出現。鋼琴及樂隊交互助奏，密切配合一同奏出那些升降的樂句。有時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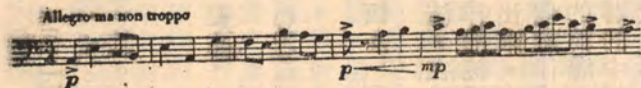
者也吵鬧糾纏不清。獨奏樂器演奏了數小節之後，樂隊迅即為開始時低音樂器的舞曲（譜⑦）完成了準備，鋼琴也由此而再度回復它的演奏。這一個樂段結束後，另有一對比樂段開始。它是一個三段的插奏，開始時由木管樂器奏出一富情感的旋律（譜⑨）。然後鋼琴呈示出一新主题（譜⑩）。鋼琴及大提琴以二重奏方式再度奏出譜⑨，並且予以擴展。單簧管及低音管也奏出前面的低音舞曲（譜⑦），並由低音弦樂器彈撥伴奏之。這一主题控制着全局，直到結尾來臨。結尾樂段使鋼琴獲得了最輝煌的發揮，樂隊也呈現出全部的力量。

唱片介紹：Graftan 鋼琴，Szell

指揮克利夫蘭交響樂

隊。Columbia ML-63

Ex. 7



Ex. 8



Ex. 9



Ex. 10



Ex. 5



Ex. 6





小節追隨之。然後獨奏小提琴開始了奇妙的奏弄，主題（譜①）則仍然由樂隊中的低音部繼續演奏。樂隊奏出九小節過門，然後獨奏者呈示出第二主題（譜②）它較第一主題更為抒情且浪漫。獨奏樂器的奏弄更覺熱情，但綺想的成份則稍弱。銅角及單簧管預示出譜①的即將再度出現。過門樂段非常平靜，獨奏者與樂隊中的小提琴、及中提琴交互演奏，然後譜①再現，由低音管、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的撥奏使它的節奏增強。小提琴在其上，有若強迫似的奏出它的花腔。這種不安定的氣息，使譜②也受到了影響，當它再度於木管樂器中出現時，似乎略顯悲哀而變形。但當獨奏的小提琴奏出譜②時，使它又恢復了原有的平靜。悸動的譜①又告出現，仍和前面一樣的由低音管、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的撥奏帶領。這時更由大鼓柔和的加強節拍。獨奏者在其上奏出它的花式旋律。譜①的變形由各樂器相繼奏出，最後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重新呈示出譜①，再告回復原有的平靜。再現部由此開始。過門樂段非常多變，譜①於其中仍佔有重要地位，獨奏小提琴呈示出譜②。隨後是獨奏者與樂隊的一段溫暖二重奏，速度也略轉快。譜①平靜的以卡農形式出現，尾奏開始，小提琴以半小節之差，追隨着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低音管及銅角更強的奏出譜①。主題再度落入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中，獨奏者則奏出一聯串的和弦。高潮出現。在突然的一個停頓之後，由兩聲平靜的和弦，使樂章意外的結束。

慢樂章在習慣上都是協奏曲作家們用來發揮他們的抒情旋律的地方。普可費耶夫也充分的利用了這種傳統。這首行板樂章，是近代協奏曲中新浪漫氣質的一個最傑出的代表。在兩小節導奏之後，翱翔的主題立即出現（譜③）最初由獨奏者呈示，然後轉入樂隊中的弦樂器部份。由這一個主題，又發展出三

Ex. 3



25 ; MS-6925 Graffman 鋼琴，Jorda 指揮舊  
金山交響樂隊。Victor VIC-1105 ; VICS-1105  
(\$2.50) Prokofiev 鋼琴，Coppola 指揮倫敦  
交響樂隊。Angel COLH-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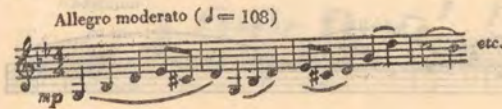
### G 短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

Concerto No.2. in G minor (OP.63).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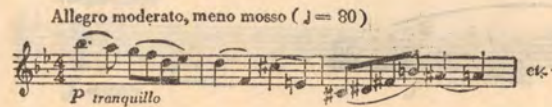
① 中庸快板。 ② 很慢的行板。 ③ 加強的快板。

普可費耶夫的喜於將旋律並置的手法，在這首作品中，不及第三鋼琴曲中顯著。它所注重的是旋律的純樸以及情感的溫暖。這種特質，在第一樂章中就顯示了出來，它以兩個旋律為主，二者均極美麗且富抒情氣質。第一個旋律由無伴奏的小提琴開始（譜①）。它和第三鋼琴協奏曲的前導主題類似，也具有典型的俄國風格。譜①轉給加用弱音器的中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後，有幾小節活潑的旋律出現。然後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再度奏出譜①，獨奏小提琴相隔半小節以卡農形式同樣奏出譜①。當它們開始復奏時，獨奏者領頭奏出譜①。由低音管相隔半

Ex. 1



Ex. 2





個主要的樂段。在前二樂段之間，有一個簡短而活潑的間奏。第二個間奏擴展成爲這一樂章的中間部份。譜③及第二個間奏中的一個樂句，共同組成結尾部份。樂章開始時的數小節，這時又變成爲結尾的幾個小節，主題（譜③）最後由單簧管以低音域奏出。

末樂章爲一輝煌而艱難的迴旋曲。開始時獨奏樂器以双音及三音組成的和弦，奏出迴旋曲的主題（譜④）。生硬的節奏，更增強了它的銳利氣質。隨後是一個華美溫暖的旋律，由小提琴以圓潤而宏亮的G弦奏出（譜⑤）。這一樂段將近結束時，譜④又由弱音的中提琴及低音大提琴奏出。譜④再度出現，仍然保持着原來的尖利氣質。第三個主題，相當抒情，由獨奏者呈示（譜⑥）。它的開始樂念（譜⑥a），形成一優異的節奏性旋律，發展爲轉回譜④的過門樂段，譜⑤這時再度出現，使迴旋曲獲得平衡，譜④隨後出現。尾奏中，也保持了這種形勢。樂隊利用譜⑥組成一簡短的過門，然後進入華麗的尾奏，樂譜上註明爲「激昂」。

唱片介紹：Oistrakh 小提琴，Calliera 指揮愛樂交響樂隊。Angel 35714；S. 35714。Kogan 小提琴，Kondrashin 指揮。Monitor 2051 (U.S.\$2.50)。

Ex. 4

Allegro ben marca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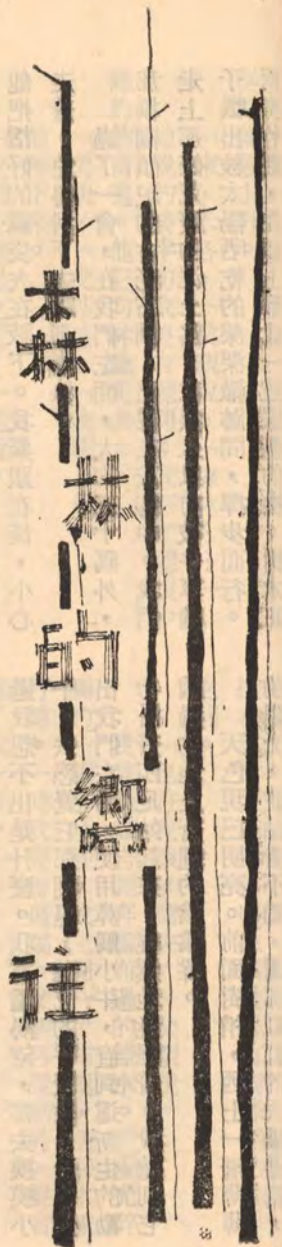
Ex. 5

Allegro



Ex. 6

Allegro



F. D. De Castro 著

劉康寰 譯

父親一向用腳把我弄醒。我睡地板，就跟每個住在呂宋島上偏僻村落中的人一樣。他的腳踏在我屁股上，把我翻來覆去當做橡皮球般搖動，使我醒來。如還不行，就把腳移到我頭上，攔在那兒。他雖常常洗腳，但它們晚上出汗，水氣乾時，腳趾間發出強烈的動物氣味，騷擾我的倒不是氣味而是那種覺得會把我腦漿榨出去的壓力。

不過，在徒步去森林那天，他試了一種新

方法。用腳趾把我鼻子夾住。我不得不在他腳下掙扎，插着雙臂，像個溺水的人。他腳趾間死老鼠的味道，幾乎使我作嘔。

「醒來，米谷。醒來。」

我睜眼一看，天還沒亮。又閉起來，側身睡去。

「你要是想跟我去，就現在起來。」

「還是黑天。」我抱怨說。

「好，他說：『我走了。』」



我聽到他走向門口。

「等等，」我說。「我來了。」

我捲起草蓆，匆匆穿衣。可能我還半睡未醒，因為我出去時，沒找到門，竹片編成的牆把我碰個正着。

他在院子裡等我，夜的空氣使我精神立刻振作起來。黑暗逗留不去，寂靜深沉。聽不到一隻蟲一片葉的聲音。我想，大地正屏息等待第一線天光的出現。

在外面稻田，父親領路，走在低而窄的田埂上。他皮靴的吱吱聲，加深了四週的靜寂。他把摺好的蓆袋夾在腋下。我緊跟在後，小心走着，免得滑下去踩到嫩秧。

過了一會，在我們左面，大約五十碼外，那橋欄傾圮的古老石橋，出現在灰霧中。我們走上那條荒廢的泥土路，在很久以前被牛車輪子輾出被太陽晒乾的深深轍跡間，擇步而行。兩旁竹叢，在頭上形成一道朦朧的拱。樹木正

從椰葉叢上升。

「來，米各，」父親說：「森林……」

他說的後半句我沒有聽到；我正在聽腹中隱約的雷鳴。他已向林地走去。

「父親，」我叫道：「我餓了。」

他停下來。

「我們在這兒吃吧！」他說。

把蓆袋舖在草地。他從衣袋中拿出用香蕉葉包得好好的早餐——乾魚和冷飯。我們面對太陽而坐，靜靜地吃着。

走到猴橋，太陽已晒乾朝霧。淡藍的天空，偶爾有幾片白雲。森林中吹來一陣勁風，敲打着樹葉。

「你想你能過橋？」父親說，拿起吊在我肩上的蓆袋。

去森林必需過橋。並不是真正的橋。父親說，獵鹿的人爲了省路，在峽谷兩岸架了兩支竹竿。離地至少五十呎。一條扶手索，緊緊地

在甦醒，發出細微的磨擦聲。在這些聲音裡，我聽到了遠處村中的鐘聲；清脆得像棉花苞在田間綻放。

路向沼澤區低陷之前，我們已走下河岸，進入長得高過我頭的玉蜀黍田。我們通過時，發出很響的碰擦聲，驚起巢中的鳥。出來走到一小片伐過樹木的空地，見到一條鋸了角的母牛，在八至十呎開外，可能是村中走失了的，正在輕舐新生的小牛。

我一定走近了一點；父親伸手把我阻住。同我母親有關的一種思想，在我心中形成，不過我想不出是什麼。我有種渴望，要去摸摸小牛，去感受它那潮濕，聽它的呼吸聲。母牛覺出我們在場，便用鼻觸小牛，直到這新生的動物抖着四足站起來，輕鬆地跳躍着。我聽到它躺過的地上蒼蠅的嗡嗡聲。

天色現已明亮。前面樹梢，洒上一層薄薄的陽光。我站着不動，看那紅紅的太陽邊緣，拴在對岸的枯樹幹與我們這邊有個蜂窩的高樹之間。

「也許我該單獨去。」父親說。

我俯視巉岩間奔騰而過的綠水。在陽光碎灑的一個水窪裡，我見到一片枯葉，隨着水流打轉。一時我覺得孤獨。父親再說話時，聲音嚇了我一跳。

「你可以在這兒等，」他說：「給我二十分鐘去摘葉子。」

那是一種樹葉，名字我已忘記。只在森林生長。接生婆要父親去找這種樹，把葉子採回來，掛在母親房間的牆上。等嬰兒出生時，放在瓦盆裡燒，烟氣滿屋，把精怪趕出去。

「沒有別的路？」我扭着頭問。

「繞到那一頭，」他說：「不過要費很久的時間，才到得了。」

不能過橋的思想我頭痛。我記起在那古老的石橋上遠望森林所消磨的時光。見它鑲着正



午的陽光，儼如罩着頭巾的婦人。下午，見它在映成火紅之前，變為紫色。我一向對它懷着強烈的渴望。有一天，我問父親，可否單獨到森林裡去。「不可以，」他說：「一定得有人帶你。」於是，他想起他第一次去森林歷險時的感覺：「我不怕野豬，蟒蛇或遮蔽陽光的大濕樹。嚇唬我的是某種見不到的東西。覺得它在頸後呼氣，却猜不出是什麼。我有種感覺，覺得它老是待在那兒。」他的話留在我心裡，有好些日子，我不停地想到森林，做着夢想。黃昏的時候，便獨自一人，躲在樹後，或躺在草地，對森林臆造出蠻荒的故事，在那些故事中，我做出勇敢的事情。

「來，米谷。」

我愕然轉身，見父親從地上拾起一根長而直的樹枝，像持標槍一樣，投進峽谷。樹枝刺穿陽光，在岩石上碎成小段。

「太陽熱起來了。」他說着解開襯衫扣子

道的唯一禱告詞。然後抓住繩子。腳放在橋上，使勁踏下去，感到腿上的肌肉因用力而緊縮。

我前進一步，又進一步。沒看父親，便知他早已到了對岸，看着我，就像我常常看蜘蛛吊住一腿，想知道蛛絲是接連的或是斷的一樣。

我每一步都緩慢而小心。全神貫注在光腳板上，兩足緊緊地貼着竹竿。過了一半，胸頭的壓迫感幾乎使我透不過氣來。我覺得沉重，腿上像吊着鐵鍊。只得停下來，站着不動，緩緩吸氣。

這樣做是錯了。我膝蓋開始發抖。頭痛腦脹。橋在足下搖擺，水在橋下流得更響。

「不要往下看。看我，米谷。」父親喊着，像在幾哩路外。

我猛一抬頭，見他倚樹而立。手伸向兩邊，像釘在那株樹上一般。我用目光求他給我一

。他靜不下來。拖着地上的落葉，不停地走動。我望着森林。森林近在咫尺。我龍見到它深綠黝暗。我能感覺到，聽到和嗅到。它使我的心急迫起來。

「我要，」我說。「我要過橋。」

我的語聲很大。覺得堅定而自信。可是，當父親邁步上橋時，我便呼吸緊促起來。喉中像塞着棉花，却特別清楚地見到他靴尖上有隻紅螞蟻在爬。他不在意地，幾乎是帶着嬉戲的態度過橋。我有個幻象：在心眼裡，看到自己掉下峽谷，手足亂舞，扭曲着嘴，叫不出聲。

「沒有什麼好怕的，」父親說：「只要抓住這繩子。」他把繩子拉動幾次，試試兩端的結。我感到每拉一次，頭上的蜂窩便顫動一下。「像在陸地一樣輕鬆地走，不要往下看。」

我想起洛倫卓神父的話：「急難當前，只要想到上帝，劃個十字，祂便會保護你。」

我劃個十字，肅立半響，迅速默念我所知

絲微笑。他把手伸向前，不慌不忙，輕鬆地微笑起來。

抓繩子的手指放鬆了。我才知道我用了耗盡體力的勁兒。於是提起一足，陡然一振，覺得身子輕了。一股輕快的熱潮流過全身，兩足堅定地向前移動，不由自己。最後踏上地面時才覺得腿軟。父親抓着我肩膀，我把頭靠着他。

「現在，米谷，」他說：「你算是長大了。」

過了橋，穿越一片仍在陽光下酣睡的草原。父親從攔路的第一株樹上，拆下一枝去掉樹葉。像支棒子一樣拿着，靴子吱吱響地向前邁進。

我開始想那些在我心中經常出現的蠻荒故事。看見自己跑進森林，像頭口渴的鹿，飲於第一道清泉邊。手裡拿着刀，準備搏殺攔路的野獸和蟒蛇。在叢林深處，把刀鋒戳進高大的樹幹，看樹液如血一般滴落。我用最大的嗓門



叫喊，回聲也在叫我的名字。

到達森林小徑時，我爲那驟然的陰暗所震撼。停滯的空氣，沉重地掛在樹葉，藤蔓與羊齒植物的交錯間。我們好像經由一道裂縫，進入一堵牆，乍一進入，縫即密合。四週都是陌生的感覺，充滿動作的靜止，充滿聲音的寧謐，充滿光明的黑暗。想想這未知的天地比外面的世界更屬於我，我覺得快樂。但對那環伺深藏幽秘的警惕，却使我起了鷄皮疙瘩。

父親開口唱歌時，我正在擦去臂上的寒意。他沒有先清清喉，試試音。便放肆地突然高唱，像個聽不厭自己聲音的人一般。他全身都在唱，手裡的樹枝，在小徑左右打着拍子。我的血液爲之發癢。這歌我很熟，但聽來陌生，是我祖父生前所教我的唯一的歌。我常在田間自唱，但不知其真正意義。

哦，長髮垂肩的女郎，  
是誰縫妳的衣裳？

是誰使妳顧盼生姿？  
是誰使妳步履生香？

我帶來棉絮使妳安躺，  
我充滿青春活力無量；  
爲妳帶來禮物和火種，  
還有自己叉魚的長槍。

父親的歌聲從樹間繚繞而下，樹葉都在震響。歌聲稍停，便可聽到回聲，以及林蔭深處鳥兒低聲的啁啾。

以前從沒有聽父親唱過歌，我奇怪這回是什麼原因使他高唱。後來才知道他用聲音來嚇跑野豬，用樹枝催趕可能藏在路邊的蟒蛇。

小徑幾乎全被成堆的敗葉，枯枝與羊齒植物所掩蓋。穿過片片的陽光，顏色動人的蝴蝶到處翩翩飛舞。一株枯樹幹上，有條綠色蜥蜴，它那黃色的喉嚨在鼓動。

歌停之後，父親繼續用木棍在前面輕敲，

像瞎子摸路。然後慢下來，指着每一種樹，把名字告訴我，可惜我一個也沒有記住。

我以爲他已忘記採葉子這回事了。走到岔路口，他向通到地凹的一條走去，回頭對我說：「那一條通到樹。」

「我們現去哪兒？」我問。

「我帶你看樣東西。」

我們沿小徑下行，峭壁間爬滿苔蘚及鈎鬚如髮，僵硬靜止，却又似乎是活動而害人的藤蔓。我無意中踩到一隻蟾蜍，像踩到熱灰，拿到手上，却覺清涼。把它貼在額上，却聽到父親在叫喊，我丟下蟾蜍，忙朝他叫聲的方向趕去。穿出一道花形如鈕扣的藍色花障，我發現自己在他身旁，站在一口小圓池的岸邊。

池水深綠。上面濃密的樹葉，使陽光無法穿透有着大球莖與大葉脈的水仙，靜靜地浮在水面。環池長着一圈濃密的羊齒植物與藤蔓，綠色的嫩芽，捲曲向水，似在尋求更綠的凝靜。

父親雖然近在身旁，兩人却像完全隔離。寂靜彷彿在尖叫着，使我竟覺它響得由我耳鼻進入體內。我的頭好似長大了些。俯視脚下，見到一塊拳大的石頭。我把它拾起來，用全付氣力，投進池內。本期望一聲巨響，震撼整個森林，但石頭悶聲下沉。水面破成波圈，復歸沉寂。水變得更靜，平如玻璃，有隻長腿蜘蛛在上面走動，而未引起一絲縐紋。

我屈膝朝水中睇視，見池底有支箭，初看像條小水蛇。

「瞧，父親。」我說，指着它。  
箭頭的金屬染着一層暗光，似在隨着我呼吸的韻律移動。

「來，米各，」父親說：「我們去摘葉子。」

循原路回岔口時，我惦着那支箭。是誰的？從獵人的弓上射出？追逐一頭奔逃的鹿，飛



行的終點竟是這深深的池底。

我們沿另一小徑，爬上一個和緩的山坡。那是一片多草的林間空地，充滿着陽光，從陰暗的池畔出來，這銳利的光亮，使人眼都睜不開來。

父親很快便找到那種樹。底部有個大螞蟻窩，樹枝很低，無須爬上去。父親攀住一枝拉下來，讓我摘葉子。每摘一葉，白漿便在斷梗處流成小珠。麻袋快滿時，父親拍拍我的頭說：「我們得趕快回去。你母親可能需要我們。」

回去的路上，我儘在後面延宕，想給這次森林之行留個標記。我想在樹幹上刻個十字，又記起沒帶小刀。便開始找代用品，一塊有利邊的卵石，或一枝有硬尖的樹枝。可是什麼也找不到。我見到一層厚厚的苔蘚，環生在一株盤根露節的樹幹上。

那苔蘚好像一堆糖果，上有紫、黃、綠色

「聞聞它。」他說。有種很濃的香味。

「把它放在麻袋裡。」

出森林好像比進去時快些，雖然走的是原路。樹木看來更憂鬱；繃邊開始捲曲。當彎向我們的最後一枝彈回原位時，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單獨回到此地。我知道，我的一部份已割下來，留在這森林中。

X X X X X

我家在村落邊沿，看不到遠處的森林。視線爲小山，棉花樹和掛在那多節的枝柯上入睡的棉花苞所阻。天雨時，我得留在屋內，在窗前坐看這寂寞的景物，緩緩消失於霧中。向晚時分，聽季風銳利地呼嘯於樹梢。

父親就補屋漏，或修理母親的炊具。有時，他坐在一角，讀老舊的西班牙文書。有一次，他拿回一個不要了的裝滿黃土的黑盆。坐在桌前，全未意識到週圍的事物，鑄製聖母瑪利亞像，流浪的工人以及後腿直立的馬。

的小結晶。我試着用指甲剝去一大片，包在葉子裡，回家移植到芒果樹上去。每剝下一小片，它便碎成細末，沙一般漏到地面。

「趕緊，米各，」

父親的呼喚聲顯得他已去老遠。四望不見。我沿路邊跑邊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趕緊。」

我繞過一叢矮樹，見他踽踽獨行，用手臂分開低垂的樹枝。

「父親，等等。等我一下。」

他回頭看我，腳不停步，顛了一下，幾乎失去平衡，裝葉子的麻袋滑下肩膀，掉到地上。

一根半埋在枯枝敗葉裡的木頭，把他絆了一下。他把它拾起來，像棍子一樣揮舞着。

「瞧，」他說：「它多輕。」

我從他手裡接過來。幾乎毫無重量。

他彫刻從林中拾回的木頭那天下了大雨。從早上起，風狂雨暴。我以為那是雨季中連下九天的「暹暹」的開始。

早餐後不久，父親磨利我母親常用來削指甲的小刀。他是在和理髮工具放在同一木箱的一個小黑石上磨著。

他開始削木頭時，我坐在離他幾呎遠的椅子上，看他工作。他的手真難看。大而厚，手指短，指尖寬。不剪的指甲，經常藏着一層垢污。

木頭成形時，我望着他的面孔。過了一會，覺得他好像不是父親，是個從沒有見過面的人。他臉色憤怒，又顯得莊嚴，我想像他同時是兩個人，一個是工作得像個狂人，埋怨時光飛逝；另一個是憂愁，無助得像個小孩，在寂寞的心中找尋聲音。

他沒有停下來午餐，繼續工作。向晚時分，事已做完。幾個鐘頭以前不成樣子的木頭，



現在狀如蒼鷺。他放下小刀，打量完成了的工作。我期望他自傲的微笑，但展佈在他臉上的是一種謙遜的表情。這時，他發覺我的在場，竟把目光避開我。

我見過蒼鷺一次，在天上，在厚厚的雲下。母親的一隻母鷄，在院子裡走失了好幾天，父親和我到田裡草堆間去尋找。是收穫季後，田裡遍佈谷粒。太陽剛下山，我抬頭仰望，見到一群蒼鷺，在低空飛翔，剪動雙翅，伸出長足和頸。我目送它們飛去，直到變成小點，在灰色的地平線上，然後，聽到父親說：「蒼鷺回家了。」

父親用木頭刻的這頭鳥是在地上，可是它的姿態，暗示出天的流動，寂寞飛行的途程，落日的垂暮。它的頸子堅定而直，翅膀微張而舉，像劍一般待機而擊。我幾乎能感到它肩胛處肌肉的牽動。它拾頭的樣子，使我想起母親聽到教堂鐘聲宣告村中某人死亡時抬頭的樣子。

一向默不作聲。你會以為他送進嘴的是上帝本人。他從不用匙，又或刀，用手抓，不論米飯多燙，都能用手指捏成一團，放進口內。他飯吃得雖多，却向來很瘦，瘦得如你給他披上黑袍，就跟洛倫卓神父一樣，蒼白，臉頰內凹，脖子上的喉結如桃。父親喜歡吃洋葱番茄炒蝗蟲，甲蟲或蚱蜢。這天晚上，我們吃醋溜蝗蟲。

我們會一言不發地吃完這頓飯，要不是他給接生婆留個座位。她是個僵僵的老太太，灰髮粗硬，左臉有個贅疣，語聲如繃緊的細線的琤琤聲。她剛落座，便開始絮叨。

「我真不相信，」她說：「像你太太那麼骨格粗大的女人，竟像個寵壞了的小孩，老是悶悶不樂，老講到死。」

父親微覺不快地望著她。「妳說什麼？」  
「今天早上，」她說：「我聽到她自言自語。」

父親打破沉默時，語聲像封藏了多年一般。

「從前有個了不起的畫家，在牆上畫了一頭蒼鷺。」他說：「他快死時，便騎上鳥背，飛去天堂。」

我一定目瞪口呆地望著他。他在微笑，臉上滿是微笑。

「閉上嘴，」他說：「蒼鷺會進去。」

「是真的嗎？」我說：「關於畫家和蒼鷺的事？」

「是的。」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米各，」他說：「不過我相信。我認為這樣想是件好事。」

× × × × ×

一天晚餐前開始下雨。接生婆端了一盤食物，送給母親。父親和我在桌上吃。他吃飯時

「妳聽到什麼？」

「主耶穌，」老太太說：「她那麼害怕。我從來不知道有人這麼怕生孩子。你會以為她頭一次生。」她笑得咯咯地。「我經常說，女人永遠不要訴苦。不忍受最小的痛苦，得不到天堂的果子。」

天黑時，洗好盤碗，我走進自己房間，把草蓆鋪開。仰面平躺，閉上眼睛。但睡意不來，連睏倦的感覺也沒有。通常我一閉上眼，就跟花朵閉起來過夜一樣，一陣強力的黑霧，便會把我吞掉。今晚，雖然我全身都準備入睡，心却沒有。它特別清醒，充滿思想。我知道人們死於疾病；死於致命的意外事件，如從教堂的鐘樓掉下，被瘋牛衝撞，溺於河中。可是女人怎會死於生產？死亡怎樣進入體內，像氣味由鼻孔進入？像寧靜由耳孔進入？死亡是什麼樣子？也許是粒種子，在我們每個人的體內，到時候便發芽生刺。母親會死？她在嬰兒出生



前死去會怎樣？嬰兒也會死？我想起和父親去森林時，在路上見到的母牛和新生的小牛。母牛想到死？然後我想知道有個弟弟時是個什麼感覺。有個妹妹的預期並不使我興奮，那使我淡然不歡。一定得是個弟弟，我對自己說。我不在乎它像不像我，只要有人聽我差遣，有人同我玩，聽我說話，當他大得即使斷了一根骨頭也不會哭時，同我角力，摔交。但如把這位弟弟推到世界上來時，要母親死，對我似乎不公。我願有同上帝理論的能力，說服祂別讓她死。

一隻流螢從開着的窗口進來，我用眼睛跟着那閃光。我覺得必須望着它，好像它握有給我的私人信息。我記起郵電大廈裡用來給遠方的人傳送消息的蜂鳴器，我知道那些電報，老是帶着死亡的消息。

螢火蟲繞室三匝，飛出窗外。我再度閉上眼。我好想睡。主，請讓我現在睡去。我感到

「你忘記關門了。」我說。

「把它關上。」他說。

我沒有立即關門上門，却探頭外望。積水在竹梯脚下發光。結着夏來頭一批果實的芒果樹，巨影朦朧。我聽到水滴墮地的聲音。那兒樹下，我埋過一隻死老鼠，想像中它的鬼魂，正在上面徘徊，看堆積在墳上的枯枝和小石，有沒有受到雨的騷擾。

轉頭關門時，看到門口有個騎馬的男人。馬是白的；馬具的金飾，在月光下熠熠生輝。那人外罩黑衣，戴白邊的帽子。人馬都寂立不動；好像已在那兒站了很久，在等一個人。

「父親，」我說：「門口有人，騎在馬上。」

父親看着我，一指按住嘴唇。

「來，」我說：「瞧。」

他用四、五個大步跨過來。朝門外伸着脖子。

軟弱無力，時間延宕不前，呼吸又不順暢。我聽到手推車在石溝上鱗鱗而過。這聲音消失前，有手杖劃過籬柵的憂憂；然後是對街屋裡醉漢曼陀鈴的叮噠。這些聲音像風吹草動一般打擊着我。使我終於倦極睡去。

我再度睜開眼，問自己雨停了沒有。屋頂已無聲息。窗外清輝如水，那是月光。我起身視夜，無論朝那裡看——雲、樹或田野——都像有火焰在照耀。一股大糞氣味，隨着微風，由田間緩緩飄來。

我走進客廳，見父親在桌前讀書。面前煤油燈的火焰，因風搖幌，並噼噼作響，烟從玻璃罩往外冒。

「我睡不着，父親。」我說。

他從書上抬起頭，轉看着我。「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你母親睡着了。」

我注意到門仍然開着。由門望去，可見到一部份院子。

「沒有人。」他說。語聲顯得煩亂。

他砰然關門，上門，把我拉到桌前，他坐在椅子上，用手臂圍住我。

「你決不要做這種事。」他說。他的手抓得很緊，不過嚇住我的是他的面色。那並非憤怒或恐懼，特質是深厚的慈祥。我更靠近他一點。直到他的呼氣觸及我的臉。

「我做了什麼？」我說。

「你明知門口沒有人。」

「父親，我看見那人。」我把那人和馬的詳情告訴他，「我說的真話。」最後兩個字在喉間哽住。我覺得要哭。

「現在到你房裡去。你該睡了。」

回到房裡，仍睡不着。我竭力對自己解釋為什麼父親看不見那人和馬。也許，當他走到門口時，他已馳去。我想躍出屋外，去看他們是不是還在路上。這時，我聽到父親椅子擦地的聲音。聽到他的足步走向門口。我悄悄起來



。從開着的門裡，見他打開門。他動作的偷偷摸摸，使我以爲他也許害怕見我所見的。他把門慢慢的開了一線，站在那兒看了很久，弓着背，微屈着膝，我有種感覺，覺得那騎馬的人又回到我家門口。

× × × ×

母親每天越來越沉不住氣。就像嬰兒吊在那兒，等着取出來。

「去叫醫生。請，去叫醫生。」她會這樣呻吟呻吟叫喊，我一直以爲她會死。接生婆却冷靜地對她微笑，說：「妳還不需要醫生。我還能照顧妳。」

「哦，不，妳不能。」母親好像深覺痛苦地哀哭。「妳沒有用。妳什麼也不懂。我對妳沒有信心。」

那老太婆不在意母親的侮辱，撫摸着母親濕了的前額。真難相信接生婆那多皺的手，那樣僵硬多節，却那樣溫柔。

「怎麼走？」

「聽着，」他說，把早餐交給我：「從稻田抄短路，直到石橋。就是斷了橋欄的那座。」

「是的，」我說。

「如向右轉，便去森林。記得？所以你要左轉，一直走到鬪雞場。可以見到那座高大的石頭房子，像教堂的鐘樓，在大約七、八家外。牆上爬滿牽牛花藤。你不會找不到。門口柱子上有隻猴子。」

「沒有狗？」

「我想沒有，」父親說：「告訴醫生，你媽要生小孩。醫生有兩匹馬。要他騎那匹公馬，別騎母的，好跑得快一點。」

出來時，我到母親房門口，看她是不是很痛。我不希望她看見我，但她一定聽到了我的足步聲。

「米谷，」她叫道：「這兒來。」

然後，下了九天雨。白天下雨，到了晚上，風從山上猛颳下來。第七天，疾風颳斷芒果樹枝。那天晚上，暴風雨全力打擊，我以爲會把我們的房子摧毀。

河水漲上河岸。稻田被水淹沒，綠色的嫩秧像髮絲浮在水面。風靜時，赤身露體的孩子們出來，在淹水的街上泛紙船。隔鄰那個又聾又啞的男孩，在院子裡張嘴接雨。

第十天，太陽出來，從濕透了的地面蒸出氣味。次日早晨，教堂的鐘聲剛把村人叫醒，父親走進我房裡，拿着一個紙袋。這回，他無須再叫醒我。

「裡面是什麼？」我問。

「你的早餐。麵包和紅糖做的餅。」

他看着我站起來，捲好草蓆。

「你母親要醫生，你知道他家？」

「不太確定，父親。」我說，一面穿衣。

「在村子的那一頭。」

我走進去，把早餐塞進衣袋。

「給我再墊個枕頭。」

母親喜歡要我替她做事。我想這是她使我覺得不再是個小孩的辦法。

我從架上拿了一個枕頭。托起她的頭來墊放時，她呼氣在我臉上。熱而有大蒜味。她真喜歡吃大蒜，什麼菜裡都放。

我直起身，擦去鼻上的大蒜味。等她對我微笑。但她沒有。她睜大着眼睛，像在透視我。我有種印象：她在猜我的心思。

那時，我只有一个心思，與死亡無關。我但願能看看她的肚子。看個夠。那對我好像很重要。但她一直望着我，使我不敢。我迫切希望她閉上眼睛。我又站了一兩分鐘，等她別轉臉。正當我要讓步時，一陣痙攣扭曲她的身體，使她把頭急轉向牆去。

於是我望着。俯視她在毯子下面凸起的便大腹。我望了很久，覺得身上發熱。就像一



陣熱病迅速在我體內散開。可是當我看到它沒有我預期的那麼圓、那麼大時，我不禁迷惑起來。它沒有那天我躺在客廳地板上所見的那麼大。那天下午，我平躺在地上，想睡一會，她正好跨過我。一秒鐘之前，我聽到她裙邊的蟋蟀聲，睜開眼。一時我覺得好像有個大烟囪落在我身上。我所見到的是一剎那間所洩露的，但一切的詳情都一覽無遺，深深地印在心裡，我見到她的大腿，豐腴，白得如乳。我見到那個大肚子，皮膚脹得發紅，從一簇黑色的卷雲中聳起。看起來很嚇人，以後幾天，我把它當作一件秘密的犯罪，藏在心裡。

現在，我望着那大肚子，想像嬰兒如何盤曲在裡面，給母親帶來這一切的痛苦。我看看她的臉，見她双目緊閉，但每一次痙攣，眼圈上的皺紋都會破碎。她雙手緊壓着地板，手臂上青筋凸出。

「米谷，」她喃喃地說：「趕緊，去找醫

醫生家的門是硬木外包鐵皮。其上是一道磚砌的飛簷，垂着牽牛花。我轉動門的銅把手，不推自開。在近乎黑暗的門內，我聽到樓上唱機播出的音樂。我隨手開門，爬上樓梯。梯子很陡，紅磚的梯級，撒有蝙蝠的糞便。蝙蝠的味道使我想起教堂鐘樓上的梯子。

樓梯上頭的門沒有全關。從微開處流出很響的音樂，我奇怪醫生家為什麼一大早便開唱機。

我推開門，門樞吱吱作響。我眼前的大房間，藤椅被推到黑暗的一角，四壁掛着大鏡子，醫生在和他年青的太太跳舞。他穿條睡褲，裸着上身。他太太穿件薄綢的白袍。他倆並不是真在跳舞。只不過相互摟着，腳在地上拖動。

醫生太太見我在門口看，便脫開身。跑向一扇開着的飄着有花邊的簾子的門，我見到她的乳房，在衫內高高地聳着。她把手插進鬆得快要掉下來的髮結，我瞥見她那未剃毛的腋窩

生。」

「是的，母親。」我說，跑出房去。

我在暴風雨後濕透而崩坍了的田埂上跑，不是爲了要快點走到石橋，而是爲了逃避渾水中的小便氣味。

走到石橋時，我停下來，大口地吸着氣。我站在壞了的橋欄上，看遠處的森林。在這清晨，它被藍藍的霧半掩着。

我的心跳得很響，無法平靜下來。我望着霧氣上升，直至森林又恢復原來的樣子——罩着頭巾的婦人的模樣。長遠的渴望又回來了。

這時，我聽到馬嘶。聲音像吹喇叭。一匹公馬拴在竹林裡。我想知道是不是醫生的。於是我記起母親。她會說：「趕緊，去找醫生。」

我跳下橋欄。全力沿街朝醫生家跑去。一道石牆圍着他的家，牆上插滿玻璃碎片。我走進鐵門，見柱上的猴子在剝一支熟了的香蕉。

醫生並沒有馬上接近我。他站在房中間，把一塊白布的一端，塞進褲腰，樣子很笨拙。他向我走來，我目光離不開掛在他前面的那方白布。

我沒有等他開口。便以大過唱機的聲音，嚷出父親要我說的話。轉身匆匆下樓時，還在喊：「趕緊，醫生。不要騎母馬。騎公馬。公馬。」

在院子裡，我拾起一塊小石，打那猴子。猴子從柱上跳起，在鐵鏈的一端，扭着跌下來，對我露牙尖叫。我快跑上街，一口氣回到石橋。醫生太太的影子在我腦子裡嗡嗡作響。我停在橋上，覺得拂面的空氣溫和柔軟。閉上眼，便見到醫生的太太。在心眼裡，我見她狂奔進入森林，赤足白如瓷器，頭髮似風中的烏雲，白色的絲袍飄在身後，掛住樹枝與荊棘，撕成碎片。她全身裸着，站在池畔。望見箭頭，



開始叫我的名字。

我沿着竹林的小徑走去。在荒廢泥土路的鞦韆間走着。有一陣子，我以為聽見了遠處峽谷的水聲。我在去森林的路上——獨自一人。

從衣袋裡拿出紙包的早餐。我咬了一口，吸進一口新鮮空氣。我看看四週，感覺到鄉村的旋律。像是頭一次見到這大地，樹木和天空。每一件小東西——樹幹，樹葉或漂石——都是濕的，發着亮光，太陽似乎延宕不進，捨不得抹去它們的光彩。

我走到猴橋，却為陰雲所籠罩。有着蜂窩的那株高樹，面目全非。如被惡魔摧折。半條樹幹在分枝處劈斷，倒在地上，枝桠的部份，橫躺在峽谷的邊沿。蜂窩碎裂在一塊大岩石上。橋索已斷。殘餘的一端，垂吊在彼岸的懸崖上。

我望着橋，自忖過去是否安全。我想知道沒有索是否過得去？覺得我所需要的，不只是

兒驚起。我端詳它的輪廓，寧靜整潔，白羽如擦亮的銀器。然後我見到它的眼睛，銳如針尖，向我窺視，向我窺探。它對我的樣子，好像比我對它更為熟悉。

空氣靜得如死。峽谷的水聲凝響，樹葉寂然。深深的寧靜中，一無騷動。與我以前所知道的寧靜——空教堂的寧靜，空瓶子的寧靜，空箱子的寧靜——不同；這種寧靜，像是由這頭鳥的出現所帶來的，化成一道圓環，一道把鳥和我包圍起來的光圈。我覺得這蒼鷺有什麼重要的我聽不懂的話要說。

然後我聽到一聲雷鳴，像從深而又深的井中發出。

鳥一躍而起。伸展雙翼，沒有絲毫聲息，好像連一個空氣分子都沒有動過，它越飛越高，使得太陽更亮，天空更藍，峽谷重又吟響，樹葉開始發聲。

我望着蒼鷺飛上天空，一時以為我聽到銀

健全的神經和穩定的脚步。於是我記起那天從森林回來，過得多麼輕易。有一兩次，我會放開繩索，試驗我的平衡感。

我下了決心，要過這橋。這新的危險加強我去看森林的願望。去看隱在林中的池塘，和那支箭。那躺在池底的箭。我要去看它是否仍在那兒。

我劃個十字。放足上橋。但舉步之前，聽到一陣振翅聲。抬頭一看，一隻大白鳥竄下來，以平滑的美姿，降落在橋中央。它在竹竿上引起的震顫一直流到我的腳邊，傳過我的脊樑。

生平第一次同蒼鷺面對面。它用一條腿立着，那腿色如珊瑚，長短粗細，各極其緻。我奇怪它何以能保持不動。跟父親木刻的蒼鷺一樣，頸堅而直。但翅膀平整地摺疊着。陽光在它背上如珠子滑落。

我一動不動地站着，生怕我的呼吸會把鳥

紋的顫動。它的翅膀像手在揮動，對我揮動：  
……

我回到家時，已過正午。

在快到家的路上，聽到嬰兒的哭聲，到達家門時，哭聲止住。我看看門外醫生一定捨過馬的地方。蹄痕宛然。走進院子，鏟子掘地的聲音使我停步。院後空豬圈附近，父親正在掘洞。腳旁有個染有血跡的洗臉盆。

掘洞與血跡對我只意味着一件事。我磨着牙跑上樓，站在母親房門口。

房裡很靜。唯一的動作是交叉着腿坐在地板上黑暗一角的接生婆做出來的。嬰兒用白布裹着，在她手中，一前一後地搖動——是一種寂靜如死的律動。

母親仍如我離她去找醫生時的樣子，墊在她頭下的枕頭仍在那兒。不過毯子不同；這條是新洗過未弄髒的，有肥皂的氣味。

我走進去，跪在她旁邊。望着她的臉；我



仔細地端詳她，就像再也沒有機會見她一樣。母親閉着双眼，眼睛非常安適地合着。一切痛苦與恐懼的痕跡都已消失。她微張着嘴，上唇破裂，但無血跡。膚色如蠟，額上暴出青筋。

我下巴緊閉，但我好像在和空虛講話，和我內在的寧靜講話。

我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在她那似乎遙遠又如此接近的寂靜中的一絲聲息。一個微弱的沙沙聲。我聽着，聽到的却是我自己的脈搏。我把頭俯向她的臉，嘴貼近她的嘴。然後，我感覺到她的呼吸。

「米各。」父親站在門口：「你母親需要休息。」

「她有股大蒜味。」我說。

「你現在有個弟弟了，」父親說：「去拿瓦盆來。我們來燒樹葉，把精怪燻出去。」

譯自：六十年代小說選



# 負心漢 ——老高

Art Buchwald 撰  
長 虹 評

在這方偉大的國土上，曾有一時，美國的生意人總是轉向他的女秘書，尋求撫慰與瞭解。在那些日子裡，他會偷偷的和他的「女性禮拜五」（此處借用魯濱遜在荒島上的伴侶——譯者註）隱在一所黑黝黝的酒吧內，把顆心都囑給了她。那女秘書會同情她的老闆，緊握住他的手，一雙美目睜得大大的，反映在她的威士忌杯內。這會是浪漫時代的片段，使大多數人據為理由而活了下去。

今天的生意經，壓力大而惡，競爭槽而烈，却孕育了女秘書的新品種，這類女人，沒有餘暇去搞娘娘腔的「茶與同情」。



我的朋友孔老闆就是此一品種的祭牲。有一天下午，我和他對坐在一所酒吧中，是他約我在那裡會面，他說有急事相商。

他看來十分沮喪。

「我的女秘書不瞭解我。」

「已經那麼多年了，這話又是從何說起？」

「一天到晚，她什麼也不做，祇是嘮叨，嘮叨，嘮叨。祇要有她，我幹啥也不對。這樣子已經有四年了，我告訴你，我再也不受不了啦。」

「留神，老兄，你在消沉了。」

「我不是消沉，」他光火了。「你不能整天和他在一起，聽她告訴你該守什麼約會，該去拜訪誰，誰該來拜訪我。我真是怕踏進辦公室。」

「不過，孔老闆，」我說。「你會和她有過一段好日子的。」

不能忍受她一切包辦。她哭得更厲害了，說如果祇爲了她，她可以走，可是我們兩個都得替公司着想，我明白她等於在說沒有了她，我在公司裡就辦不成事。」

「可憐的傢伙，」我說時，爲他又叫了盃馬丁尼。「也許她覺得你不太注重她了。女秘書在晚間無人可談，自會感到寂寞。何不有時帶她出去吃餐晚飯？」

「有次我這麼做了，你知道她怎麼回答？」

「如果你有功夫請我吃飯，一定也有功夫寫公司的報告。」因此，我們一晚上都在寫報告。

一天「當羅曼史飛出辦公室窗外時，的確慘透。」

「我今天約你來此的理由是要告訴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麼事？」

「我與內人又重浴愛河了。」

「不錯，那祇是在開始的時候，那時她順從我的每一個願望，崇拜我的見地。祇是密月時期不多久就完了。從此以後，有的只是『你做這個』，『做那個』，『你該去牙醫那裡了』，『你不能去會朋友』，『你該去會主顧』等等的。」

「這樣是我也受不了。」我也不得不承認他有理了。

「這還不是她所說的一切呢。她永遠在校正我的作文，告訴我該上那裡去吃午飯，甚至竟爲我計劃什麼時候該去度假。」

「爲什麼你不和她傾心談一談。告訴她你們之間有些齟齬，可是你總望能儘可能挽回這段關係。」

「我試過一次。她祇是眼淚鼻涕的說我關心家庭更甚於關心她和關心公司。」

「你怎麼說？」

「我自然否認。我說公司高於一切，祇是

「老天！」我幾乎捏斷了馬丁尼酒杯的底部。

「這不是我的錯，」他在哀訴。「事情就是這樣發生了，我一天到晚在辦公室被呼來喝去，當下班回家的時候，我老婆站在門邊，我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突然之間，我理會到這才是我的女人。」

「這可離了譜了，」我說。「你明白這是離了譜了。孔老闆，你對你的公司不忠實了。」

「對，我知道這是離了譜，可是我有啥辦法？我老婆是這樣美好，能瞭解，和我講一樣的話。你不會相信的，在一整天聽夠了女秘書的呼嘯，受盡了她的支配之後，看到我老婆在那裡等我，一絲微笑一個吻，上帝使我有福了。你會相信嗎，有幾晚，我們對坐在爐邊，突然——唔。」

「真不害臊！」

「殺了我也不成！」他大聲說。「我不能



無動於衷啊。」

「你的女秘書知不知道？」我關切着問。

「我想她在起疑。有兩次，我老婆到我辦公室來，雖然我警告過她別來，我相信我的女秘書會從我們的談話中得到些蛛絲馬跡。還有一天早晨，我走進辦公室時，襯衫領上有塊口紅，我的女秘書偵察到了。我費了老半天才解釋清楚，我說是在地道車內和一位女士撞了個滿懷。」

「你這是在大大的冒險。」我告訴他。

「我明白，可是我也算謹慎的了。祇有知道我那女秘書確實晚上在家納福的時候，我才帶我老婆進城。在去辦公室之前，我得把太太寫的字條什麼的全都撕毀。可是這樣鬼鬼祟祟的行徑實在使人受不住。」

「我理會得。」

「最壞的是週末。兩天不在辦公室，我的女秘書妒得出奇。每逢星期一，我總得聽她嘮

這並不是說你該毀掉三條生命啊。」

「我該怎地？」他問。

「我的勸告是回辦公室去，試看與她調整關係。你明白你之所以被你的太太吸引，原因在她有你那女秘書所缺少的。再給她一個機會吧。而且，和一位女性成天在一起工作，雙方都得讓些步。你如果是個更好的老闆，她也會成個更好的女秘書。還有，聽你所說，你那位女秘書是個了不起的女性，你能有她真是福氣。不要忘记，你要明白蜜月已過，婚姻一定會

叨。有次她說『如果你把化費在家裡的時間化在與大吉祥的往來戶上，也許現在你已是一位正牌協理了。』」

「你究竟約我來談什麼？」我想確實知道

「我想和我內人一起出走。」

「出走？」

「正是，墨西哥，巴西，或是大溪地。」

「出走？老兄，做不得，你有好些個責任

呐。」

「我管不了許多。我知道的祇是我愛內人，內人愛我。我要到一個我女秘書永遠找不到我的地方去。」

「可是她仍會找到你的；你明白她會的。你告訴過我她的效率是如何的高。看這樣將發生些什麼？你怎樣對你的公司，你的顧客，你的鄉村俱樂部解釋。振作些。自然，你愛你的太太。討厭你的女秘書。我們誰都一樣。可是

走樣。」

他把酒帳付了。「我想你說得有理，」他說。「我真自私。所作所為像個傻瓜。在我自己之外，有很多人該想到的。例如，大吉祥的往來戶等等。」

「好朋友，孔老闆，我知道你不會沒出息的。有一天，你會感謝此刻的決定。再來一杯。」

「我不能了，」他愁眉苦臉的說。「我的女秘書說這時我該走了，該去理髮了。」

一天早上，一位物理學家來到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所拜訪愛因斯坦，其目的在當面證明相對論有所錯誤。兩人握手後，訪客直趨黑板前，拿起粉筆滔滔不絕的講了起來。黑板上一遍遍地寫滿了各種數字和符號。不知不覺中時間已過了七個鐘頭。

沒有任何交談，物理學家講來聲似洪鐘了無倦意，愛因斯坦則靜靜的細心聽著。寫完最後一個公式，物理學家轉過身來看到愛因斯坦正在搖頭。

「我不同意你的理論，」愛因斯坦說：「但是我佩服你的辯才。」



「是的，我愛，小船和所有的，但快走過來，過來！」媽媽不耐煩的答道，急急的想要排開擁擠的人潮，走到人行道上，外面正下着毛毛細雨。

街道上的霓虹燈已經打開了，紅的，黃的映照着一家家店舖的櫥窗。

做母親的正在起伏的思潮之中，加緊了脚步，好像如此便可以抵擋住刺骨的冷風。兩個可憐的孩子！她們的父親死了，在她們還不能清楚的叫「爸爸」之前就撒手人寰。可憐的小母親只好獨力負擔起為女兒遮擋風雨的責任。她盡力苦撐着生活，靠了那微薄的贍養費，只能在物價不時上漲聲中維持一段局面。

這一年，咪咪也開始要進幼稚園了，這代表了每個月又要多支出六個里拉。啊！還有大一點的迪努西亞，雖然被送到公立的學校裡，所需也不在少數，她現在必須支付兩個人的學費，而所領的報酬却仍是原來的一點點。



Lugi Piran Dello 著  
程 昊 譯

「小船，小船：……」咪咪重覆的叫嚷着，同時加快了脚步，趕在緊拉着她的手，用傘遮護着她的媽媽前面。

在另外的一邊走着迪努西亞，嚴肅的有如大人一般，用兩手拿着另一把傘。但這把破舊的傘千瘡百孔，實在是應該扔給女佣人了，迪努西亞想。

「還有新傘……」咪咪繼續說道，「兩件新雨衣，四個小船……」

她努力使自己的勇氣保持不竭，可是就在她丈夫死後不久，她便好像老了二十歲。「優孩子！」為什麼她要說優孩子？她自己也想不通，大概是自己已有了點神經質吧！望見這兩個個性完全不同的孩子在面前，她常會如此脫口而出。莫名其妙的悲痛又因想起了已死的丈夫而泛濫起來……

「媽咪！」咪咪，可愛的小寶貝又在這時響起了聲音。她常常喜歡用自己的文法說些古怪的字眼，如把小套鞋叫做「小船」。有時更把小手圍在媽媽的頸子上說：「愛我不？」來代替「妳愛不愛我？」這時母親的双眼常會流出眼淚滴落在她的小胸脯上。

迪努西亞就不同了，她看起來像個小大人，小腦子裡都是些不讓人知道的古怪想法，因而看起來總是憂鬱不展的樣子。這天，母女三人出來是為了要給兩個孩子一人買一套新的雨衣。



「前面，咪咪！我們進去這家店裡。」  
兩個孩子都張大了嘴瞧着櫥窗裡花花綠綠的擺設，尾隨着媽媽進入店裡。

「小船，首先是小船！」咪咪忍不住嚷起來。

「好！妳安靜一點！」媽媽警告她說。一個店員正走近來，「小：你明白嗎？我要的是兩双孩子穿的：」

「小船！」咪咪修正說。

「安靜！」橡膠鞋，孩子穿的，我的孩子叫它做小船。實在的，找一個陌生的名字就無法形容它那麼好。」

「爲什麼妳不稱它做套鞋？」店員冷硬的答道，好像打心裡就看不起她們寒酸的衣著。

「小船：」底下仍有微弱的抗議聲。

「我先來！我先來！」咪咪當店員拿出鞋子來時，立刻興奮的爬上沙發發椅，兩隻小腿一前一後的搖擺着，急着要去試套她的「小船」。

兩把傘都要是不夠錢了。

「不行！我們這裡不二價，妳要檢便宜去別家。」店員的兩手一攤。

想要再去別家看看談何容易，尤其要把新鞋從咪咪的腳上剝下勢必鬧得天翻地覆。無可奈何之下，媽媽只有選擇了只買一把傘的途徑。

迪努西亞的一把舊傘早就是同學們嘲笑的对象，所以她亟待拿到手的也是一把新傘，媽媽也很明白。

「咪咪！這把傘給姊姊用，它對妳是太大了，妳看比妳都高！」

「不！」咪咪反對。用兩手緊緊抓住新傘，穿着新鞋舞動起來，就好像她站在雨水裡面一樣，惹得店員都笑起來。

「我的傘！」迪努西亞大叫，伸手去硬搶過來。兩姐妹爭執起來，直到媽媽大聲喝止爲止。

「妳坐好！否則我要把妳帶回家了。這一双妳穿起來太大了。」

當店員去拿另一號時，迪努西亞並不想去試穿，不過在媽的堅持下穿上了這一双之後，却聽得媽和店員爭辯的聲音：

「四十里耳，二十里耳一双！」

「太太！這是美國貨，不信妳用手擡得動嗎？」

「我知道！可是這一双不過比那双大一點，我只能出同樣的價錢。」

「大了一點點！鞋子可是要照號碼來付錢的。」店員說了就準備收鞋子。

「我還要！」媽媽做了一番挽救的掙扎，「我的意思是，還有兩套雨衣和雨傘要買。」

「喔！我們這兒有的。」店員這才走去拿東西，讓兩個小女孩把新鞋套上。

「買了這麼多東西，我想便宜一點總可以吧！」媽媽握着袋裡一百三十五里拉，盤算着

「妳們兩個差不差，這副樣子。傘拿來給我，任何人都別想碰它！」

兩個孩子走在街道上，穿着新買的雨衣雨鞋。新的雨傘拿在媽媽的手裡，好像永不會再發生爭執了。但明天這把傘將要給誰帶去學校呢？走在後頭的迪努西亞不禁獨自一個人在胡思亂想起來。

「那把傘應該給我的，不僅是因爲我是老大，而且……我的那把舊傘，那把使人家都笑我是個女傭人的破傘，難道還要我再使用下去？」

「媽媽買了新傘，却不給我用，買了作什麼呢？莫非是特意買給妹妹的？妳這個笨東西，何必做持有新傘的夢想呢，媽媽不是買給妳的。」

想着想着，一個可怕的想法鑽進了迪努西亞的腦中：



「假如迪努西亞不存在了，不！這必須說是迪努西亞死了，啊！上帝！讓我就那麼死一會兒罷！那麼媽媽就會和咪咪單獨生活在一塊兒，快樂而和平的生活在一起，不必爲了兩份價錢而和那兇巴巴的店員吵架，也不必爲了一把傘的不好分配而爭吵。」

「不久，媽媽就會帶了咪咪再結婚一次！媽媽沒有了我就年輕多了。嫁給了一個男人，新爸爸將稱做繼父吧！咪咪將會不時衝進他的懷抱，用兩隻小手環抱着他的頸子，親着他的臉頰，說着：『愛我不？』而媽媽就在一邊看着他們笑，笑從來就很少出現在媽媽的臉上。可憐的迪努西亞，妳是多餘的！」

「不！不！不可能！」迪努西亞再也不敢想像剛才的情景了。她忽然間發現她看不到媽媽和咪咪了，她和她們走失了！

好不容易像一隻小鹿般亂衝亂撞，她又看見了媽媽和咪咪的影子。但首先觸目一驚的是

媽說要把它放在架上的爸爸遺照邊也打不動咪咪的心。

媽媽一走開，爭執又開始了。你搶我奪的結果，迪努西亞把咪咪重重的推倒在地上，大哭起來。迪努西亞得到的懲罰是晚一些時間才准吃晚飯。

吃過了飯，媽媽到處的找迪努西亞不著，這孩子不知道一賭氣躲到那裡去了。到了將近睡覺的時刻，媽媽才在衣櫃裡發現蹲踞在裡頭，睡著了的迪努西亞。

這孩子怎麼這麼的傻，爲了一把傘就這樣想不開。媽媽心裡想着，開始用手去推她醒來。

噢！她的衣服怎麼全濕透了，不好！她在發高燒呢。

「噢！上帝！不！不！媽媽大叫起來：『我的迪努西亞，不！不！不！不！』她把孩子抱起，抱到床上。迪努西亞已經神智不清，話都說不

，那把新傘已不知何時由媽媽的臂下跑到咪咪的手中。只見她用兩隻小手舉着傘搖動，就像是個小公主一般。媽媽已承認這把傘是咪咪的了！

「咪咪走在媽媽的身旁，拿着新傘多麼神氣！我却要扛着這把又破又重的老傘跟在後面。她們回都不回頭看一看我。路上的人將要把我想成什麼身份了，我是她們的女傭人，跟在後面的女傭人！」

迪努西亞想到這裡，心裡更加難過，手裡的那把破雨傘更加重了心頭的負擔。她不禁又想起了她要是死了……繼父……咪咪……媽媽的笑。竟連雨絲飄進了雨衣，打濕了她的衣服也不知道。

× × ×

到了家門了。咪咪加快了脚步，撒嬌的喊道：「上樓梯，咪咪拿傘上樓梯。」說完就拿

了傘跑進屋裡，再也不肯把它交出來，甚至媽出來了，整個晚上媽就坐在她的床邊。窗外的雨下個不停，浙瀝浙瀝的多麼空洞！

雨下了整個的晚上，而且連連又下了六天，幾乎沒有斷過一個時候。

第二天早上，咪咪醒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伸手去拿床邊的新傘，然後穿上新衣，新鞋。外面下着雨，這下子新傘新鞋不愁無用武之地了，她要去上學。

什麼？今天不上學。今天又不是星期假日，爲什麼不上學？迪努西亞生病了，多可惜！今天的雨那麼美。

咪咪也曾問過媽媽，爲什麼她不能單獨由女傭人送去學校？但媽媽不理她，她在哭泣。

咪咪又去央求女傭人帶她出去，但她却推開咪咪緊執的小手，匆匆忙忙的跑出去，去找醫生。

咪咪站在窗子後面好一會兒，不耐煩的想跑到外面去玩水，在那一圈圈的雨水中，她將



用新「小船」開過來開過去，但是沒有媽的允許，她不敢。

無可奈何之下，她只有把衣櫃的門打開，裡面有一面大鏡子。她就穿了新衣新鞋，還有打着新傘在鏡前走來走去，不時朝裡頭望望自己的得意像。這是她和迪努西亞的「冬天遊戲」之一。

五天之久，每天早上咪咪都站在這個鏡前做着同樣的遊戲，然後她小心的把新衣新鞋脫下，把小傘藏在一個只有她知道秘密地方，不讓那個壞迪迪拿去。

這把傘無庸置疑的是她的了，媽媽整天就坐在迪努西亞的床邊，過也不過問一下她的傘。不過爲什麼這幾天天下着雨，屋子裡仍不時有許多陌生人忙碌的走來走去？

第六天的黃昏時候，她被女傭人帶到隔壁的一間屋裡，在那裡坐着兩個老太婆——媽媽的朋友，這幾天經常到家裡來的。

那兩個老太婆的房間。

她急急的跑過房間，房間的門是敞開的。窗外雨的雜聲更加清楚了，突然來的兩聲疾雷差點把她嚇得滾下了樓梯，她哭叫著媽媽，沒有人答應！

家裡的門也是打開的，陣陣的噓啞聲取代了雨聲雷聲。兩個老太婆坐在迪努西亞的床邊。

「媽媽！媽媽！」她哭著大聲喊叫。

一個老太婆向她跑來，把她抱在懷裡。

「乖乖，孩子，媽媽在那邊。」

「迪迪？」咪咪驚恐的發現迪努西亞的臉

父親看過兒子的成績單說：「只少還有一點值得我安慰的，這種分數總不可能作弊吧

非洲森林裡，一位嚮導對身旁那位神經緊張專程來打獵的遊客說：「這是獅子的足跡

「好！」顫抖的遊客說：「你沿它們的去路追，我沿它們的來路找。」

她看到迪努西亞蒼白的臉埋在大床的枕頭裡，只有微弱的呼吸還殘留在她的鼻上。媽媽紅腫着雙眼坐在床邊不停還用手帕去擦拭眼眶。

迪努西亞爲什麼不起來了？爲什麼不起來和我一齊玩「冬天的遊戲」？她不敢問媽媽，也不敢開口，因爲每一個人都是默不作聲在那裡掉眼淚，臉色都是那麼陰暗，就像外面那下雨的天氣一樣。到後來她忍不住就靠在女傭的懷裡睡著了。

半夜裡，她在夢裡被驚醒過來，聽到一陣陣可怕的嘈雜聲。她發現不是睡在自己的小床上，這不是她的小房間，四週黑漆漆的，她叫了兩三聲女傭人的名字都沒有人答應。

外面的雨聲淅瀝淅瀝的，還有那樹枝搖擺的聲音，使得一切都變得陰森可怕！她爬下了床舖，發現自己的身上穿得好好的。她想起來了，剛才她是在睡覺中給抱到這裡來的，這是

在燈光下已經絲毫沒有生氣了，她的姐姐已經抵不住病魔的打擊，離開了塵世。

「是的，我愛！迪迪已給上帝召喚去了，在那遙遠的天上！」媽媽已經泣不成聲了。

「在天上？」咪咪問了這一句，頭也不回的掙扎跑走了。跑進她黑漆的房間，摸索著到了床邊。窗外亮起了閃光，雨的聲音更加大了。

當咪咪再出現時，那是一把新雨傘，在她的兩手緊握中。她哭著斷斷續續說出了：

「雨傘……給迪迪！在天上……下雨！」

譯自 [Lebensgut]



冬天開始在八月；至少她是這麼想的。她一向看見這幢小屋心裡就生氣。她討厭這凡庸的紅磚盒，藍瓦頂，旁邊的雜亂叢林，黑色的雞棚，倒傾的籬笆和花園中枯瘦的蘋果樹，還有房脚的泥濘池塘和水邊的赤裸揚柳；它就像垂死者自水中昇出無力的雙手一般。尤其是她最恨的是安靜而戰顫的寒意。

「一定得去小屋，去小屋過週末，」兩年來她聽說過多少遍這句話。「天，如果沒有那幢小屋子我該怎麼辦。」

她也不喜歡在星期五駕車出城到她丈夫所謂簡單的生活中去。車子由公路駛到窄狹的鄉村小道，然後跨過平坦無樹的沼澤地，又到了私有的田間小徑，無涯的澤地上長着褐色蘆葦，一些鸞鷖身後是廣潤的天空，她發現自己心中有種無奈的憤怒。也許最使她難忍的是她丈夫的聲音，一直在提醒她鄉村小地方將給他們帶來的愉悅：

「最深得我心的是它的樸實。對！沒有電話，沒有收音機、沒有那些鼠輩、沒有約會，只有你，天空和空氣。」

她也知道每個星期五他們到小路看見小屋時，他第一句話一定是：

「呀，那空氣。」流汗的臉使他顯得更胖，大大鬆懈的嘴巴中噓出像海風般的氣息。修整潔好的手指拍着胸膛，有如一隻喜悅的猿猴。「天，你可以聞到海的味道。」

空氣在她看來，不論冬夏全是冷冰冰的。由灰色澤地那頭傳來刺骨的寒意，她每次到這裡以後五分鐘便開始喝酒了。

第一口琴酒進入她乾澀的口中後，她也會長長地噓口氣。她常常不脫下皮衣，就開始解開行李，抽煙，撲粉，望着窗外寬潤澤地，手上一直捧着酒杯。

喝酒之後，第一件快事是拉好窗帘打開燈。安穩的私人天地加上琴酒使她覺得舒適多了。



# 簡單的生活

H. E. Bates

張 時

• 著 •  
• 譯 •



。荒涼已被關在外面，最後她有一兩個小時溫暖和平的氣氛。

但是到十點時，溫暖快意全消逝了。她又變得口無遮攔起來，語氣帶有敵意而惱怒。

「我再告訴你一次，白思謀先生，這是我最後一次到這個臭地方來。這個鬼地方。我以前說過，我不願再說——我不要過原始生活。我用不慣院子裡的水桶。你過你的樸實生活，我可不要——」

有一次在憤怒之中，她唇角的煙掉在皮衣領上，火燃了一分鐘她才發現，忙用双手撲熄。

「哦，讓我燒死算了——燒死算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的臉上像罩了個灰綠面具。她的綠眼珠有種透明而迷失的神色。這時幾乎看不出她的年紀。卅五歲的她像是四十五、五十，她的頭髮每星期染次新色，但是仍然遮不住本來的秋楓紅色，使她像隻沒有精神

第二天近午她醒來，忽然看見可驚的景緻：三月的晚、雪厚約一尺多，柔和地蓋在大地上，一層平平的蓋子，三月陽光下顯得又藍又白，把花園、叢林、楊柳和野外全變得十分美麗。

她難以相信地在臥室窗口凝望着。三月太陽的熱力已經開始融化它，屋頂像泉水般在滴水。

她立刻聽見外面的人聲和鏟子的聲音。她低頭看見花園小路上滿面通紅流汗的白思謀在鏟雪，他旁邊有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在掃雪。她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孩。

她在睡袍外面加上皮衣下樓去，當她煮上咖啡時，白思謀探首高興地說：「那是郝太太的兒子，他平常來一次，週末來兩次，來打掃清潔生火。」她叫她兒子來，真是想得週到。

「啊！咖啡。真香。我們正需要。孩子從八點一直打掃到現在。他強壯得像匹馬。」

的母雞。

窗帘望過去約五六哩的地方便是海洋。岸邊一些距離的地方有座無窗像水泥堡寨的新發電廠。另外日夜常常可以聽見遠處霧角的呻吟聲音。有時晚上會把她吵醒，她醒着聆聽，有如它是她內心呻吟的回響。

每個週末的白天，白思謀在簡單生活中找到生活的避難所；劈柴，鋸木，在沼澤地上挖溝，整理蘋果樹，有時釣魚，有時只是散步，看着海鷗野鷄以及堤邊幽靈似的鸞鷲。這種獨有的愉悅使他更變得深沉，進入一個畸形世界上，口角被她摔跤時的玻璃片割破，他只是無奈地呻吟：

「我以前愛你，可是全是爲了——哦，天，我也不明白。」

「臭好心，」她說，「腐敗的慈善！」

「希望他也願意吃早餐。問問他好嗎？我替他煎幾個蛋什麼的。」

白雪反映在她沒化裝的臉上，顯得特別蒼白而安詳，她的態度也沒有經常在早晨裡的緊張和憂鬱。雪給了她一種不自覺的鎮靜與和平。自動煎蛋也是前所未有的。

白思謀到院子裡去又回來說男孩要來吃早點。他自己也想要點蛋、香腸、火腿、都可以。外面的工作很重，雪又是濕的，兩個人都已經餓壞了。

一刻鐘後，三個人坐在廚房桌邊，兩個男人在狼吞虎嚥地吃着，她手中只捧着黑咖啡，双肘支着桌面。

她首先注意到的是男孩那特別藍亮的眼睛。前額以他的年齡而言似乎寬大了點，兩道濃眉形成兩個鳥窩，下面是兩個純潔的蛋。

她發現自己常常望着他的眼睛。男孩偶而也投射回來敏感而尷尬的眼光。



「我替你再煎一點，」她說。「馬上就好。還有些香腸。不吃留着沒用。」

「不，謝謝你，白太太，我已經——」

「哦，不用客氣，」白思謀說。「你需要它。如果還要清理到車房那邊——」

她回到火爐前面，新切的火腿和蛋在鍋裡吱吱作響時，她回到桌前倒咖啡。她一向在這個時候只倒酒的，而今天的勤快令白思謀意外得不能不開幾句玩笑。

「我們早上很高興，啊？像隻雲雀。」

是嗎？她說。她沒注意到。她想是下雪的關係。

男孩聽見雲雀，立刻停止吃飯。他說雲雀已經開始唱歌了，他昨天才聽見過。

「我以為雲雀只在夏天才會唱歌。」

「哦，不！已經開始了。」

「是什麼樣子？」她說。「我還沒見過雲雀。」

她的懷疑使他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說如果今天下雪雲雀唱歌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我以為這些小東西會凍死。」

「哦，不！」他說。他們今天很可能聽到。如果有，他就會告訴她。

「好極了！」她說。

白思謀笑了起來。「你可以在羅吉的指導下研究鳥類學。啊，羅吉；」

「這裡鳥很少，」她說

哦！她錯了，他說。沼澤裡全是鳥。各種鳥。海鳥，涉水鳥，鸞鷲，魚狗鳥，有時甚至有野鵝。

她笑了起來。她承認她住在屋裡，除了麻雀就看不到別的鳥。她也相信他眼睛比她銳利。

白思謀喝着最後一杯咖啡，站了起來，立刻抓住機會。

「好，該走了。還有雲雀嗎？」

「羅吉還沒吃完早餐。別趕他。」

「我等不及了，我先到車房去。」

她和男孩單獨在一起有十來分鐘，她背向窗戶望着他。烏蛋般的一雙眼睛使她自己沉不住氣。她想點上一支煙，手指就像早晨一樣發抖，火柴盒突然掉在地上。

男孩連忙衝上前去把它檢起來，他看見她唇間還含着香煙，便替她點燃上。

「謝謝，羅吉，你真好。」

他一聲不響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你母親一定要去醫院嗎？」

他說要去照X光，明天。

「告訴她，我很難過。她一時不能工作？」

沒有什麼，不過馬上就會好。請她放心，他會替她來。

「是。你是說你來清理？」

是，他能做這些事。也能燒飯，如果她要

的話，他可以伺候他們吃飯。他以前替潘上校做過，潘上校常請客。

「好」

他終於吃完走出去，說她如果聽見雲雀叫會來告訴她。

「外面要穿大靴子嗎？」她說。

哦，不！他說。路已經清好了。事實上，太陽已經把它曬乾了。

她忽然想上樓去穿衣服。普通她都是便裝她迷糊一早上。她發現自己穿上一套線格子衣服，梳刷好頭髮，化好妝，甚至最後掛上一串小耳環。

她忘了飯後的髒盤子。等她面對他們時，她才覺得自己做了傻事。她正想回頭去倒酒喝時，聽見院子裡男孩的聲音。

「白太太！」

她走了出去。三月的明亮太陽已經開始發威。四處的積雪都已融化滴水。陽光有種奇異



的力量。孩子襯着白雪藍天顯得高大些。雪上的反光使他的眼睛更明亮。

他朝天上指着。「上面。正在頭上。看見沒有？」

她抬起頭，眼睛張不開。

「看不見。」

「正上面。你聽見牠了嗎？」

他眯着眼睛細心的看着聽着，什麼都沒有。最後她耳朵中終於聽見微弱顫抖的聲音，就像自高處一個真空中瀉下來的。

「哦，我聽見了。美極了。可是看不見。」

他把雪鏟放在地上，走到她旁邊指着天空

「你方向沒望對。」他站在她旁邊握住她的小臂。「不，不對，上面。再上面點。」

她一直望着上面，可是還是看不見。

「我說過你眼睛比我行。」

「再望遠處看，白太太，再上面點。」她笑了起來。「我已經看到幾百萬哩外去了。」

「也許你太偏向太陽了。」

「我太笨了。」

忽然她喊了一聲。自不可能的遠處。鳥兒的聲音和影子溶而為一。她了解這種狂喜，她舉起雙臂。

「這是最世上最美麗的東西，」她說。「我從來沒聽過這麼美妙的聲音。」

此刻，白雲和雲雀在她心中成了永恆的形式。她首次自小屋，孤獨，沼澤與簡樸的生活中得到喜悅。

「羅吉告訴我，他可以做事。雜事和燒飯。貼牆紙，油漆和修整花園。她甚至能夠伺候拾子。」

「別說我們要舉行大宴會。我們是來逃避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要他漆換廚房的壁紙。從來沒換過。窗子也裂了，老鼠跑得進來。我想要簡單而乾淨的——大紅大白。比較明亮。」

「好」

這些時候，她似乎又不安起來。她說她不能放心讓男孩一個人在屋裡。你不了解這些人。不能太相信他們。

「你相信郝太太。」

她知道，可是——

「很簡單。你在這裡住一個星期監督他。」

她有點遲疑，但是這是個好辦法。她需要車子進城去買漆和別的東西。她並不喜歡在雪天裡開車子。

「雪明天就停了。他們說要下雨。」她說她希望雪多下幾天，她喜歡雪。

第二天男孩準備來裝飾廚房。外面的雪還在，不過太陽已照出地上一片片小黑島。強烈的陽光把屋裡各處照得清清楚楚。她說，「你是不是想把牆再推出個六尺左右。你看會不會太紅？」

男孩說他喜歡綠色。紅色太强太迷惑。

「你趣味很高。」她說。

她戴着雙舊手套，整天用砂紙磨下舊漆，而男孩穿件藍色厚領毛線衫在用石灰補壁上的破洞。

「這裡有奇怪的魚的氣味。」她有一次說

他立刻紅着臉道歉。氣味大概是從他衣服上發出來的。他出海打漁便是穿着它。

「哦，你去抓魚？你真的抓到過？」

哦，是，他每天晚上都去。當然，並不是每次都運氣好，可是十次總有七、八次會抓到些什麼。她喜歡魚嗎？下次他運氣好，替她帶



條來。

「你真好。是，我喜歡魚。你沒抓到過龍蝦吧？」

沒有，他沒抓到過。不過他認識個船夫，她如果要，他隨時可以去拿。

「你是個大好人。」

她這些偶然的讚美只是一點口惠而已，可是對他却有種惱人的反應。一天之中，他開始覺得他喚醒了她心中的某種感情。他敏感地爲了不觸犯她，脫下有魚味的毛衫，穿着背心工作，露出臂上的褐黑肌肉。

休息的時候，她倒杯茶給他，自己則倒杯酒。「明天我替你帶點啤酒回來。」

不，茶就好了。他喜歡喝茶。

有時在談話時，她發現自己又不智地跌入他強烈眼光的陷阱中。有一兩次，他的眼光正逼着她的，覺得有些不安。

午後她說累了。「你不累？你工作得像個

吃不下，你幫我吃吧。」

晚餐時，他把兩條比目魚煎好給她，又替自己炸了四片鱈魚排。他穿上白圍巾，頗有廚師派頭。他也燒了些洋芋和拌些沙拉。

「我真佩服你做的這些事，」她說。「你那麼鎮靜，不慌不忙。換作我，我會發瘋。我連開酒都不會。」

「酒已經開好了！」他說。

「我們應該喝一點，」她說。「這沒什麼關係，」

他們在起居室裡吃飯，點了一雙發出全光的燭火。她一直稱讚着比目魚的美味。你可以嘗到海的味道。還有沙拉。他真是天才。她願意永遠僱他。

「隨時願意效勞。」他說。

「可愛的孩子。」

這種好話對她乃是出自天性。她決想不到

奴隸。」

不，他不累。他不會累的

「啊！你年青，」她說。「你很年青。」

第二天早上他提了一籃魚來。兩條比目魚，一條鮭魚一條小鱈魚。她又高興起來，他告訴她，他早上兩點才釣到的。

「啊！可憐的小羊。你一定冷死了」

他說他倒不感覺，她又稱讚他。

「這些魚叫我怎麼辦？」她說。「夠吃好幾個星期的。我吃得很少。」

他說，他可以替她煮。他喜歡烹飪。鮫魚最好放一兩天，而比目魚要趁新鮮吃。他願意替她弄午餐。

「你真好，可是廚房這麼一團糟，我怕吃不下魚。」

那麼作晚餐，他說。

「哦，真的？那好極了。不過我怕半條也

那些話會被解釋爲甜情蜜意。她有時喊他做親愛的，也純是出於自然。

飯後他堅持洗碗，而她蜷坐在壁爐暖飲葡萄酒。這時她已經換上一身綠便袍，在燭光下越發襯出她的銅色紅髮。

幾杯酒製造出溫暖的幻夢，她自然會說出一些「天！真是天堂！我不相信這個屋子會有這麼美好的夜晚。全是因爲你的緣故。」

很自然地，她像隻貓一樣慵懶地把頭靠在他膝上，他一語不發緊張地接受了這挑戰。以後的沉默在她十分自然，而對他心中非常在意。

他突然抓住她的雙手，顫抖熱切地撫摸它。她覺得有趣地容忍着，當他忽然將臉貼在她手上親吻時，她也沒覺得這是兩人感情的交流。

在酒意醞染下，她甚至於可憐起他來。

「你是個好孩子。一定有成千女孩在追你



。」

「不，不。」

「哦，親愛的，一定有。」

「不過只有一兩個，可是——」

「她們一定都愛上你了。」

「她們不算是大人。」

「你想告訴我，你喜歡老婦人？對不？小頑皮。」

他沒有答應，跟着是一陣痛苦的沉寂。她又說，「倒杯白蘭地給我，一大杯。」

過一會她沒有辦法控制双唇。陣陣笑聲隨語聲而出，她記得自己開玩笑地說，「好吧，你想吻就吻吧。只此一次。」

一陣激情的時光被他的輕嘆聲所打斷。她覺得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撫弄。然後整件逸事似是遠遠消去，留下的是她自願裸露的身體，她的思想半醒半睡。

幾小時後她冷醒了過來，爐火已經熄了。

「我想你已經——」

「我覺得我醉的時候是個更好的女人。」

「你一向是個好人。」

「好孩子，一個女孩希望能自重自知。」

她決想不到這種話會有愛情與折磨的双重意義。她改變話題說，「我燒點咖啡。還有，你沒弄到龍蝦吧？」

不，沒有。太晚了。他想明天該可以。

他那過於明亮清朗的眼光痛苦地望着她，她又同情地說，「好吧，想吻就吻吧。你想的，是不是？」

「昨晚便是這樣開始的。」

「現在是早晨。這是友誼的。」

他想吻她，她打趣地側過臉，忽然轉身去弄咖啡。

「雪溶得很快，」她說。「不知道你的雲雀還唱不唱？」

他說可能，他九點鐘來的時候都聽見過。

房裡只有她一個人。她懷着寂寞的心情回到床上去……

「昨天晚上你想引誘我？」

第二天上午他們在廚房工作了一個多小時，她含着香煙，忽然問他。

「你生我的氣了？」

「哦，天，不！」

「可是你問我。」

「是嗎？我記不得了。」

半分鐘後，她又突然說。「是！我想起來了。我覺得似乎並不成功。」

他沒有說話，她也不在意。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親愛的，要做得適當。那是一種藝術。」

他站在那裡一個字也講不出，她立刻又爲他解圍。「不，不，我並不是那個意思。你非常好。可是總得有個方式。我醉了嗎？」

「我不想喝咖啡，」她驀地說。「我要喝杯酒。」

到下午一點鐘她已經喝了好幾杯。琴酒給她一種含情的態度。她又變得可親而多話，刺人的神情沒有了。

「你每天會來看我嗎？希望你來，親愛的。如果沒有你來和我談天，我會發瘋的。龍蝦怎麼樣？你答應過的，替我煮嗎？」

是，他替她燒龍蝦，他說。可是先要下午早點到海邊去拿。天黑就來不及了。他要去一兩個鐘頭。

「拋下我，啊？我在這裡舒服，你去找龍蝦。」

「那個人大概兩點半三點收籠子。如果我三點不到——」

「我知道，親愛的，我知道。選兩隻小點好點的，好吧？我想小的比大的鮮美。」

「是，白太太。」



「別白太太了，親愛的。我叫蒂拉。」  
提起她的名字，他又想吻她。她再度側開臉去。「你要樂得沉得住氣點，親愛的。什麼事都有一定的時間和地方。」

「對不起，太太——對不起。」

「別對不起！我只是告訴你。天黑以前趕得回來吧？」

他就像一隻狗被咬不到的骨頭所嬉弄。

「我給你錢，」她說，「買點酒來好嘛！」

「當然，太太——當然——」

「你真是可愛的小羔羊。現在你可以吻我，輕輕的」

× × ×

春天慢慢而勉強地來到沼澤。四月底，長長的灰色土堤上終于開滿金盞花和隨風搖擺的蒲公英。天空不停傳來雲雀的歌聲。有一天她

方了。你每個禮拜比上一禮拜更喜歡。」

「我承認以前對沼澤是有點不公平，我討厭它。可是這個夏天來——哦！它有種奇怪和神秘的地方。」

一株本被野草掩沒的玫瑰又綻放出幾朵迎風飄搖的花來。

有個溫暖的日子，她躺在樹下的綠茵上，穿着三點式泳裝。

這時，太陽與海風已經使她有了相當轉變。她的皮膚開始柔軟，失去了一些由酒精不安而成的蛇皮般肌肉。她不但酒喝得少，而且每週養成染髮一次的習慣。她像隻年輕柔和滿足的貓。

這時作弄男孩的興趣已漸漸淡了。雖然不是厭倦，但是覺得有點乏味。一個很熱的七月下午，她爲了重溫初識時的嬉趣，故意裸躺在陽光下。

她躺了一個多小時，慢慢感到煩燥起來。

看見藍色銅色的捕魚鳥。

如果說她對這景緻由憎恨到喜悅的轉變很大，那麼白思謀更加大。她每個週末由城裡來享受沼澤的新鮮空氣，而對她的變化也十分高興。她極力稱讚羅吉，而在他眼中，羅吉只不過是個年青的好僕人而已。

「哦，可是害羞得不得了，」她說。「有時候我簡直不敢看他，非常尷尬，你知道他有一天怎麼樣？他在花園檢起一個落地的鳥蛋，拿來給我看。你會以爲他捧的是什麼寶石。雙手不停地發抖。」

「他在花園裡工作得很好，」白思謀說。

「我想不到他連草坪都修好了。還有——我想把廚房漆成白色，你看他能不能夠作？」

「當然會！叫他做，他崇拜你。」

「我？」白思謀說。「我以爲是你」

「不，不會是我。」

「不管是誰，重要的是你開始喜歡這個地

她告訴自己，由於一些理由，男孩下午不會回來了。她驚訝地發現自己爲他安排的計劃，讓他發現自己一絲不掛地躺在玫瑰樹下，覺得這是個無聊的玩笑。她聽見沼澤那邊傳來教堂鐘聲打了三下，然後是回聲般的霧角號聲。

這聲音像是在哀悼七月炎熱中將死的野獸。她知道自己在這邊，而海上可能來了神秘的霧。她又不安地渴望男孩安慰與嬉戲。

她聽見四點鐘的聲音，幾分鐘後太陽便要下山了。灰幕般的海霧飄來，空氣突然變得潮濕寒冷。她感到寒冷，連忙進去穿上衣服。

被霧所困後，她倒杯琴酒，一口氣喝了大半杯。每一分鐘她喝上一口，不安地在房中踱步。

五點鐘後，她聽見孩子走在小徑上的脚步声，她更加心煩，不快地回答他「我可以進來嗎？」的聲音。

「啊！你不知道路嘛？」



他進來後，站在門口，好像要爲什麼事道歉。

「我以爲你會來整理草坪。我準備了一項驚奇的事。算了。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他開始解釋；割草機壞了，到車房去找配件才回來——。

「然後霧來了。」她突然笑了起來，心情又軟了下來。「我身上一絲不掛。你這笨心肝，怎麼不能來了？我在那裡等你——」

她熱情地靠住他，雙手擁着他，用十分撒嬌的聲音說話。

「喝一杯熱熱身子。霧冷得要命。熱一熱，冷的時候不能做愛——必須熱身子——喝一杯，愛人。讓我——」

不，他說，他不想喝酒。他實在不想再留在這裡。

「你說什麼，愛人？不想？哦，可是你——你在我身邊了——」

「我還是認爲對不起白先生，他對我很好。」

「好一個結論，好極了。」

「上星期六我們去過一次海邊。他想買條船。」

「別講廢話。誰管它什麼船。」

忽然她又軟了下來。她笑着把他的手放在她胸上，指引他慢慢地撫摸。他的反應和外面的寒霧一樣冷。她下一句話想支鞭策打着他。

「你怎麼回事？像在摸死人。」

她由譏嘲而轉爲憤怒。他白着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下個星期裡白思謀發現她憂鬱冷漠，一早九點鐘起便開始喝酒，眼睛無神得像死魚。她又嚷着如何討厭這鬼沼澤，鬼海霧，霧角，鷺鷥，灰堤和屋子。

「羅吉那孩子呢？」

她一把拉開自己衣服的拉鍊，露出光滑的褐色肩膀。「看我已曬得——」

她起初聽得並不清楚，他說，「我來告訴你我以後真的不能再來了。我在電廠找了個工作。錢很多。」

她以瀟灑的眼睛瞪了他有半分鐘，她幾次想點支煙。但是打火機都離香煙太遠。她開始神經質地笑起來。

「臭小子，你去什麼？別好笑了。你會再來的。」

她忽然把衣服全脫下去。

他麻木地抵禦着，說：

「這樣對不起白先生。」

這句天真的話使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當他又張嘴想講話時，她跑了過去譏嘲地說：「你談什麼對不起？哦！長大點。別作小孩子。我們不能這樣說，是不是，兩個人都有份——」

「他先生了不起啦。說我什麼事冒犯了他。不幹了。這些人便是這個樣子。待他好，他反而咬你一口。」

「我想是不是他對你不規矩了？」

「他對貓也不會不規矩。」

「我們不能這麼說，這孩子一向對我們很好。」

「你自己去找吧。」

「好，我們需要他。他把這地方變了個樣子。我很喜歡這孩子。」

「恭喜，」她滿是嘲刺地冷笑說。「告訴我，我要給他寫封介紹信。能幹、強壯、廚師、花園、不知好歹。還有，買船是怎麼回事？」

是，白思謀說。他早就想買條船。住在海邊應該有條船。剛好那孩子知道有那麼條不太貴的船。

「你要出海你一個人去，」她說。「我才



不要船。」

男孩不在，她獨處時感到悲傷。她為以前對他說的話而懊悔，需要愛，在酒杯中找到的只有絕望。

當夜白思謀回來得很晚，她已經酩酊地上床了。第二天星期天，她一直睡到中午。他問，「看見大少爺沒有？」

他看見了，白思謀說，

「船呢？」

是，白思謀說。下午去試。

「用帆還是用引擎？還是用槳？」

帆，還有輔助帆。

「不用說，羅吉都能用。」

白思謀說希望她不要這樣說話。昨天他和他談了很久，似乎孩子另有計劃。

「牛仔吧，他到了年紀了。」

他心裡想，一定有什麼事，和她有關係的事。孩子一定以為自己冒犯了她。

「告訴你，」她說。「他不慎冒犯我——」

他覺得孩子似乎不對勁，白思謀說。她又回到酒杯邊去。

白思謀八點鐘回家，像個得到新玩具的狂喜孩子，他除了新船便沒別的話說。而且他自己原來是個好水手。

她酒氣沖天地聽着他說。

「我真喜歡這東西，」白思謀說，「我決定休假三星期到一個月出海去一趟。她航行得非常好。我想定名為海后。」

什麼，她問，想出海？那裡去？

「羅吉說他可以駕駛它出海峽到法國去。我想駛進塞納河，上達魯恩。」

算了，她可不想去，她說。在岸上的簡單生活已經夠糟了，海上更別提。

「孩子沒出國過。對他是一次有意思的經

驗。」

真的嗎？她說。他不是要去電廠工作嗎？

「哦！我勸他別去，那工作不適合他。他是個戶外的人。海——沼澤才對他的胃口。」

是嗎？她說：他忽然對這孩子的興趣奇佳。

「坦白說，我對他很有感情。」

什麼？你是什麼意思？她問。

「他很敏感——」

「這有什麼好說風涼話的。我同情他，他似乎有什麼煩惱，我願意諒解——」

好吧，為那個孩子哭泣吧，她說。可憐的

孩子——

譯自：1967年九月份英國短篇小說雜誌

光棍與已婚男人分別一法：上樓時讓他抱個嬰孩——前者是跳著舞上去的。

—Julie Stein—

男人為死亡來得太快而流淚，女人則為出生太早而傷心。

—H.L. Menckel—



看您有那一項  
需要，讓我們為  
您服務？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接洽處：

台北市中華路83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工程組

代理 洽購國外之化  
工專利

“ 裝建實驗工場·研  
究新方法、新產品。

“ 籌劃現有設備之  
更新、擴建。

“ 申請美援、工  
業貸款。

“ 工廠設計、安裝、  
試工、解決操作疑  
難問題。

“ 自動控制儀器  
系統之設計安  
裝。

“ 各種油料之儲  
運設備。

承辦 工業用細菌之  
培養及供應。

“ 八十噸以下重機件  
起重安裝工程。

“ 各種石油產品  
之檢驗分析。

# 拾穗 譯叢價格一覽

精心選擇 題材最佳  
印製精美 售價低廉

- ①本刊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 ②請將欲購之書就本單用紅筆劃出
- ③請利用背面印妥之郵局劃撥單匯款不需匯費

書名	定價	書名	定價
蕾綺表姐	12元	環球罪案搜奇錄	12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元	科學家與發明家	6元
海 狼	15元	國際冷戰用圖錄	28元
交響樂的故事	20元	樂壇大指揮家的故事	14元
玫瑰紋身	8元	歡樂山莊	6元
白衣女郎	25元	女營韻事	8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元	二十世紀西洋音樂新貌	10元
朱門恩怨	25元	技術及經濟開發面面觀	10元
盲者之歌	25元	序曲 詩與管絃小品	20元
交響樂曲叢叢	6元	天氣的故事	5元
高忠質度與立體聲	12元	偉大醫藥發現的故事	5元
大地的狂熱	20元	化學神奇的故事	5元
衆目睽睽	12元	永變岩石的故事	5元
紐約大都會傳奇	10元	星空的故事	5元
樂器的故事	15元	著名的科學探險故事	5元
鵬搏萬里	15元	世界五大河流	5元
沙漠的故事	5元	漫談原子	5元
叢林的故事	5元	華莊烟雲	12元
電子的故事	5元	謀影寒	10元
海洋的故事	5元	義士魂	10元
波城世家 (售罄待再版)	24元	著名發明家的故事	5元
石油的故事 ( " )	9元	室內樂	10元
黑貓劫 ( " )	9元	精神與肉體 (售罄待再版)	10元
北敦莊 ( " )	7元	南太平洋的故事 ( " )	20元
飛向太空 ( " )	8元	探測海底的奧秘 ( " )	6元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 " )	12元	第一批到達月球的人 ( " )	6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 " )	7元





用柯達印刷軟片 • 既省時又省料

提高品質 • 減低成本

彩色沖印請到威立  
柯達標準電子設備

用柯達彩色負片 • 放照片效果最好

**威立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三五號

電話：26624 · 22474